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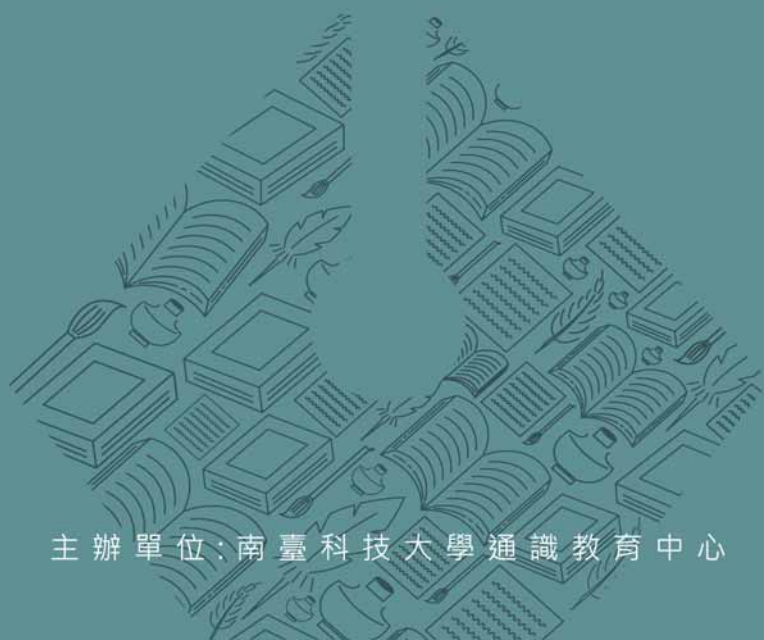


第六屆南臺文學獎

作品集

——
作品集

第六屆
南臺文學獎



南臺科技大學
第六屆文學獎

主編序

2020、2021 這兩年，因為 COVID-19 新冠病毒，我們生活上有很大的變動，戴上口罩，保持距離，隨時消毒，英美等國的疫情，讓我們覺得還好生活在臺灣。或許如此，今年得獎作品裡，沒有看到這類因病毒肆虐而恐慌的主題；今年得獎作品的主題談性別的〈暴力如是，緘默亦如是〉，談自我追尋〈我想起自己最後沒有離開這裡〉、〈多少澎湃如海，如今成了感慨〉、〈藍色搖滾〉、〈泡泡〉、〈子彈〉、〈殘溝之旅〉、〈路上〉，談家庭父母子女親情〈窗台上的斑鳩〉、〈吉他·你和「你」〉、〈妳愛我嗎？〉、〈地底人〉、〈家變〉、〈record〉、〈無聲〉，談愛情〈熱水澡〉，談社會〈人與人〉、〈威力在哪裡〉、〈面孔能有幾個〉、〈頌予大人世界一首簡單兒歌〉、〈請不要為我們難過〉、〈願望之雲〉、〈白鴉與紫狼〉，談城市〈悲情城市〉，談飲食〈篝城之火〉。對於同學的奇思異想，主編十分有感，回想自己在大學時期，也是酷愛投文學獎的一群，約莫徵稿前半年就會構思，創作靈感來臨時，「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彷彿被繆思女神寵召，沉浸其中而不為外在現實世界所影響。文學創作帶領我們進入奇幻世界，在那裡盡情抒寫情意，表達志向，一如《文心·神思》「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凜雪精神。」文學貴在省思，去除媚俗的一切，但非僅是發洩辱罵，而是創造一個屬於作者的天地。雖說每個人都是孤島，但每個島也都有橋，文學的世界，就是島與橋的世界。



評審是創作者的知音，「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當作品能被評審們點評，聽到評審們認出那些埋藏在字裡行間的蛛絲馬跡而歡喜不已。本次文學獎邀請的幾位評審也都能識得同學的巧思，給予指導。新詩組呂焜霖、張珈蒨、陳柏伶三位評審，肯定同學能從生活擷取經驗，更希望同學勇於用自己形式寫出屬於自己世代的詩，不受限於詩的傳統基模。散文組三位評審方秋停、宇文正、徐國能稱讚同學能對成長經驗多方角度的觀察、探索，發掘生命中細緻幽微而動人的內涵，並且鼓勵同學「即使沒得獎，陽光依然燦爛」，去表達去參與就足以創造生命中美好的回憶。小說組柯品文、柳丹秋、紀澧酌三位評審肯定同學小說創作的多種題材，科幻、玄奇，靈異、軍事、犯罪等，也指引同學小說書寫的核心在於人性的探討。微電影劇本評審楊儒強，也肯定今年同學的創作對於社會觀察的力道加深很多，更具可執行性，把劇本故事運用不同的拍攝技巧而影像化。

文學獎是一個舞臺，完成這場演出，有幕前的同學、評審辛苦的演出，也要感謝幕後的工作人員，校內通識中心行政團隊、各小組校內負責老師憶蘇、雅琪、麗美、金英、淳美師長們，美編同學詹翊雯，也都用心搭建這個文學的舞臺，讓南臺的文藝青年得以展現所思所愛，期待有志之士繼續在這條文學路上，快樂前行。

謹序於臺南·仲夏

駱育萱
2021.7.30

第六屆南臺文學獎徵文辦法

第六屆文學獎
徵文辦法

活動宗旨 . 鼓勵同學創作、發掘優秀作品，提升校園文學氣息。

主辦單位 .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獎項 . 本文學獎作品分短篇小說組、散文組、新詩組及微電影劇本組等四組，擇優頒給獎狀及獎金以資鼓勵，各組之獎項與獎金列舉如下：

1. 短篇小說組 . 字數 3000-12000 字。
首獎一名，4,000 元
貳獎一名，3,000 元
參獎一名，2,000 元
佳作四名，各 1,000 元
2. 散文組 . 字數 2000-4000 字。
首獎一名，4,000 元
貳獎一名，3,000 元
參獎一名，2,000 元
佳作四名，各 1,000 元
3. 新詩組 . 行數至少 20 行，且應在詩末檢附「創作動機」說明。
首獎一名，4,000 元
貳獎一名，3,000 元
參獎一名，2,000 元
佳作四名，各 1,000 元
4. 微電影劇本組 . 劇本長度約拍攝時間 3 至 5 分鐘。
首獎一名，4,000 元
貳獎一名，3,000 元
參獎一名，2,000 元
佳作四名，各 1,000 元

收件、截稿日期 . 每學年度第二學期辦理，詳細收件、截稿日期
由通識教育中心規劃後公布。

參加對象 . 南臺科技大學全校學生

報名辦法 . 採網路報名

網址 .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HJhD-j0oX0yR6KQxx8VPbuXjSvq-1I8TzKGAHVySSgTybig/viewform>

評審程序 . 1. 評審程序分為初審、複審、決審三階段。
2. 參加作品收件後立即進行初審，體例符合徵稿規定者密封送請校外專家學者進行複審。複審完成後，召開南臺文學獎決審會議進行決審。

頒獎 . 決審完成後，擇期舉辦「南臺文學獎頒獎典禮」公布評審結果。

作品規格 . 1. 須以 A4 標準版面電腦正體（繁體）字中文 word 檔案稿呈現。
2. 以 12 級字、新細明體繕打，格式與前段距離 0.5 行，固定行高 20 點。
3. 第一頁右上方註明作品類別與字數，新詩組則註明行數。
4. 以簡體字寫作者請自行轉換成正體中文，格式不符者概不受理。
5. 微電影劇本的規格請參閱附件「稿約」。

注意事項 . 1. 參加本文學獎之作品，必須未曾有任何報章雜誌、網路發表或公開展示及出版者。
2. 嚴禁抄襲，經查證或檢舉屬實者立即取消參賽及得獎資格，並依照相關法律追究其責任。
3. 同一作者得同時參加各組徵文，惟每組徵文以一篇為限。
4. 報名時請註明組別：「短篇小說組」、「散文組」、「新詩組」或「微電影劇本組」。
5. 參加徵文之作品概不退件，請自留底稿。
6. 得獎者另須提供較詳細之個人資料、照片及得獎感言。
7. 得獎作品應由作者簽署著作授權同意書，同意無償提供作品、照片、影音等資料於相關教學及主辦單位非營利宣傳及成果展示等活動，不限媒體、不限次數公開播映；並同意主辦單位得將參賽作品彙整編輯出版。

本辦法經南臺文學獎工作小組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目錄 CONTENTS

第六屆南臺文學獎

主編序	001
第六屆南臺文學獎徵文辦法	004

01 新詩組

評審講評	010
暴力如是，緘默亦如是	013
請不要為我們難過	017
籠城之火	022
我想起自己最後沒離開這裡	025
熱水澡	029
泡泡	033
願望之雲	038

02 散文組

評審講評	044
窗台上的斑鳩	047
多少澎湃如海如今成了感慨	053
藍色搖滾	063
人與人	069
頌予大人世界一首簡單兒歌	079
悲情城市	086
吉他 · 你和「你」	092

03 短篇小說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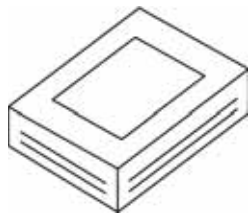
評審講評	100
無聲	102
子彈	125
妳愛我嗎	139
地底人	167
白鴉與紫狼	176
殘溝之旅	206
家變	224

04 微電影劇本組

評審講評	236
威力在哪裡	238
record	268
路上	278
面孔能有幾個	292

05

頒獎典禮活動剪影	300
----------------	-----



The 6th STUST
Literature Award

2
0
2
1

第六屆 ◆
南臺文學獎

01

新詩組

評審講評

暴力如是，緘默亦如是

請不要為我們難過

籠城之火

我想起自己最後沒離開這裡

熱水澡

泡泡

願望之雲

評審講評

新詩組評審委員：呂焜霖、張珈蒨、陳柏伶

講評代表：陳柏伶老師

大家好，我是陳柏伶，我最不擅長的就是在長官面前講話，所以希望等一下如果有講錯話，請大家用愛與包容的心，在內心裡面把他轉化一下：我講的那些不中聽的話，應該有另外的深意。

我要鼓勵在座的創作者，你們可以創作出屬於你們這世代的詩。這一次新詩組收到許多年輕者的創作，我想你們其實都是手機世代的創作者，有人可能出生在 2000 年，可惜在你們作品裡看不到網路媒體的痕跡。手機世代的你們，一出生就非常擅長使用手機在食衣住行育樂，用手機閱讀溝通或是表達自己的感情，我期待你們能夠有自信用你們習慣的東西去表達詩。不要覺得你們每天刷 IG、FB，刷 LINE，這些東西跟寫詩沒有關係，我本以為這麼多年輕的作者，應該可以在你們的作品裡面看到網路媒體的痕跡。

我想之所以看不到，可能是受限你們對於詩的想像，覺得詩的 model 可能是楊牧、鄭愁予、席慕蓉、余光中，讀詩寫詩時，都會把那些 model 調出來，覺得詩就是要走那樣子的路。可能在下筆之前，甚至在讀詩之前，有感受之前，就先給自己太多的壓力，摒除

這些網路媒體的痕跡，因為認為跟 model 不符。所以我想鼓勵這些年輕的手機世代，你們可用你們現有的資源，或者是熟悉的表達方式，這樣我們讀你們的作品，反而可以看到你們去更新詩的定義。

這一次的作品，有些在議題跟主題上其實都觸及 RIGHTNOW 2020 會關心的東西，只是可能在技術層面上，你們調動的就是關於詩的 model，反而阻礙了詩的成品，最後的成品可能就是不能盡如人意。譬如像前三名的作品裡，有一首是那種吃貨深夜發的美食文，那種把他對於吃美食的熱情全部傾注上去；有的是碰觸到 LGBTQ 議題，這是我們會去關心，或是很值得討論；有些像女權自助餐關於性別平權；或者有些碰觸到的人性內心黑暗面，那種內心黑洞的挖掘，痛苦、孤獨、質問、偏執總總；還有一篇談網路霸凌，出現屬於你們世代的諸多主題。可惜在技術層面上，因為想太多，調動了那些大師的 model，以至於可能懷疑想表達的還有不足，以至於不敢運用自己的話。

接下來恭喜我們的首獎，經過評審們討論決定，這篇作品投其他文學獎，應該也是會掃過一堆的得獎作品。另外衷心希望所有參賽者，你們在讀詩跟寫詩之前，真的不要再想那麼多，就是覺得我習慣這樣表達，然後我關心這樣的議題，你就去把它寫了，先不要管說原來以為詩應該會是什麼樣子。有時反而你這樣做，回頭調動

詩的內容跟定義，創造出來的這個可能性，其實可能是你意想不到的。恭喜得獎的同學及所有參與的同學，能夠繼續的創作下去，謝謝大家。

排名．第一名
班級．碩研財法一甲
姓名．陳彥寧

第六屆文學獎．新詩組
暴力如是，緘默亦如是

暴力如是，緘默亦如是

天上的雲掠過了文明
地上的人翻動一頁
有些沒有名字的亡靈
開始隱秘地騷動
如蝴蝶振翅，不安地嗡嗡
你坐在審訊室裡
敲打著無聲的玻璃

他們朝你投來
垂涎的悲憫
你沿著殘缺的手指
辨認族譜
彼時我們都已被放逐
置身湫隘的偏旁
一路向北 豐沃沼澤邊的字跡已模糊
那是尚未被地中海禿頂侵蝕的思緒
在權力的派對解散後

總是有些惡鄰

向你投來尖銳的酒瓶

於是你終於明白

緘默的神殿外

文明是私刑

在審訊室裡——我們唯一犯下的遲疑

也許是太早閉上了眼睛

創作動機

於臉書上看到八旗總編輯的發言引起熱議，因而有所感。年輕女性沒有歷史感云云，可能因為歷史是 history 吧。既然是 story，在女性逐漸也能為自己發聲的現代，期能以詩的語言譜寫我們自己的 story。

得獎感言

因故不能出席本次的決賽暨頒獎典禮，頗為遺憾。但獲知消息很開心，也很感謝評審老師的肯定。相較於過往多為抒情的創作，這是我第一次嘗試較批判的風格，詩作為柔軟的刀刃，期許發聲成為力量。但終究有許多稚嫩之處，未來希能更加精進。

排名·第二名
班級·流行音樂四甲
姓名·謝予心

評審評語

- 對於詩的形式與用詞，均有不錯的掌握。在立意上也值得肯定，思考亦深。「在審訊室裡——我們唯一犯下的遲疑 / 也許是太早閉上了眼睛」尤為佳句。
- 主題選得很有意義，詩中雖未明言女性的發聲權，但「豐饒沼澤」/「地中海禿」隱諱地指出性別差異。
- 基本想法和設計點很不錯，但是表達的部分出了不少問題，而且多個句子莫名其妙。

請不要為我們難過

那天·七月

晨曦如往常般耀眼了

第二十三次

忙碌的列車也如往常般郵寄著

忙碌的人

我們也偷渡在其中

月台、手機、疲倦的布鞋、

雜草叢生、咖啡、夏日慵懶的風

平交道、太陽、宜蘭，到了

旅館

那夜的星光漫無目的

記憶裏頭溫柔的陽光啊

就停在那一天了

學校教了我好多

原子、分子、倍比定律

我卻仍舊沒搞懂·適合這個社會需要

透過哪種化學反應

學校教了她好多

指數、對數、餘式定理

她也一樣沒學會·人生

能用哪個公式來解題

不知道無辜的炭

是否

無辜的嘆

自己會在火樹銀花的夜晚

結束別人的叛亂

請不要為我們難過

認識了十七年多的世界啊

儘管也許未曾真正的

好好認識你

原諒我們已經沒有餘力繼續品味

用心地

請不要為我們難過

我們只是去了一個更合適的地方·生活

我們只不過是

沒了人寫結局的小說

請不要為我們難過

我們將盡所能

冀望陽光仍願不厭其煩的

擁抱所有人。

「當你們讀到這首詩時·

請不要為我們難過。」

好嗎——

創作動機

一九九四年，台灣發生了一起引發社會重大關注的自殺事件。

兩位就讀北一女的女學生，在同年七月二十三日相約坐火車到宜蘭一間旅館，以燒炭方式自殺。兩人雖留下了遺書，卻沒有透露尋死原因。

「當你們看到這封信時，請不要為我們難過。」一句，取自遺書內容。

選擇死亡的人，卻仍溫柔的希望大家不要為她們難過。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的肯定，也感謝文學獎讓我有機會給自己肯定。

評審評語

- 從文詞與形式的掌握程度，可見作者的巧思，然敘述成分過重，致使部分文句失之凝鍊。
- 前三節用名詞堆疊出通往死亡的旅程，看起來與日常旅程並無二致。第五節「不知道無辜的炭 / 是否 / 無辜的嘆」是有力度的轉折，帶出第六節的主題「請不要為我們難過」讀來頗有震撼性。
- 錯誤零檢出 + 資訊融入娓娓道來的故事 + 主打的意見和想法過於收斂保守。

排名·第三名
班級·夜視傳三甲
姓名·許濬麟

籠城之火

我通常把他喻為是岩漿
什麼樣的人會喜歡品嚐岩漿呢？
高溫表象瀰漫著一層赭緋辣油
碎絞肉帶點脂肪浸在其中
像是在一片火海中純白的綿羊
白色的皓齒是手拿鈍刀的牧羊人
我的每一口 他的每一刀
都在籠城之火裡行刑
蔥與豆腐就像獼猴與山豬那般
是森林日常的一份子
打從她們發芽的那天
就聽聞總有一天
狂暴的山獸神會變成星空巨人
抱著森林一起融化在數以萬計的味蕾裡
一道有深度的料理就像
一個性感又感性的女人
她不曾主動解衣

她才不會告訴你她的故事
那樣就不有趣了
要像洋蔥那樣
你越多層我就會越想品嚐你
我不自覺的一口又一口的往毀滅挺進
直到我汗流浹背樂此不疲
喜歡你很久了
等你上桌也很久了
現在我要把你吃掉
那可是比很久很久還要更久哦。

創作動機

南台街的炒翻天麻婆豆腐，是我走遍大街小巷都無法取代，心目中 Top 1 的麻婆豆腐，以此文讓大家更能深入其境，感覺我的感覺。

排名·佳作
班級·多樂二乙
姓名·紀冠全

得獎感言

很開心我的文字倍受肯定。

評審評語

- 在形式上可再加以調整分節。在文字描摹上，最為突出，如「絞碎肉帶點脂肪浸在其中 / 像是在一片火海中純白的綿羊 / 白色的皓齒是手拿鈍刀的牧羊人」意象鮮明，令人食指大動。如果詩末文辭能更加凝鍊會更好。
- 描寫食物 / 慾望頗為鮮明，後半部轉為女人，「妳越多層越想品嚐妳」像是對食物說話，也像是對女人說話。引人遐思。語言上可以再求精煉，精緻化，會更貼近詩的語言。
- 低級錯誤零檢出 + 對麻婆豆腐進行全面又深入的描寫 + 美食與刀山油鍋的落差萌。

我想起自己最後沒離開這裡

求好心切後放下執著，一切煞住，停滯，直到開學。

我不聰明，見過的世面少，沒被社會試驗過。

但這不影響我想做好一件事：我想做好一件事。

也許不是教育的問題，

也許是教育教育體系的問題，

也許可能是制定教育教育體系的問題。

也有可能只是，太陽普照著大地，卻永遠看不見陰影的關係。

或也許只是，十月好吃的咖哩飯。

但我不去想什麼是真正的問題，因為也許沒有問題。

會向地獄直直走去的人，從來不會因為聽了福音就得到救贖。

你以為自己做的這些感動的了誰，其實只是感動自己。

但這不影響我想做好一件事：我想做好一件事。

坐在電腦桌前，敲著鍵盤，試著把沒有意義的事情被賦予意義。

也許我們對這個世界的付出，並沒有自己想像的無意義。

也許過不去的不是問題，過不去的是人。

講台上的老師口若懸河，看著她激動的神情，我沒有在她說錯時打斷。

我不是真的喜歡的了，這個地方。

我不是真的喜歡的了，她一直講不好她想講的話。

我不是真的喜歡的了，我不喜歡自己在做的事。

但這不影響我想試著了解她在說什麼。

但這不影響我想了解真正的問題，而不只是看懂題目。

而這一切都不影響我，想做好一件事：我想做好這件事。

創作動機

這天在比較慵懶頹廢的氛圍來到了早餐店裡，看著準備上工的人來來去去。

那時候我有點難過，因為感覺自己已經有一段時間，都在做很瑣碎很零散的事。我感覺自己也快散掉了。物理上的。

所以就決定要來好好做，回宿舍後又看到信箱裡的信，有點心動（但我沒有把它放到書包裡面，偷竊 BAD）。只是稍微準備一下就開始寫了，嗯哼。

得獎感言

感謝每位給予這幾段文字認同的人們。在那天夢裡，記得我一直無法完成什麼，後來睜開眼睛，也還是醒不來。長時間待在覺得自己很沒用的爛地方，一股想把一切討厭結束的單純想法，我坐了起來。想起了自己選擇留下。

排名·佳作
班級·多樂一甲
姓名·林岱穎

熱水澡

轉開水龍頭

我想著今天的你過的

是否安好

熱水滾燙肌膚

我皺著眉思考怎樣的溫度

才合適想念

擠出泡沫

我細細我們那每個瞬間

屬於回憶的

水沖刷掉泡沫

我反覆塗抹曖昧的氣息

試圖挽留住

熱水深入毛孔

評審評語

詩行雖然過於散文化，但其中的思辨拉扯也頗令人注目，「會像地獄直直走去的人，從來不會因為聽了福音就得到救贖」是詩中較典型的正反論述，然偶有「或也許只是，十月好吃的咖哩飯」天外飛來一筆，卻也更貼近這串從個人生活而起的思索。

懷抱著某種自我質疑，或對世界的質疑，反覆告訴自己「想做好一件事情」。「會向地獄直直走去的人，從來不會因為聽了福音就得到救贖」這個句子充分展現「想離開這裡 / 這個世界」的絕望。很潘柏霖式的語句。但可以再求精煉。語句中有不少語言邏輯的悖論和延伸，可見用心。

題目很吸睛 + 直接用形式（一連串的質問和自我喊話）展現出內容（批判與偏執）。

滾燙的水混雜著

泡沫和淚水

水聲掩蓋咽嗚

欲蓋彌彰的字句

彷彿愛過

熱水澆淋全身

感情伴著思念被沖刷

恍若初見

創作動機

我很喜歡一個男孩子，他的生活很單純，除了上課就是和朋友打球、打遊戲，很喜歡吃火鍋，尤其是有一次還為了吃火鍋上課遲到。

我形容他會用「溫柔」這個詞，當連流言蜚語滿天飛時，他都無條件的相信我。他的出現就像廷得耳效應發生一般，連我那模糊不清的情感都有了形狀。可我終究只能站在名為「朋友」的框框裡盼著他的回眸，在最放鬆的時刻讓情感發洩，至少在熱水灑落在肌膚時，不用擔心著前進後退的情緒潰堤。

得獎感言

感謝幫我看整首詩的陳憶蘇老師和給我建議的評審老師們，讓我感受到被肯定及鼓勵。

希望看到這首詩的人或者為情所困的人，在讀到這首詩的時候可以了解：在其他人眼裡看來幼稚、懦弱的表現，從來都不僅是他們所看到的那樣，而是只有在那段感情中的自己才能

排名·佳作
 班級·流音四甲
 姓名·鄧新懌

懂那份不捨和酸澀·不妨來一場痛快的熱水澡·在只屬於自己的時間、空間和身心·看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所有。

評審評語

- 作者在形式上與文字運用上·頗能表現曖昧的情感·纏綿流連卻如泡沫·是不錯的小品。
- 用洗澡的「程序」來寫對情感對象的思念、回味、失落·是謀篇上的用心。但意象的情營和情感刻劃的細緻程度都還有待加強。
- 發想與設計算是有點趣味 + 敘述錯誤頗多 + 將單一比喻進行到底且有始有終。

泡泡

「不該出現在世界上」
 「太違和了！快點打上馬賽克」
 「好噁心」
 「 」

我吹了一個泡泡
 比自己還要大的泡泡
 跳進裡面欣賞
 多麼圓的泡泡
 好喜歡
 完美、無暇、透亮。

愈飛愈高了
 幾乎要碰到雲
 這裡是哪裡呀？
 「———」
 奇怪了·喊不出聲音

我忘記我被包裹著。

「波！」

右手撐在紅色的泥沼中

左手抓了一縷因巨石壓著而枯朽的草

這裡好像照不到陽光

高聳的岩壁四面簇擁著

空氣潮濕水滴攀爬在臉上

絲毫感受不到自己的體溫

我的目光只有你

你的目光只有景

合照·你的西裝與景

色調不均的夕陽

鼓譟的心跳

對著深處吐了口痰

含笑離去

而我愈陷愈深

愈陷愈深

剩下泡沫

「 」

創作動機

以數個上下引號之嘲笑對話作為開頭，如同網路社群軟體的留言，揭開序幕。第二段以「泡泡」來比喻自己的理想，不管是親情、愛情、友情、志向等事物，為了自己所嚮往的東西，做的一切付出與期待，甚至將自己奉獻於此，但現實世界總是殘酷的像泡泡，看似完美卻一戳就破。紅色泥沼是受傷的血，枯朽的草而是前人被擊敗後留下的遺跡，高聳的岩壁難爬也難求救，直到看見了一線生機，卻因陷太深而無法被發覺。西裝，好比言行舉止正直的紳士，吐痰好比與紳士形象反差的行事態度，諷刺社會許多的表裡不一；我的求救眼裡只有你，你的合照卻只有景，隨後離去，表示現代人深受網路影響，常沒有真正用心理會身邊的人事物，而很多訊號就因此而消散，並漸漸死去。最後可以回到第一段，正是西裝男子自拍照上傳後，被網友的謾罵的對話框充斥版面，他便成為下一個從「泡泡」墜落的人。

詩中的「 」如同破掉的泡泡，「— — —」是聲響被壓抑住，符號除了情緒鋪陳及表達的辭意之外，「 」 「— — —」 「 」三短三長三短，即是 SOS 求救訊號。

得獎感言

在一個亮麗的人背後，常伴隨著孤單和落寞，我總偷偷凝視著別人，用浪漫的劇本編導別人的心聲，因為我知道光愈耀眼影子越深。願每個人都能找到除了自己外，近乎了解自己的人，在疲憊的世界裡，得到解放，在繁雜的故事裡，得到原諒。

評審評語

- 有好的構想，除了文字應再求凝鍊之外，也可以多注意如何運用形式來表現詩旨，強化表現性。
- 詩的前半經營「泡泡」的意象，直到「波！」泡泡破裂，才進入現實殘忍的意象。「泡泡」如果是主題的話，經營的意象可以再求豐富，增添層次。泡泡破裂之後，使用的語言也可以再求精準。
- 發想很大，但執行面過於假文青，用太多警扭自以為嚴肅的詞語 + 想法抽象不具體。

排名．佳作
班級．國企一乙
姓名．顏喜沛

第六屆文學獎．新詩組
願望之雲

願望之雲

總是想著你
在每趟飄搖的啟航．每個
無心的瞬間

我對著失聯的雲
默唱願望的歌
牧者說「你在這寂靜中祈禱太久了」
然後吹響貪欲的號角
於是．我們狹路相逢
你乘風而至．我仍
用糖菓淬鍊自己的童年

他們說．重擬一篇祝禱詞吧
雲層上的月牙兒會指引光之路
星星閃耀一如嬰兒出睜的雙眼
我信以為真地許下更多願望
順著每個有意的馨香繚繞

清楚地跨過時間界線．以及
心悅誠服的羊腸九曲
以及．擁著你
不再是流浪的雲一片

總是想著你
在每趟飄搖的啟航．每個
無心的瞬間

創作動機

年幼時的我，總會雙手合十為自己的心願祈禱，然後許下童年時想要糖菓的願望；「我想吃更多的糖菓。」不被滿足就會質問：「神啊！聽到了我的聲音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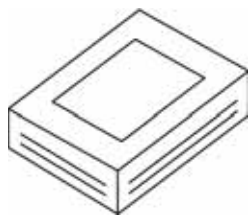
慢慢長大的我，明白神不會無緣無故地滿足向祂祈禱的人，但我變得更貪婪、變得更自私、變得想要更多願望：「希望一家人平安、希望富貴」，我仍虔誠地認真跪拜，用一束束馨香跟神通話。如果問我祈禱了什麼，應是彩色的夢想，好比是熱血的搖滾樂，是古典優雅的演奏，只要許了願就有機會成真。

得獎感言

在我創作這個作品時融合了，神明和古典樂 因為我喜歡把不可能聯想的東西連動在一起，再次創造出更美好的作品 也謝謝評審們這次給予我的肯定 若有下次機會我會再讓更多人眼睛為之一亮，願望是我從小的動機 越浮誇就越理想 也很感謝我的父母、老師讓我啟發更多可能。

評審評語

- 有令人欣賞的詩句：「我對著失聯的雲 / 默唱願望的歌」、「他們說，重擬一篇祝禱詞吧 / 雲層上的月牙兒會指引光之路」。然在詩旨與意象表現上可再求深入。
- 用心於用字遣詞，但意象的營造則稍微模糊不清。中間兩節很有畫面感，頭尾則稍弱。



The 6th STUST
Literature Award

2
0
2
1

第六屆 ◆
南臺文學獎

02

散文組

評審講評

窗台上的斑鳩

多少澎湃如海如今成了感慨

藍色搖滾

人與人

頌予大人世界一首簡單兒歌

悲情城市

吉他 · 你和「你」

評審講評

散文組評審委員：方秋停、宇文正、徐國能

講評代表：徐國能老師

文學應該是比較小眾的，今天在南臺科技大學卻發現這麼熱烈的場面，是很可喜的現象。我在臺北師範大學服務，我們這幾年經常面對的問題是大學評鑑這種東西，到底什麼叫做好的學校。大家都從教授發表的論文，申請多少專利，募到多少經費啦，有時候我跟那些朋友講說你們這樣子評斷大學其實很偏頗，其實你只要看看一個大學，學校怎麼樣的去鼓勵同學，把他們的人生故事，把他們的心境，把他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用一些客製化的方式，用一些不同於所謂世俗的方式，那麼去把它表現出來。那麼塑造一個讓同學可以閱讀，可以書寫，可以盡情的去揮灑自我生命的空間，我覺得那個才是真正好大學的一個必要條件。那我今天發現南臺科技大學那真的是這樣子給同學一個很不錯的這個環境，我覺得在座的同學，無論你有沒有參與，其實你坐在這裡，那就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了，要非常感謝校方花心思來推動這種真正的所謂的人文的教育。

我常說為什麼一個科技大學會需要文學獎？其實大家忙著去研發啊，忙著申請專利，然後再去學習知識技能也許就夠了，但我其

實覺得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而我們的文學其實讓你看到了就是人性中那個最可貴的部分。

散文組這次來稿不少，剛才我們評審的過程中，也有很激烈的討論跟尖銳的衝突。因為每個評審對每個作品的著眼點有的時候不大一樣，有些評審比較重視的是文字的技巧，有些評審重視的是文字的內涵深度，所以在彼此拉扯衝撞的過程中，最後得出今天的名次。我的意思是說，其實如果你得獎，OK，我很恭喜你，很棒，你可以繼續寫作；假使你沒有得獎，也不要灰心，你走出去的時候，其實陽光還是一樣很燦爛的。你在10年後、20年後，30歲、40歲的時候，回想今天在缺水，疫情嚴重的這樣的一個世界中，我們還能夠因為文學聚集在這個小小的一個房間裡面，來一起關心這件事情。你回憶到你青春過程，你青春的時候，曾經參與過這樣的盛會，那我想人生其實也是值得的。

就我來看最後得獎幾篇作品，其實第一個都是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在自己真實的生命裡，去發掘到一些非常細緻、非常幽微，非常讓人感受到生命是如此動人的這樣的一種內涵，這提醒了所有在閱讀這些作品的人，也許我們都應該暫時放下生活很匆促的角度，重新地來回味我們生活裡面是不是有一些更值得我們去回憶與感動的東西。

排名·第一名
班級·國企一甲
姓名·蘇家萱

在這次南臺科技大學文學獎裡面還有一點是讓我自己非常的感動的，我過去對於科大的印象，是比較從事科技方面的，比較從事所謂接軌於我們現實生活的這種層面；但是我看到大家在作品裡面，其實也表現出相當優美細膩的文字，有非常所謂藝術方面的一種經營跟構思。這些地方可以看得出來南臺科大在人文教育上老師們是非常努力，同學的表現也非常傑出。在這邊最後再次恭喜得獎的同學，同時我也要鼓勵如果你沒有得獎，真的不用灰心，因為獎項只有七名。我本來想說趁機跟校長要求我們要多幾名得獎，因為實在寫得很好，最後有好幾篇都是我們評審老師認為應該要得獎，可惜名額就是有限，不過這也就是比賽。NBA 季後賽也只有八隊能打，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一件事。我希望大家在我們未來的生命裡，讓文學讓所謂的人文精神，永遠在我們的生命裡留下駐足的痕跡，我相信生活會更美好，再次謝謝校長，謝謝南臺科大。

窗台上的斑鳩

四月的窗台·風輕輕吹·樹木綠了·花兒開了·鳥兒也來了。牠·偏著頭·張著圓圓的大眼睛·風中顧盼·優雅又愜意地成為景致之一。

身影

不知道從甚麼時候起·18年如一日的窗台上·多了隻斑鳩·淡褐色的羽毛隱在盆栽矮枝之間·要不是「咕-咕-咕~咕」地佇立吟唱·不會注意到牠的造訪。這陣子明媚的早晨·家裡每個人都為了新到來的一天忙碌·窗台上的斑鳩可就不一樣了·天天準時報到·彷彿是家中一員·每天早上都要咕咕地催促·提醒我們的準備動作加快·才能及時出門。

是媽媽最早發現牠的·悄悄地揪大家看向牠所在的方向·就算是介紹過彼此了。而我是最期待牠到來的·我用餘光穿梭掃描·看牠一會兒梳理羽毛·自在地顧影轉身·一會兒盯著屋內動靜·警覺地倏然飛起·為平淡的一天帶來了不同的趣味。直到某一天·我等了好久·沒聽到那熟悉的鳴叫聲·空氣變得有些空虛。

「小斑鳩今天怎麼遲到了？」我疑惑著。

「妳看看窗台·」媽媽神祕地笑著說：「小斑鳩升格成為媽媽

了。」怕驚擾牠們母子，這回換我們母女偏著頭，張著圓圓的眼睛，輕輕地張望。

我好奇地朝著窗台走去，空蕩蕩的窗台角落裡枝枒橫出，果然多出個寫意巢穴。而原本雀喜靈活的身姿，一動也不動地伏在窩上，那縮頸鼓胸的蹲守，似乎正在執行甚麼神聖的任務。

「孵蛋喔～」我用眼神提問，媽媽用眉毛回應。

簡陋的小斑鳩窩裡有著極大的使命，將要在接下來的日子裡迎接小小生命的到來，想到這裡，突然一陣欣喜，為我的日子平添期待，母女當下決定做牠的娘家人。

知道牠主食果實、穀物和植物種子，很快地置辦在周圍，供作孵育期資糧；找來薄墊防止枯枝滑落，希望安穩地陪伴牠度過這重要時刻。

我上網還查到灰背褐喙的牠，因為頸後黑色帶有白色斑點，叫珠頸斑鳩，是南方常見禽鳥，喜歡在樹木、建築物的邊沿築巢，一般不會群居，而是單獨或成對出現。有趣的是，被我視為好友造訪以及優雅吟唱的舉動，其實是牠的待產尋巢，或正為保護幼鳥、驅趕入侵者時發出警告聲，但這些誤會沒有為我帶來尷尬不便，倒是牠專注孵育寶寶的過程，深深地觸動著我。

新成員

一般說來，珠頸斑鳩一次生兩顆白色的蛋，約莫兩週的時間裡間

雄鳥和雌鳥輪流接力，等待小斑鳩破蛋而出，再餵食以鵠乳。儘管再過約兩星期，小斑鳩就必須離巢。但在屬於我們人類的巢上也斑鳩也築著他們小小的巢，而「巢」亦為家，我們和斑鳩都在裡面尋求溫暖，在外四處奔波後有個地方能好好休憩，「家」有著我們珍視的人，也讓疲勞的心有了依靠。

我想像窗台上孩子般玩耍的小斑鳩，放心地待在自己家裡獲得照顧，有一天也能蛻變成守護家園的斑鳩媽媽，繼續守護自己的新生兒。而我更像幸福的孵夢者，幾週來為了斑鳩孵育新的生命勞心勞力，我將住家環境的陽光、風向、雨勢，季候冷熱等外在環境因素拉到老舊的窗台上考量，一併作為成功守護的重要因素，當我和家人開始提供相對完善的環境，斑鳩就會育成一隻一隻的新成員破殼而出。這個可預期的活力窗台中，我也看見斑鳩父母輪流孵育的溫柔，期間看似輕鬆閉目但警覺用力的狀態，幾次張臂振翅，突然瞪開原本溫和的神情，撲拍戰線，隨即收斂戾氣，配合屋主推窗移位的安排，或是換水加糧的協助，打破了物種與族類的限制，實實在在接收無條件的愛與生命能量。

默契

自從與小小斑鳩破殼相見，我開始「咕 - 咕 - 咕～咕」地對著牠們佇立吟唱，像是搖籃曲或是催眠歌一類的嘟嘴發聲，撫慰彼此的陌

生·進一步確認剛剛成立的關係。特別的是·零碎的咕咕聲是我從喧囂的城市一隅·唯一找到的語言密碼·方便彼此辨識對方是同家人。而從屋內往外望去·我很有經驗地卸除紗窗方格這層視覺障礙·清晰看到顛顛然的幼雛·那麼·幼弱的它們看到了怎樣的我呢？

是格狀卸散的一張怪獸臉·還是咕咕作聲地誘入陷阱·我第一次感到一個旁觀者的冷靜與無謂·第一次感到造亂者的居心叵測·也第一次驚心於被當成壞人的心思曲折。我們生活著·整天置身於車馬雜沓的街心·揣測著別人也被別人揣測著·推擠著別人也被別人推擠著·總是來不及抽出身來思量自己·觀察別人·無意中為這世界添增了多少紛擾？我趕緊退後幾步·遠遠凝望斑鳩餵食幼雛的情景·它們會有自己的路要走·我也慢慢地走回我自己的路·從不曾大聲呼嘯地張揚走在那個誰誰的前面。

「想甚麼呢？」媽媽靠過來小聲問一句

「有點意思～」異樣的思緒·像一列飛馳的火車·不讓我乾坐窗台一側·「電視上小鴨子跟著第一眼看見的人搖搖擺擺地走·真把他當成媽了喔？」想起了知名影片·雖然這裡並沒有一群鴨子要認我當媽·但我把斑鳩當家人·斑鳩也是嗎？

「是有這種事啊～」媽媽看了看眼前這個人·前一秒還關注窗台上充沛的生命力·下一秒竟有無限的觸動。

「我們說好不把小斑鳩蓄養在家裡喔～」我想尊重牠的生存狀態·重寫家人的概念·想要小斑鳩待在自然環境·讓牠跟自己的族群

生活在一起。

我的思緒突然被自己按下暫停鍵·停在人生這大部頭百科全書的重要章節·思索著剛剛這一幕·沒有了禽鳥人類之分·也含藏著微光炫麗的哲理·尤其這份換位的沉思·提醒一種有趣的看見。

我回神注意到斑鳩身上羽色透著一抹深紅·是了·這是牠跟鴿子最大不同之處·使二者不會被輕易誤認。我喜歡這個發現·生活中的事物正以細節繫連我的覺知力·似乎我與造物者有了一次可喜的默契·在字句中跳躍。

排名·第二名
班級·產設四乙
姓名·孫念德

得獎感言

我很榮幸能夠獲得本次文學獎散文組的首獎，非常感謝評審教誨與與認可，還有彭易璟老師對我的用心指導。

也謝謝通識中心舉辦了文學獎，讓喜歡寫作的我們有更多發揮的空間，希望我能繼續進步，寫出更多好文章。

評審評語

- 敘寫清楚，對斑鳩生態、人與動物的互動有具體描繪。對自然存在、人與「物」的角色，有深刻思索。點出「家」及「孵夢者」的寓意，溫馨有味。
- 細寫斑鳩來到窗台築巢、孵育小鳥的過程。從細膩的觀察裡，領悟關於愛，關於家，關於自然種種的道理。
- 在細微處流露情感，在日常中體驗生命，本文在輕柔的文字書寫中呈現了深刻的思考，傳達了作者豐厚的生命觀，也呈現了散文書寫的藝術之美。

多少澎湃如海如今成了感慨

時值五月，蟬鳴蛙噪的夏天，每當說起這些關鍵字時，我腦海裡浮現出的第一個畫面，仍然是略顯悶熱的教室裡，老舊風扇的嘎吱響聲，伴隨著沙沙筆聲。記憶中的寬大校服裡擠滿了悶熱的風，好似這個當口平靜底下的躁動暗潮。

就是這樣的，躁動不安的季節。

距離高考結束已經整整兩年，彼時的心跳卻不只是依稀。猶記得最後一科鈴響時，我多想像他們一樣，在心裡道一聲「再見了，我的青春」，然而不受控制的冒出來的，還有下一句：

再見了，我三年的夢*。

聽著汪峰的《北京北京》一點一點地敲字，退回，再敲下，時間仿佛又回到了那年夏天。聊以此，獻給曾經的自己，和一個曾經不問來由深愛著的城市。

每每被人問及最喜歡的城市並答出北京後，大多時候我只會收到不置可否的搖頭。他們說北京人潮擁擠，空氣稀薄，烏烟瘴氣；他們還說，你那只是幻想罷了，去過了你就不會喜歡了。那種時候，我只能無力地傻笑帶過。

但直到後來我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呼吸著又禁錮又自由的空氣時，我只想說 親愛的，你比我想像中的還要美。

如果你問到，癡迷北京哪一點？歌詞裡唱到，「我在這裡尋找/也在這裡失去」，還有一個詞叫做北漂。但我想說的並不僅僅是每天無數夢想升起和凋落的那種，殘酷的偉大，而是這裡之所以會承載如此多蠢蠢欲動的心，是因為這個國家裡，所有最先鋒的最躁動的最上的了檯面的和最上不了檯面的時代藝術與思想，統統被濃縮在了這個僅僅一萬六千多米的土地上，甚至哪怕這裡是皇城根下紅色的風吹的最清最正的地方，那些最反動的作品也多萌芽在此，掩蓋在它地底下的血液裡。從這個角度上來說，這不一定是最壞的地方，但這一定是最好的地方，它有瘋狂叫囂著的饑餓土壤，還有，但不僅僅有 798 和中央美院*。我想起集訓時天天聽著《北京北京》的日子，現在再說回那個為什麼癡迷北京的問題，試問學藝術的又有幾個人能不對它著魔似的憧憬呢？

不久前的四月某日，刷朋友圈發現央美放榜，當年室友的名字赫赫高掛，後邊兒跟了個大大的合格。當年和姑娘關係挺好，這兩年也斷斷續續有些聯繫，自然是知道她一直在重考的。我默默地擠在她動態下熱鬧的評論中說了一句恭喜，我是為她高興的，我是 必須要為她高興的，只是在這個落榜兩周年的日子裡，卻不免得有些酸澀。那時候我們一宿舍都不知天高地厚地喊著要考央美，之後又經過了不

少日子，總之我成了老師們眼裡妥妥的能考上的那一個。然而四月放榜，縱然有再多的理由，仍然親身演繹了什麼叫名落孫山。真的就是最慘的那一個，只差一名的那一個。有時候我覺得這一切好像一場夢，會不會哪一天，夢醒了，其實我們都有不同的選擇。

那一天的最後，我在朋友圈裡發了一條有些酸的動態。我說：大抵帶了中央二字，總是讓人心生嚮往的。

去年估摸著也是三四月的時候，我終於去了一趟北京。

從那年放榜後我便一直在去與不去之間糾結，想去的理由自然不消說，即使最後我沒能在那裡度過大學時光，能去看一看也是好的，看一看那個魂牽夢繞了整個高三的城市究竟是個什麼模樣，看一看它除開旅遊攻略上的皇城巍巍外，還有什麼令人著迷的生活氣息。至於不想去的原因嘛，可能就是不想看到。畢竟，即使初心是央美建築的我也仍然直到現在都不太願意和建築系的學生來往，哪怕是其他學校的建築系，畢竟我小肚雞腸啊，看著就很生氣，還很嫉妒。

但其實，說了這麼多，拖了一年才成行的理由其實也只是沒錢罷了，正好年後買到了三折的機票，就匆匆逃了幾天的課連上周休飛去了北京。

現在想起來，那一趟北京之旅是有些奇妙的，兼之非常的非主流，所謂必去的景點幾乎沒去多少，去故宮怕撞鬼，長城又嫌遠，等到

在宇宙中心五道口 * 轉了一圈之後，什麼清華北大也沒有力氣再去走了。

不過又曾聽人說過，你去一個城市旅遊，不過就是付出金錢和短暫的時間，去享受那個城市最好的一面，所以你很容易通過旅遊愛上一座城市，但你所見到的卻並不是它的全貌。這樣想來，我這對北京所謂的愛情，還能算的上真摯一些吧。

首都國際機場出來，接我的是一個相識七八年才第一次見面的網友。還記得那時高三，深夜焦躁的不行找他聊天，我說你們都在北京，那要等我考過去一起愉快地玩耍呀！

誰也沒再提起那檔事。

我們穿梭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裡，先在路邊隨便吃了頓鹵煮，還配上傳說中的標配，橘子味兒的北冰洋——其實我是不吃內臟的，也並不喜歡汽水，只是那一瞬間好像突然有了點觀光客的情節。後來我們還在恭王府的後麵點了一份豆汁和焦圈，別說，我居然還覺得這東西挺好吃的。

如果說以前的北京在我這裡只是一個代表著渴望的意向，那一天，走過無數條熱氣騰騰的小巷子，我不明白為什麼竟會有人不喜歡它。如果把上海比作大戶人家家裡的小姐，那麼北京確實是會坐在旁邊摳腳那個，可土是土了點兒吧卻非常有人煙氣。

第二天一早吃過隔壁的包子就匆匆奔赴心之所往的中央美院，可憐寸土寸金的地方，學校都愛往遠了修，輾轉了三趟地鐵換乘公交又

走了好長一段路，才走到正門口。可能在我東 * 這種地不值錢的地方待得久了，看見人家的校門，還嫌不夠氣派。

可是這個校門啊，我想，我當年也是畫過的。

好不容易潛進了建築系的樓。這裡進門都是要刷卡的，我從運貨的地下室溜進去，一路繞回主樓，做賊似的深怕被人發現。樓並不大，不出半個小時便能逛完，我流連在那些門沒有關實的工作室外，想透過一絲絲的視野看看他們究竟在做些什麼，忍不住的想，我應該在門內的啊，可是為什麼卻在這裡，卻只能在這裡呢。

逃也一樣的離開，去赴下一場約會。美院坐落在三環外，處處可見的都是破舊的居民樓，三輪車駛過的時候，灰濛濛的一片塵土飛揚。我忽的覺得這種雅俗對立感十分魔幻，然後我才發現，自己的關注點居然已經落在這麼奇怪的地方，幾分鐘前走出央美的失落仿佛已經是很遙遠的事情了。親自走到夢想之處看過一遍，僅僅是幾公尺的距離，可那麼近卻也那麼遠。好像一瞬間就釋懷了多一點。

晚上去了北京的即興話劇場，好像現在南京也有了吧，但起碼在當時我還沒在中國其他地方發現過這種組織。說是組織，其實也就是這一群人湊在一起玩票罷了，連集會地點都只是在一個普通居民樓裡，搞得我在樓下躊躇半天深怕被騙進傳銷。

那一晚的主題正好是《戀愛的犀牛》，去之前才剛剛看過。走進活動場地仿佛進了大觀園，北京的文青們打扮得實在是非常好看，讓人不禁有些自卑。

我一直是非常喜歡話劇的，只是長久以來都是作為台下的觀眾，但那一天，不斷地上臺，對話，做出各種表演，真真讓人徹底愛上這種既忘記自我又釋放自我，仿佛鑽進另一個軀殼裡的感覺。直到夜裡回到青旅的床上都還是大夢一場。那大抵是我最早愛上舞臺的時候，所以你說啊，北京是真的很奇妙，所有這一類的東西你都能第一時間在這裡找到。

哦對了，還有另一件奇妙的事。那個小組的微信群我後來沒有退掉，看群聊會知道，當時的某些成員如今已經成長成了能在北京的小劇院裡進行公演的演員了。這種你想做未必會成功，可一定會有舞臺讓你施展一把的地方，也是北京啊。這種讓人陷入夢想如癡如醉的魅力，果然真是，殘酷又偉大。

關於北京魔幻的最後一點應該就是長夜長安，以及次日的升旗了吧。

雖然那次去北京純屬是一個人的朝聖，但是發了好多照片到社交網站上去還是被高中的同學看到，當時礙於人情，就去赴約了。其實我是一個特別害怕尷尬的人，尤其是脫離一個圈子後，對於再次接觸其實是非常恐懼的，更別說當時相約的同學其實並不熟悉。

但是非常慶幸，我還是去了。否則就不會有這至今難以忘懷的記憶。

幾個人吃過晚飯後，我說好可惜啊，來北京居然沒能去成酒吧，

畢竟孤身在外地也不敢太放肆。結果最不熟悉的那個同學突然道，時間也還早，要不我們去吧。於是我們兩人就從南鑼鼓巷一路走到了後海，隨便挑了一間還不是太鬧的酒吧進去坐下——說不是太鬧，那晚對話也基本靠吼。

零點時從酒吧裡出來，走在湖邊一路搖搖晃晃，晃到了沒什麼人的那一面。身旁是莊嚴的朱紅色城牆，楊柳低垂在涼涼的湖面上，在夜色裡像是穿越了千年，而不過數尺外的另一面卻仍是燈紅酒綠，歌舞昇平。這種巨大的衝突感居然不顯得突兀。大概是加之了酒精的催化，我被久久地沉浸在這種相容帶來的震撼中。一路步履踉蹌地穿過條條帶著皇城味兒的小巷，偶爾有些微光偶爾又沒有，滿目迷離裡，和高中時說話不超過二十句的同學從詩詞歌賦談到人生理想，接近凌晨兩點時終於回到住處，相約次日一同去看升旗。

第二天不到五點便爬起來匆匆洗漱。說實話尤其是於我，對升旗並不可能會有太多想法，更別提什麼民族認同感。但是清晨五點的北京城，夜色還未褪去的長安街，我們帶著困意，心跳卻震得飛快地奔跑在路上，靠近京城的心臟你看不到什麼LED小廣告之類折磨眼球的東西，廣場上也還未聚集起被安檢攔住於是排成長隊的人潮。目之所及，只有霧裡看的不真切的京城。

京城，真的只能用這個詞來表現當時的感受。

後來天漸漸的亮起來，可能也是我運氣好，去的那幾天天空自帶濾鏡，長夜褪去得像是科幻電影裡的鏡頭，這個時候，站在這個恍惚

中會讓你穿越千年的地方·心裡忽然又再一次的開闊。

我真的覺得·哪怕身處其中·北京也離我非常遙遠。這裡的日常·和我所擁有的日常所去甚遠·遠過那句·為什麼我不能在這裡。

再之後的遊記也沒什麼好提的了。

後來在首都機場準備登機的那一刻·我想·也許我還會再來·也許·甚至有一天會以主人而非過客的身份過來。可那都不會一樣了。

我想·我要告別啦·雖然我曾是那麼毫無來由的愛過它。而我曾經懷揣著的無數個有關它的日日夜夜·既是隱痛又成了一種嚮往和寄託。現在我親自·獨自·走過了它真實的一面·談不上失落·也談不上釋懷·只是真到了要轉身離開的那一刻·多少澎湃如海如今都成了感慨。

寫於南京 東南大學

* 備注：

中國考藝術類大學的方式是先考藝考後考學科·兩個都通過才錄取。
五月高考之前大部分學校藝考結果就已經放榜。

集訓：藝考前半年到一年·藝術生會離開學校在一些針對藝考的畫室裡封閉式訓練

798：北京的藝術區

央美：中央美術學院·中國藝術學校中的第一志願

我東：對回臺前在中國就讀的學校（東南大學）的戲稱

宇宙中心五道口：五道口是北京的大學城·宇宙中心這一說法是一個學生間廣泛流傳的戲稱

排名·第三名

班級·流音一甲

姓名·張棟權

得獎感言

畢業前夕想著參加一下活動好了，很久沒有動筆寫過東西，再開始的感覺有點微妙，但總之是熟悉且快樂的。當然能夠得獎更加快樂，算是小小的肯定吧。

評審評語

- 敘述暢達，內容充實，寫個人對「北京」城既傾羨又懊喪的複雜情愫，曲折深刻且有趣味。
- 從特殊的視角寫北京、對北京的嚮慕及無緣的感慨。文字利索，有種老派的自在與豁達。
- 有期待、有相遇、有回顧，有傷感，這篇對北京城的曼妙敘述，寫出了生命裡的無奈，也寫出了與無奈共處的悠悠感懷，作者筆法嫻熟，舉重若輕，是一篇蘊含深厚的抒情之作。

藍色搖滾

細雨紛飛，書桌前想起家鄉的下雨天，雨水忙碌地穿梭高樓，從四面八方墜下的雨絲，加速行人們神色匆匆的迷離感。眼前寬闊的操場空無一人，鳥兒躲在一旁發出啾啾聲，獨自一人來到異鄉的我冒雨推窗，任由雨水穿梭，水花四處落下，有一股攻城般的氣勢，就如在耳邊響起藍色搖滾，奇幻但瞬逝。

那是個再平常不過的夜晚，我、妹妹、父母悠閒走在繁華街道，一家子隨著一刻也不得閒下來的人潮，如水一般從旁流過。突然，有一種聲音吸引了挽着父母的孩子，穿過各色各樣的人追著歡樂的笑聲而去，那是一個穿着紅黃相間衣服的小丑，用一把吉他精彩地說訴着那面具底下的故事。周圍的群眾被這極具感染力的聲音帶去一個神秘的幻境之中，在金色與黑色相交的魔幻城市中發出呼聲，熱鬧地稀釋了都市人忙碌與疲憊的身心。年幼的我如癡如醉地站在既真實又嘈雜的環境中，感受那魔幻的聲音。

「快看，快看！」小眼睛一直盯著那小丑，鼓掌連連不斷趕緊推薦。

「喜歡嗎？」隨後跟上的父親，笑著問身旁的我。

「美呢，很美呀。」早已被收服的心靈，滿是讚不絕口的欣賞。

溫柔的父親，對我進入音樂的專業沒有任何不滿，反而慶幸無所事事的孩子，因為接觸音樂有了努力的目標。那一份支持，毫不猶豫，盡管家境並不富裕，仍然義無反顧地為孩子付出，做孩子追逐音樂夢想的腳踏。也喜歡音樂的他，是老歌的擁戴者，總有一首首從小就開始接觸而百聽不厭的歌曲，讓這位大朋友領著小朋友，一起搖著頭哼唱。誰也沒想到，父親是帆，那個有趣的小丑讓我向音樂啟航。

於是，18歲的我，一個喜歡音樂的孩子，離開父母搭建的溫室來到陌生的地方，每天都想著如何調度單調的音符，如何用音樂照耀人生，因為8歲那年受到美好的啟蒙，想要尋歡作樂，把快樂傳播給大家。對於這個又熟悉又陌生的自己，似乎知道自己該朝哪個方向努力而努力著，又似乎不知道自己的努力是為了什麼而努力。現在最真切的感受是，下雨了沒有誰來送傘，寂寞了沒有誰來安慰。回想那場最終被驟雨打散的街頭秀，父子倆同披一件大外套，我隱藏在他的羽翼下，在雨中奔跑，腳下揚起的金色水光中，邁開的大步伐裡有我的小碎步，就這麼交融著不一樣的父愛，彷彿在我迷途時，憂鬱的半音像是源源不絕的荒漠甘泉，直接掏洗遲鈍的音樂細胞，然後聲嘶力竭地進化。

誰知道28歲的我還會每天思考甚麼？生命的下一個10年，是不是仍喜歡音樂，仍背負著父母的期待，仍把父愛視作鐵甲般的護體？我知道現在的我，是個喜歡藍調音樂的迷惘的青年，有樂器和黑白相間的豆芽符號常伴左右，想成為「所到之處能靠著自己擅長的東西，

打動人心」的角色。但是，我更清楚地知道，喜歡音樂，和我的能力並沒有關係。

曾想像取得父親承諾，讓我和我的藍色搖滾暢意漫步在春光爛漫的小徑上，想要閒步多久也沒關係，沒有甚麼榮耀等著爭取，總是這麼流連忘返也無需擔憂著急：

「老豆，家裡那邊落雨嗎？」互聯訊息中，我想用雨，起個話頭。

「肥仔阿，安咋？起早了？最近怎樣？」聲音平緩，似乎我不曾離家。

「每天也差不多，就是上學，下學而已。你咧？」我想跟父親說明白，興趣其實並不能代表能力。但是繞不到重心的句式，還在兜圈子。

「就這樣咯～你最近是不是胖了？別顧慮這個那個，記得吃飯，沒錢要講啊。」那頭殷殷叮嚀，好像他們比較關心吃不吃飯的問題。

「沒有，哪有胖了，食得都健康。」嘴上說著甚麼，卻甚麼也沒說，其實我想幫他們打個預防針，說孩子學得慢，說孩子可能會沒有成就。

離家鄉不遠但隔著海，鄉音雖近但無法回返。這樣外在遲緩停滯、內裡急切無奈的心情，我又想起街頭表演者，又回到那嘈雜的環境中，腦袋裡都是他的聲音，那個靠著自己擅長的東西打動人心，別人看他們像是小丑的角色，在我看來，他們比起誰都像自己。我知道自己學得慢，也不怕做小丑，更想做自己。

每當有人問起我，喜歡怎樣的音樂。總毫不猶豫地回答：「猜不透的驚喜交集的音樂」，因為藝術品般的音樂沒有好壞之分，如畫中揮毫一筆便看出創作情感，那是最愛的藍調搖滾，它不被空間約束的充滿細節的想像力，開放自由中解放人們靈魂深處的禁錮。

「你媽媽一直罵我不理她，只看手機。」大朋友在那頭抱怨，說她抱怨他。

「那你是呀，你就是這樣。」被喚醒的思緒，熟悉地直接戳對過去。

「給回你媽，你跟你媽講啦～」大朋友不想解決，推給我在中間傳話。日子雖然繁瑣但也是樂趣所在，我彷彿要走過每條人生小路，毫無倦意地唱着，那是我童年就會的一首歌。

在這驟雨初停的春天早晨，為平凡又古老的歌曲，塗上清新曼妙的色彩，用來明朗久違的晴空，愉悅我的心目。窗子仍然開著，乘著涼涼的風，看著陽光流上遠處的人群，流上園中葉花，那些躲雨的鳥兒無聲地飛過去，溫暖的老歌，似遠似近而又神秘。現在，天光為每件平凡晦暗的東西增加了美麗神采，隨風搖擺的線條更加動人。我的書桌上刻有名字的工作表，填著密密麻麻的行程，淹沒苦作終日的世界，但休息的這會兒，安閒地獨享寧靜，在花葉的舞影中，前望平整又有彈性的操場跑道，亮麗的紅色與日子裡的光耀十分諧和。

我注意到紅色跑道總是悄悄地吸收眾人的抑鬱孤獨，然後浸泡在單調的迴圈中鍛鍊，好比艱辛的音樂道路遠望是一片綺麗，走上去得

先接觸它粗糙的表面。在等待的日子裡，沒有人不曾經歷過窘境，就能輕鬆地在跑道上奔馳，更多的是在自我安慰中回味苦澀，但我不怕，就像秋天的樹葉被風無情地搖落，而我仍然笑著去追翻飛的葉片。

沒有人認為這是一條平坦的道路，充滿好奇的我，想知道向音樂的海灑下藍色搖滾的大網，它是不是也跟我一樣，嚮往著為自由而歌，有著為娛樂大眾奮勇獻聲的勇氣，撥弄停不下來的音符時，能忍耐一切痛苦，孕育心中那顆寶珠？

我看見在雨中獨泣的葉花，抬起頭吹着風，默默地望向我，望向放晴的天空，一曲自在美妙的藍調節奏，自我們相遇的靈魂中唱了出來。

排名·佳作
班級·生技食品二甲
姓名·胡宸滋

得獎感言

其實我對於我自己的作品能獲獎這件事情是有驚訝到的，我並不是甚麼文人，也不會很多的描寫手法。只是用自己覺得最直接的語言來表達心中的那份愁緒，那一份想家的思念又有誰會懂。

評審評語

- 全文以兩串連，寫父子情感。含帶追求理想的執著與迷惘。對話真切，外景襯情，意在言外。
- 〈藍色搖滾〉奏出想要獻身音樂的心，與父親的愛。有些細節非常美，如父子同披一件外套，在雨中奔跑的畫面，令人感動。
- 這是一篇透過音樂來對親情重述的作品，文中雙線進行，相互隱喻，在文字書寫和篇章構思上都具巧思。如果能對「搖滾」有更多詮釋，或是賦予「搖滾」承載更多隱喻功能，將會更加扣合題旨。

人與人

「小朋友，收過來的國文習作洪老師都是怎麼處理的呀？」來代課的女老師有著一頭飄逸的栗色長鬢髮，妝點精緻的面容也和語氣一樣溫柔。

擁有百年歷史的國小中，比以往更加乾淨齊整的四樓教室裡，向來最喜歡漂亮老師、頑皮的大家，居然一點兒沒露出活潑本色，面對這般和氣的詢問，只是齊齊低下了頭，誰也沒有開口說話。

眼見氣氛越發詭異的安靜，女老師略帶困擾地望向最前座的班長。班長——一個濃眉大眼、氣質凜然的小女生，輕輕地咳了一聲，站起來回答道：「國文習作 都是老師收過去批改，禮拜五發回來給我們訂正，然後禮拜一再收回去的。」

「喔，原來是這樣，謝謝妳呀！」女老師鬆了口氣，翻了翻內容，最後搖頭將整疊的國文習作放到講桌下面，「裡面有日記，還是等洪老師下禮拜回來再批改好了。」

但是過了一個禮拜，洪老師卻還沒有回來。

我同樣坐在最前座，也就是班長的旁邊，突然聽到向來堅強自主的班長嘆了一口氣，忍不住悄悄問道：「曉萱，怎麼了？」

「妳沒發現大家越來越安靜了嗎？下課也不玩球了。」班長也湊

過來小聲地回，轉念一想，復又來氣，「那群臭男生，平常吵得要命，管也管不動，這時候倒是垂頭喪氣了！」

「這也 沒辦法。」我跟著嘆了口氣，不禁抬頭掃視了一圈教室。

洪老師是高年級中的王牌教師，個性和藹卻嚴謹，管教學生向來很有一套規矩。但洪老師突然原因不明地請了兩個禮拜的長假，天高皇帝遠，一開始幾天，大家歡得沒邊，差點沒把管秩序的曉萱給氣死兼累死；但是幾日過去，那股歡樂隨著漸漸升起的惶恐淡了，一個個皮孩子都安靜下來，意外的聽話。

洪老師在時，我們九班本就是「模範班級」常客，原先曉萱還擔心洪老師請假，九班會丟了每個禮拜的「模範班級」獎牌，老師回來看了難免生氣，但沒想到獎牌一個不落不說，秩序與整潔居然越發的自律優秀。

一次下課，有個怯生生的小男生突地說：「老師 是不是不要我們了？」

「你這傢伙只會說這種廢話嗎？」班上孩子王阿蘇冷冷瞪了小男生一眼，把小男生嚇得一縮，險些哭了出來；曉萱見狀生氣地站起來，對阿蘇劈頭罵道：「你幹嘛這樣兇他啊！」

「班、班長 ！」小男生見兩個「大人物」因自己吵起來，不禁手足無措，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小男生名為瞿理，從小家庭失和，對於「離開」和「吵架」格外敏感。

話說那廂，一個冷酷、一個火爆的兩位，對質了好半晌，還是阿蘇一針見血的一句嘲諷，「班長那麼厲害，怎麼會不知道老師為什麼還沒回來？」

這下可把曉萱堵得一噎，我連忙換手過去幫她順氣。曉萱憋了兩秒，瞪眼說：「不然你知道啊？！我問代理老師她也只說老師一時忙不過來啊！」

這話題吵來吵去還是沒個結果，我也只能苦笑著把曉萱拉走，免得水火不容的兩位真要打起來，有損兩位清譽。

兩個禮拜又兩天後，洪老師終於回來了。原就枯瘦的洪老師倒也沒顯現出幾分憔悴輕減，但我在一旁看著專心聆聽曉萱報告近況的洪老師，卻覺得她有點「空」。

「大家都還好吧？」這是洪老師聽完的第一句話。

曉萱搖搖頭，洪老師看向我，我笑道：「老師回來，大家也就安心了。」這倒是真的，見老師回來且無恙，別說一干體貼的女生鬆了口氣，連阿蘇領頭的那幫男生都安分許多。

洪老師笑了一下，卻莫名透出一股苦澀與疲累。她拿過三、四包藍色大塑膠袋，鼓鼓的裝得很滿。淡淡交代曉萱，「曉萱 妳找幾個穩重的同學，把東西按照上面的編號發給全校的老師。」

在曉萱心中，我自然是首選，但時間在打掃完的早自修，我還得去參加合唱團的練習。曉萱本想跳過我，我搖頭接過大包塑膠袋，「妳放心的人沒幾個，發一下很快，我沒關係。」

打著速戰速決的主意，我與曉萱分開，出了教室，一面疾走，一面打開藍色大塑膠袋。難怪體積巨大，重量卻不重。原來裡面滿滿放的是各色的毛巾，一條條捲著，纏著的紙封上用簽字筆寫著小小的數字，如「403」、「113」。

身如閃電的穿梭各樓層，卻很快發現兩個問題。第一、毛巾雖標示清楚，但順序散亂，在大袋子內找起來十分費時；第二、高年級便罷，四年級以下的教室經過大改動，五年級的我實在很難搞清楚各班的位置。

聖誕老公公到底是怎麼在一個晚上，載個大袋子將小禮物正確送往全世界小孩的聖誕襪裡的？

眼角一瞟，驀然看到應是兩個低年級的小妹妹正從桌球教室的窗戶好奇地看著我。拿著藍色大塑膠袋狂奔的人確實很顯眼。我一沉吟，端起笑容問她們：「妳們幾年級呀？知道 214 教室在哪嗎？」

其中一個躲到另一個後面去，前面的那個雖有點緊張，但倒還算大方地回應我，「二、二年級！知道！」

「那能不能帶路？」我轉念一想，「不對，妳們可以幫我個小忙嗎？」

「什麼？」睜圓了兩雙大眼睛。

「幫我把數字一樣的放在一起。妳看，就像這樣。」我找出一對毛巾，放在窗臺上。

她倆互視一眼，「好。」

結實的鬆了口氣，「真的謝謝妳們！我去送毛巾，妳們在這等我喔！」我旋即轉身拿毛巾衝了出去。

她們越發覺得好玩，嘻嘻哈哈地分起毛巾，我則專心當起快遞，效率竟好上兩倍不止。一向是快狠準地進目標教室、放下毛巾，毫不停留，直到被某個晚去開會的老師攔下，那老師一臉詫異地問：「妳是 509 的？為什麼送兩個毛巾？」

「欸？老師說要送兩個。」我沒記錯呀？而且毛巾數字確實是一對。

另外的老師聽見，連忙對我笑笑，拉走那個老師，「吼，還問！聽說啊。」

我歪頭，聳了聳肩，也沒當回事，繼續努力起快遞大業。等到結束時，竟然還能準時去參加合唱團練習，我不禁感動，再次大力和兩位小女生道謝：「太謝謝妳們了！妳們是天使！」然後在倆小妹妹的害臊中奔赴音樂教室。

等練習開始十分鐘，遲來的三個同班合唱團團員，看到我，拎著空袋子訝異問道：「妳怎麼這麼快！我們三個人跑好久呢！」

我笑著和她們分享遇到的天使小妹妹們，她們欣羨之餘又是憤慨：「妳運氣真好！我們問個小男生，他居然擺臭臉理都不理！」

這或許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際遇吧，我不禁哈哈大笑。

洪老師回來後，一切如常，九班依然優秀，大家雖然好奇某些問題，但在洪老師的但笑不語中，也漸漸沉寂。直到又過了兩個禮拜，

洪老師才淡淡地提起請假的原因。

那時課堂過半，洪老師驀然闔上課本，緩緩地說：「我知道很多同學跟家長關心」頓了頓，語氣更輕，「你們也知道我父親很早就得了重病，不會好，只能持續醫治。就在上個月，他過世了」

向來嚴厲的洪老師，清瘦的臉龐滾落一滴淚，大家頓時慌亂起來，曉萱雖也驚惶，但立即遞出面紙。洪老師接過，苦笑一笑，「雖然是預定中的事，爸爸他也算解脫，還是不免傷心。而且我、我母親她」

「老師！」女生們嚷了起來，神色又急又難過。

洪老師擺擺手，勉力忍住泣聲，低聲道：「我媽媽六十幾歲，是個很傳統的婦人，不識字，數字也看不懂，不會看時鐘，也不會打電話。」她彷彿想起什麼，唇邊銜了抹溫柔，「找我們三個小孩永遠只會前一天約好，然後看天色算時間。別小看她，她可是看得很準，沒有遲到過」

「老師」有人眼眶已經紅了。

「但是我爸爸過世的一個禮拜，媽媽她——她本來就病了，自爸爸走後」再也忍不住的悲傷潰堤，洪老師緩了兩下，復道：「那天晚上，她突然打電話給我們小孩，不知道她怎麼會打的，還知道號碼。」洪老師像是悽愴又像是驕傲，「她以前真的都不會打電話喔！然後——她打給我們——說、說『欸欸，來接我了』」

聽聞此處，臺下早就哭成了一片，我也眼眶含淚，和曉萱抱成一團。

洪老師放下手底早已溼透的面紙，低著頭，喉頭哽咽，「隔天媽媽也走了，躺在床上，笑咪咪的。跟她以前，一模一樣」

沉默了好半晌，洪老師伸手抹去淚水，再度抬頭，紅著眼睛堅強地笑：「所以本來只請一個禮拜喪假，緊急又再請了一個禮拜。造成代理老師的困擾，也讓你們擔心，真的很抱歉」

洪老師坐在椅子上，腰身微躬，對我們致禮。我們一群早哭得臉紅脖子粗的小孩，誰有那個心力說話？只能瘋狂地搖頭，哽咽著吐不出一字。而班上哭得最大聲的，就是那個家庭失和、父母離婚的瞿理。

回家後，我跟媽媽提到此事，媽媽長嘆一聲，「那是妳還小，不知道。如果知道當中典故的，看到一個人兩條毛巾，應該多少有猜出來。」

我既羞愧又沉重地點點頭：「洪老師有特別跟我和曉萱、還有其他送毛巾同學們說明：她請假兩個禮拜多回來，實在分身乏術，請我們幫忙跑腿，但有向四處言明是她本人所送，習俗與我們無關」

媽媽再嘆，「洪老師一向嚴謹，也沒什麼忌諱的。」

我也再嘆了口氣，遂拿起浴巾進浴室洗澡。

熱水嘩啦啦撲上臉龐，我閉上眼想著：或許有人聽聞洪老師的遭遇，會不大相信吧？一個從不識字、不會打電話的婦人，突然莫名會打電話了，而且過世的日子還那麼恰巧？

如果我是偶然聽聞的、不相干的人等，可能也會質疑。從小學二年級開始便接觸各式小說，我可以理解小說情節幾乎不會發生在現實，這種如許神秘，且拿不出科學根據的事情，確實很難讓所有人信服。

但我們這些學生，和嚴謹端正的洪老師相處了一年多的時間，親眼看到老師她那種貌似淡然卻悠遠綿長的悲傷；還有經由我們所送出的兩條毛巾；和學校其他老師沒有在我面前提起的低語

人與人之間的際遇，看似飄渺無憑，有時不過萍水相逢，僅僅讓人心頭一暖或一怒；有時卻能深刻的烙印、強烈影響某個人的一生。

萍水相逢的，如我和天使小妹妹們、如其他幫忙送毛巾的同學遇到的小男生；強烈影響的，如洪老師的父親和母親、如失和的瞿理父母和瞿理。

人與人之間的際遇，或許就是這樣吧

得獎感言

〈人與人〉完成的時刻，是一個金光四溢的早晨。微紅的明烈朝陽，像極了百年國小裡那棵豔麗的鳳凰木，怒放著瘋狂燃燒過夏日晴空的耀目。

為了想要描述清楚每個情境，用了很多的人物對話，寫完後才開始考慮會不會不適宜，但我還是很任性地直接投稿了。因此能夠獲獎還是有點意外，但很開心，謝謝評審老師們的肯定。

評審評語

■ 從小學生觀點敘寫人事無常辛酸，人物、情節耐人尋味，平實真切但卻深刻，勾勒出社會縮影。

■ 從導師請假，帶出生命無常，師生之間、同學之間，甚至萍水相逢者，種種人與人之間的溫情。耐人尋味的一段記事。

排名·佳作
班級·商設三甲
姓名·陳巧倪

在樸素的文字中，作者意圖表現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思考，這是一個很具創造性的題材，同時作者的取材非常好，在許多細微處呈現主題，也使讀者重新省思人情的纖細優美。

頌予大人世界一首簡單兒歌

被世界稱之為少年的美好年歲，年少的孩子們只想快快長大，正值青春的他們或多或少將期望寄予十八歲那樣神秘而無拘無束的大人世界。

逃離枯燥乏味的課文，褪去呆板木納的制服，毋需思索該如何面對犯睏的國文，不用煩惱怎樣用工具與數字決一死戰。此刻的我們著一身便服終於蛻變成年少的孩子羨慕的模樣。

「大人的世界多好呀！像雛鳥豐滿羽翼終於得以在青空自在翱翔」現在聽來如此不切實際的話語竟是曾經的我們無數次開口互訴的祈願。

大人的世界啊，聽兒歌看動畫似乎已成為一種不成熟的行為；大人的世界啊，離開偏袒自己的一畝田地，年齡已不再是幼稚的藉口；大人的世界啊，喜怒哀樂時而變成過錯，疲乏的臉上早已形成面具。

在期盼長大的年華下，那首《不想長大》是幼小心靈裡的疑惑；在憧憬成年的日子裡，大人口中念念有詞的青春真好如同不懂為何要學數學般令人無法理解。

幻想著未來成為醫生、老師、律師、大明星的年紀裡，似乎只明白唯有長大才能決定人生的意義。

梳上油頭穿上西裝，塗上口紅腳踩高跟，父母的模樣在天真不過的年歲裡曾於自己的身上模仿無數遍，卻從未注意到烏黑頭髮下潛藏的一縷白髮，也從沒理解出他們於日常裡緊縮的眉頭與輕聲的嘆氣。

當我們還在計劃要如何在成年時做一系列瘋狂事跡，時光已帶我們來到年少的盡頭，沒來得及好好與青春告別，就迫不及待踏上了開往成人世界的列車。

終於目送著少年漸漸遠去，那曾以為無拘無束的世界裡，暗藏的枷鎖漸漸浮出水面。

「大人應該有大人的樣子」、「成年了別再那麼幼稚」、「都是大人了請把自己的情緒管理好」不知從何時起，「大人」與「成年」已演變成一種訓導人類的詞語。

當天馬行空被迫收起，遠處圓月裡白兔是否不復存在；當就此與世界妥協，吶喊的聲音內化成柔和言語是否才得以於社會生存；當年少輕狂被逐漸去，存放於心底的孩子是否還會揚起笑顏在旅程終點與我們相聚。

像埋於泥土的種子，終於衝破土壤在春雨裡尋覓新世界的空氣；大人，是長大的孩子終於擁有足夠勇氣去獨自探索旅程的未知。

成年是年歲增長到一程度，是心智發展終於成熟，成年後的大人們也只不過是曾經的孩子長大啦！他們也仍是某個家庭的寶貝，也仍然可以帶著快樂繼續做世界的孩子。童年裡喜愛的歌謠依然能夠一遍遍哼唱，曾經離不開的動畫依然可以一次次回味，那些留在青春裡的

夢想，依然能夠在成為大人後付諸行動。

歲月變遷，無可否認我們始終跑不過時間，但當那些曾經擺弄著醫療模樣玩具的孩子們終於手持手術刀、紗布成為醫護人員出現於醫院時；當那些曾經模仿著老師左手持課本右手拿粉筆的孩子們真正為人師表時。兒時埋下的種子在他們的心靈處發芽綻放，年少的天馬行空在成年的剎那幻化成勇氣與力量。

無論是凌晨兩三點依然為下班回家疲憊的人們，微波一碗熱便當的路口便利超商店員，亦或是無時無刻提起十二分精神保衛人民安全於街角守護治安的警察，當褪去稚嫩的外表，如今長大的孩子們，無論身在何處，也終於擔起守護與傳承的責任。

幼稚園、學校裡充斥著孩子們的笑語盈盈，小小的他們會問世界上為甚麼會有螞蟻，會相信月亮上住著一隻潔白無瑕的兔子，會爭執著昨天播出的卡通片內容，會打鬧又會忘記因何事打鬧而和好。而那些曾經被守護的孩子們終於成為守護如今的孩子天真爛漫的城牆護住他們小小的夢想。

其實這些看來如此成熟的他們何嘗又不是如孩童般可愛呢？他們即使長大成年了，也仍相信著世界始終會是美好的；即使被現實打擊後仍會睡一覺後笑著告訴自己要堅強勇敢；他們也仍會與同齡人如火如荼的聊著昨夜電視劇播出的內容，也會在爭吵後笑著哭著訴說委屈彼此原諒。依然也會如孩童般天真的大人們，只是學會多一份力量去保護身邊所擁有的美好，只是懂得世界也需要他們去守護才得以延續

應有的澄澈。

我想要被世界溫柔以待的不僅僅是含苞待放的小小花蕊們，還有為這個社會的運作不停轉動的大孩子們。當年歲悄然長大，當法律宣佈成年的到來，我們仍然是看到兒時玩具就會心一笑的大孩子，仍然是看到泡泡漫天飛舞時會眼眸放光的大朋友，也仍會是在世界的某處聽見熟悉兒歌時心頭一顫的成年人。

時光會在我們的臉上留下痕跡，或許成年後的我們不再擁有稚嫩的臉龐，或許在人生的旅途中，我們開始為自己學會偽裝。即使如此那個藏匿在心靈深處的孩子，依然攜帶希望與純真在身體的每個細胞內小心翼翼的遊走，被我們存放在心底的小朋友在潛意識下也從不肯與世界妥協，也從不會將成為大人的我們拋棄。

大人世界的孩子們也始終只是孩子！他們也會和小朋友們一樣佯裝堅強，他們也會害怕白晝裡的笑話而在漆黑的夜晚默默舔拭著傷口等待結痂，他們會無助的哭泣會放肆的大笑。只是世界寄予他們的厚望太重以至於讓成年後的大人忘記他們也曾是被萬般寵愛的孩子。

當暖色曙光俯照大地時，當晚霞攜星辰出沒時，去釋放靈魂深處所藏匿的那個小小的自己吧！用大大的手掌去揉揉曾經那個小小的腦袋，用溫柔的嗓音輕聲告訴他，即使長大了也別在大人的世界裡走丟啦！即使童謠在成人的世界消失殆盡也要用透明的心靈播放機循環播放著！即使催促的聲音從未停歇，也要邁出屬於自己的步伐堅定的往前走啊！

趁天還未亮前，趁繁花落盡前，贈一首兒歌給大人世界的孩子們吧！

無謂他人期待，無畏生活逼供，夕陽渲染的天邊，沾染橙紅的那一朵斜雲中我們仍舊能夠肆意幻想它的形狀；明月高懸的夜晚，星空相隨下我們仍舊能夠大膽猜測白兔於月亮上的生活作息。當歲月催促著要我們長大，當世界咆哮著要我們成熟，當社會的音量逐漸放大微弱的求救信號即將銷聲匿跡，這一刻請別忘記藏匿於心底的孩子永遠在靈魂深處等待著被喚醒，他們釀造著經久不衰的純真與勇氣，時光的影像疊和的剎那，盡頭處的是弱小卻也強大到不願與世事妥協的自己。

得獎感言

首次參加南臺文學獎，很感謝老師與評審們的認可及鼓勵。此次頒獎典禮上評審老師所說的話語讓我受益良多，在文學創作中有老師們所給的建議及認可，是繼續前進的動力也是堅持創作的勇氣。非常感謝南臺文學獎讓我得到一份寶貴的經驗，更是為喜歡文學創作的學生們置辦出一個自由發揮的舞台，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我將借以此次經驗攜自由與熱愛走向更遠的前方。

評審評語

- 寫出成長階段對「大人」世界的憧憬。期待自己常保赤子之心，認為各行業皆對社會具有守護責任與貢獻，寓意深刻，長句多了些。
- 對成長的想像與保有初心的盼望。條理分明，有獨到的看法。

- 這是一篇如詩如歌的作品，面對成長中逐漸世故的自我，作者奇想以一首「兒歌」來召喚純真，除了在整體構思和深度上值得肯定，作者的辭采也很動人，全文韻律飽滿，值得肯定。

排名·佳作

班級·商設二甲

姓名·陳奕萱

悲情城市

他們說·旭海是個悲情的城市。

原本是要去看日出的·摸黑從四重溪出發·從台灣的西邊穿越到東邊·想著第一道曙光·緩緩從太平洋升起·照亮島嶼·波光粼粼·海洋的溼氣透著從天空撒下的陽光·那是多麼幸福的早晨儀式。

我對日出特別嚮往·追過好幾次太陽·上山下海的·只為了短短的那幾秒鐘·卻讓我熱淚盈眶。

平時住在西岸·看到的日出早就先讓海洋與山巒吃乾喝淨才輪到我們·難得可以在東邊看到第一線的晨曦·此行無比興奮期待。

凌晨四點·從四重溪切過山林前往東岸的旭海·一路上黯淡無光·沒有路燈·沒有城市的光暈·連星星的光也被烏雲遮住。

只有車子駛過照亮的反光板·以及遠光燈所及之處才看的到東西·明明張著眼睛卻甚麼都看不到·無盡的黑·宛如掉進暗無天日的深海·出奇地安靜·卻又覺得暗中一堆黑影蠢蠢欲動·因為看不見所以恐懼·因為黑暗所以想像無邊。

兩邊漆黑的山壁與懸崖包圍著我·第一次覺得人類好渺小·好無力·沒有篝火與光芒我們什麼都做不了。

第一次把自己包裹在夜晚的原始森林中·心漸漸遁入荒野·不安莫名興奮交加·直至現在依然懷念那種悸動。

那是黑黑的山·那是大自然·那是出於本質的讚嘆與震懾。

好像我們在鋼筋水泥中待了太久·靈魂也跟著枯竭·直到回歸自然時才能感受到那打從心底的共鳴。

我們本該在山海天地之間起舞·卻任由自己在柏油上曝曬乾涸。

黑暗與恐懼·令我想起了旅人說的話。

他們說·

旭海是個悲情城市。

鏡頭下一對男女在海岸線爭執·伴隨洶湧的浪花與尖叫的狂風·一切都在瀕臨崩潰邊緣。

小女生面無表情地說著·姊姊失足落海就再也不見的事·一切宛如抽離了靈魂般空洞。

他們的文字與照片散發著灰色的悲傷·那陰鬱的城市總是在哭泣·好像去過旭海的人·曾經在那生活過的人·都說·旭海是悲情城市。

天光·凌晨五點多·下著朦朧的雨·天空烏雲密布·城市已經開始哭泣。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旭海——所謂的『悲情城市』。

和墾丁的海不一樣·和四重溪的天氣也不一樣。

氣候變遷·氛圍轉變。

原本對於沙灘的印象是熱情奔放·烈日藍天·無邊無際的湛藍·心曠神怡。

但來到旭海沙灘·打開車門的瞬間·冷冽空氣伴隨雨滴撲到我身上。

六點·已經過了日出時間·海上烏雲密佈·連曙光都看不到。

沒有盛大的日出·連海浪都沒有聲音·風也靜止了。

沒有儀式感·沒有震撼與感動·更沒有多餘的閒情逸致。

旭海開始了他的一天·宛如面無表情的蒼白之人。

該說是悲情的城市嗎？

更像一個失了神的詩人·遙望著遠方·等待著陽光普照的那天·期待提筆一揮就能成絕世之作·卻總是陰雨綿綿·雙眼迷茫·不知所措。

總覺得少了些什麼·旭海·不該如此。

即使沒有日出·我還是走下沙灘·沙灘上擱著許多漂流木·這裡的沙灘很黯淡·但細看沙石上卻有些五顏六色的海草。

比起墾丁的人山人海·這裡一個人都沒有·清幽裡有些寂寞。

沒了日出·獨自踩著海水走在灰灰的沙灘上·可能因為非景點又沒有人·所以能看到魚類或螃蟹的屍體·這或許才是最真實的沙灘·而不是給遊客的度假勝地。

海平面上出現一個黯淡紅點·漁民已經出海回來了。

坐在漂流木上看著小船駛入另一個峽灣·消失在山壁後面。

看著遠方·好像能看到那遙遠的國度

思緒飄往遠方·心也到了汪洋的另一端

我還記得·還記得那個夢幻的王國——紐西蘭。

曾經遠渡重洋踏上異國·森林與峽谷·冰河與湖泊·傳說與異聞·南十字星與皇后鎮·那是一個做夢的地方·一個地球上的伊甸園。

人類尊敬善待自然·他們用生命去感受·感受那些靈魂深處的共鳴。

那時我站在無邊無際的湖泊旁邊·看著粼光閃爍·湖面躍動。

旅店老闆告訴我·這座湖是一個沉睡的巨人·湖裡沉著巨人的心臟·隨著心臟跳動湖泊也會跟著漲落·就好像呼吸一樣。

聽著傳說故事·我雙眼發亮·看著那被傳說供養著的湖泊·美麗而自信·乘載人們的記憶與夢境驕傲的發著光。

就是這樣一個傳說神話與萬物共存的浪漫國度·讓我魂牽夢縈·久久不能自拔。

微雨拍打在身上·海無聲無息的呼吸著·視線回到灰色太平洋。

冷冽的空氣直入肺腑·此刻卻如此清新。

臨走前·我決定送這個『悲情城市』一個禮物。

踏遍沙灘·彎腰駝背·尋尋覓覓。

在海水與陸地交接的地方·由大到小將石頭堆疊起來·像一座小小的金字塔。

紐西蘭的湖邊海邊遍布著這種用石頭堆疊的小塔·這是一種寄

託、一種祝福，傳說只要在疊石頭的時候許願願望就會成真，疊的越高就願望就越可能實現，同時也是祝福，海洋或湖水會將你的心意與願望帶到天涯海角。

看著我疊的笨拙小石塔，佇立在海邊，微微一笑。

一點點的異國浪漫，一點點的日出期待，一點點的生活態度，組合成我的願望與寄託，是送給旭海的見面禮。

不用碧海藍天，不用熱情如火，不用浩浩蕩蕩，這就是旭海，靦腆而內斂。

七點，天全亮，帶著大小雨滴上車，準備離開旭海，離開東部回到西岸。

從光臨到離開，這座城市始終是下著雨，真是不懂待客之道，驕傲且任性。

看了一眼沙灘海岸，山巒與漁船消失的那個峽口，海平面的烏雲，一個突兀的石頭堆，以及綿雨中默默展開的綺麗彩虹。

嘴角微微上揚，看來我的禮物旭海收到了吧！

——旭海，這個面對全世界最美海洋的城市，本就不該悲傷。

得獎感言

感謝一路的機緣巧合把我帶到這邊，評審老師、我的家人、我的學校、台灣的山海，缺一不可。

有人說「寫作不是作家的專利，而是每個人都可以進行的天賦。」

< 悲情城市 > 就是我對生活與天地一閃即逝的感動，紀錄成文字，只因我想把這種心動分享給大家。

評審評語

■ 寫出回歸自然的悸動。以紐西蘭景緻對應並以石頭堆疊金字塔許願，結尾以彩虹露出翻轉題目「悲情」，饒富文采與畫面。

■ 淡筆描述一場美麗的旭海之旅，文筆從容有韻致，帶引讀者感受旭海寂寞的氛圍。

■ 本文是一篇旅行散文，作者筆調空靈具有詩意，展現出大自然的遼闊深沉，氣氛醞釀非常成功，對文字的駕馭相當成功。

排名·佳作

班級·流音一甲

姓名·陳子淳

吉他·你和「你」

門前桃樹下，我曬著月色，和童年的自己對唱。

歌聲和小河一起翻過村前的那座山坡，水中小石子激起暗啞回音，打亂了平靜的思緒，我抬起頭四處張望，情不自禁的哼著「老黑爵」，彷彿你還在老態龍鍾的小橋邊，彈著吉他，等著我。

想念你

習慣就著皎潔的月光，開一場屬於自己的演唱會，對面的山坡不是很高，但終究還是擋住了視野。這次，年久失修的吉他，在搖搖欲墜的不安中，失魂落魄地完成了我們的儀式。這是你離開後第三次，我默然席地，獨自欣賞清澈的河水，想像快樂的浪花和自由自在的小魚，然後很快地便就會浸潤在浪花柔美的清唱中，酣然入夢。我以為這樣就能見到你，但真相是一次又一次疏遠了你的連結，只有爵士女伶般的吉他，若有所失地在昏黃的燈下演唱，沙啞的劃過傷痕。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還要繼續用這種方式想念你，但至少我記得你的溫柔。

是的，我痴迷於你的溫柔。每當我直視你弧形身軀的每一份細節，總能感受你牽引著我在音樂世界中飛舞。每撥動一次琴弦，都能聽到

你為我編織的美妙樂章。五專二那年，我一直無法將所學的專業和未來畫上等號，陷入能力與美夢不對等的魔咒，在看不到盡頭的黑暗中徬徨且迷惘。

遇見你

我無法放心地和朋友們討論未來，直到偶然中遇見了你。初學者接觸樂器大都無法撥出好聽的聲音，但你不一樣，你讓我第一次撥弦就感受震動，一種剛毅柔和的力量，知己一般拔地而起，成就感暈染蓋過曾經的黑暗，彷彿舞台因為我而發光發熱，我心飛揚如奔放高亢的元氣少女，用熱血灌溉生命中每一個可能性，就像是奔馳在一片大草原中，用開朗的笑容面對世界的未知。

其實最讓我驚豔的，是你時而沉穩、時而高亢、時而奔放、時而內斂。你就是我童年快樂和無憂的遊樂場，在四季的輪替中，在不同的挫折中，永遠形影不離地開心相伴，錚錚淙淙地總能適時叮嚀，賦予我們不同的體驗和收穫、不同的希望和喜悅。你似乎從不曾讓我們真正的失望過，隻手高擎一個神奇的童話世界，讓那個清貧與單色的童年，永遠彩蝶飛舞。

說到這裡，你一定發現了我無法簡單分辨你和「你」所帶給我的。一切。那年，讀完五專之後的前三年，我面臨生命的重大選擇，休學準備應考新的學習目標。但萬萬沒想到最愛的父親——我生命的靠山，永永遠遠的離開。從此之後，我走進無止境的思念和悔恨，雙面

刃一樣的失落·像嗜血的怪獸·在我不成調的撥撥彈彈哼唱之間·聞聲而至。而樂音總能直擊心靈·尤其是吉他·自幼與你連結的吉他·用它的醇厚溫柔撫平糾擾與憂愁·我順勢綑綁吉他跟你·不讓二者分開·彷彿樂不兩失·有你就有吉他·有吉他就有了父愛如山。

曾看過網路影片一位4歲小女孩·因為自己一直聽到煙火聲所以睡不著·她的爸爸決定·要用「唱歌」讓她轉移注意力。為了撫慰最親愛的寶貝女兒·拿出粉紅色的小小吉他——烏克麗麗·陪唱「Tonight You Belong To Me」。歌唱中間·小女孩說：「如果我說『噓』·就是代表煙火要來了」一面揮著小手示意·一面指正爸爸和音的位置·並隨口示範·最後再要求主唱最後幾句。女兒的天真·爸爸寵溺地配合·如此溫馨的畫面著實看得我熱淚盈眶·復放數十回。這對父女的故事·還會持續感動其他人·而世事在飄飛的日子中·漸漸模糊了曾經的足跡·我想恬適地帶著爸爸的那些曾經·熱鬧的·快樂的·希望的夢想和純真·逕往夢之五湖四海·盡管匆忙上路·心中也尚未得出秋收後的禾場·但上面會有一片朗朗的晴空。

時光樂園

那些父親引以為傲的小橋和小巷·那些老樹老屋和老酒老友·正和野花·蔓藤·麻雀·蜜蜂·蝴蝶和蜻蜓組成別樣樂園。

「玫瑰花開了」為避免無話尷尬·我想像父親會努力地說上一句。

「喔～」寂寞的光陰一分一秒擴散·我起身瀏覽·以心靈為杯盞·

跟往事乾杯。

「常回家啊」父親不忘叮嚀。

「好！」簡單的應答·俐落地讓語句的馨香緩緩滑過心頭。

「爸爸不在了·媽媽在·家在呢。」父親簡單的提醒·沖去生活所滯留的泥沙。

我看著那多彩與單調並存的秘境·像閃爍於兩心間的朦朧星點·想像這仿若隔世的磋砣幽隱·唯有我的小日子依舊我行我素地流連在月色皎潔與小河清淺的兩岸·縱然獨自在幽寂中和記憶抱團取暖·不忍直視四季輪迴的繁華落寞·來點小曲小調為淌血的心靈療傷止痛·正好使它恢復明淨。

你就是暢意的「你」

我時常問自己·怎麼隨飛揚的旋律帶走煩惱與惆悵·留下最純淨的自己？我想·過去這幾年晦澀的經歷·就是最佳音樂地圖。自己從小到大學過鋼琴·低音大提琴·直笛和吉他·雖然吉他是最近接觸的樂器·但跟我心靈最為契合。姑且用吉他的多種面向·小小闡釋那時而低沈·時而高亢·時而奔放·時而溫柔·像是一隻等你回家的寵物狗·雀躍地用它純淨的眼神治癒自己的內心·在它視自己為一切的生命中·我知道不論任何傷痛都能得到緩解·就像冬陽暖心。

我深知心靈向上的困頓·也早早經歷沉酣·一心希望早日達到理想的境地·就怕稍有疏忽便會滾落感性紅塵·無法諦聽繚繞的跫音。

現在·微風拂面·正陽披衣·我俯瞰階前的小草·和你一同輕輕唱著
向它致意。全心前進的音樂之旅·慶幸有你同行·如同得與良馬奔騰·
為我們插上「想像」與「理想」的一雙彩翼·期待寫出一首首引光明
於幽微的好歌·任著心靈江河·投向無邊錦色·任意思味·暢意人生。

得獎感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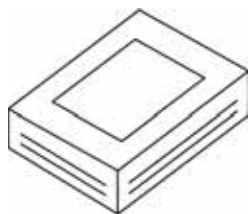
這次是我第一次參加文學獎·一切都很新鮮·能夠得到佳作對我來說非常驚喜。雖然我的作品還非常生疏·但我不會放棄文學創作的·下一屆的文學獎我還是會繼續投稿的。也感謝評審老師對我的肯定·以及彭易環老師對我的指導·下次我會更努力的·再接再厲！

評審評語

- 音樂流動全篇·將父女深情·成長及思念情愫寫得動人。情景交融·文字精彩。敘述跳躍·你、「和你」指吉他、父親還是另有其人·費人疑猜。
- 從吉他連繫對父親的思念·文字很美、很用力的一篇·敘述若能清明些·更可打動人心。
- 這是我非常喜歡的一篇作品·在父親與吉他兩者之間娓娓抒情·用音樂聯繫了人生裡最美的際遇·同時文字動人·雙重的「你」的寫法很具實驗性·好像和絃般奏出了深情的波浪。

03

短篇小說組



The 6th STUST
Literature Award

2
0
2
1

第六屆 ◆
南臺文學獎

評審講評

無聲

子彈

妳愛我嗎

地底人

白鴉與紫狼

殘溝之旅

家變

評審講評

短篇小說組評審委員：柯品文、柳丹秋、紀澧酌

講評代表：柯品文老師

我跟各位分享也是我常說的一句話，海明威說：「作家最好的訓練是不快樂的童年」，那麼這樣的不快樂的童年，不代表說童年很快樂就不適合當作家囉！不是這個意思，而是說你是可以在你現實的生活當中，從你的生命經驗中提取可以書寫的這些親情感人的故事。

所以從這次的作品當中，我發現到很多的同學寫到一些類型的小說，例如說可能是科幻的啦、玄奇的，抑或是一些想像的世界，但是你們的著眼點在現實人生當中，有沒有從你的生命故事裡面去萃取出人性的光輝，我覺得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所以這次我們三位評審老師在提評審意見或是評分，往往會著眼在小說裡有沒有探討到人性，你有沒有寫到人性？如果你只做一些形式上或是內容闡述的話，顯然是比較可惜的。

所以各位同學，我回想到我大學的時候，寫小說常在想，我寫的這個東西，到底寫的是詩呢？還是散文還是它是小說呢？有時為

了區分的文類形式，反而忽略了真正想寫的題材是什麼？

這是比較可惜的。所以各位同學不妨在寫作同時，看看別人的作品，或是這次得獎作品集中去擷取到一些不錯的作品，跟你有心心相印的部分，這是我的鼓勵與期勉，謝謝大家。

排名·第一名
班級·企管三甲
姓名·黃婕閔

無聲

【著名鋼琴師格麗絲·雷森逝世五十週年】

各大報紙、雜誌、廣播電台都在頭條要聞上大大地寫著這個標題，無論是否知曉此人，他們都義無反顧地讓出了這一個能賺進無數利潤的專欄。

五十週年。是的，已經過去五十年。格麗絲·雷森就像是一個魔咒一樣，纏繞在她之後所有鋼琴師的心上。

街道的人在高速的流動，朝著工作的地方埋頭苦走。經過報攤時候，購上一份報紙，瞄上幾眼，度過每個風吹日曬的上班日。或是在途中遇上幾個同事，就在打聲招呼之後，以這個為題材，開始了一天的社交行動。

到底，有沒有人能演奏出她最後一曲鋼琴譜了？

這個疑問充斥著當下整個社會。無論是為藝術獻身，還是以音樂維生，或是將其當作興趣愛好之人，都在尋求著這個答案。

各大鋼琴協會也因此低迷了整整五十年。當時格麗絲·雷森帶給他們多大的榮耀，現在就有多麼得失魂落魄。每年的今天，有幸觀賞到她最後一場演奏會的觀眾及音樂家，都會努力在腦袋自動播放，卻再也不能複製出那首響徹靈魂的樂曲。

自此之後的今天，世界級鋼琴協會都會舉辦一場交流會。

所有著名的鋼琴師都會齊聚一堂，相互交流彼此的經驗以及技術，分享創作出來的新樂譜，甚至還會有聯誼的活動等等。

不過，這些都不是重點。

經過上午一連串的社交活動，正式會議在下午兩點舉行。所有鋼琴家圍繞著圓型會議桌坐下，低聲與周圍的鄰座交談。

這時有人驚訝地發現。

「唉！道格拉斯呢？他去哪裡了？」

所有人用一種驚奇的眼神望向聲音傳出的方向，赫然發現真如他所言，位置上空空如也，沒有名為道格拉斯這個人的影子。

「他會不會不來了？」有人疑惑。

「怎麼可能！道格拉斯缺胳膊斷腿都會用爬的爬過來！」有人調侃。

「還是中途耽誤了？」有人猜測。

「今天是他的主場呢！」有人崇拜。

「哈哈還是根本不敢來？」有人出言譏諷。

當下會場你一言我一語的討論起來。畢竟，他是自稱最接近「魔咒」的人。

「各位，會議即將開始。」主席拍了拍桌面將眾人的注意力帶回正途。接過身旁秘書遞上的一沓曲譜，掃過所有曲目，最後停滯在最後一曲，他嘆了一口氣。

「好了，我們首先從艾斯·辛及亞的《月光》開始。」

眾人的會議進行到一半，大門碰得一聲被推開。

一個狼狽的男人衝了進來，金色的頭髮雜亂地隨意翹起，汗漬沾染了藍色的襯衫，深一塊淺一塊得像個調色盤。他大口大口地喘氣，肺部像個風箱機一樣哼哧哼哧地響著，左手緊緊握住門把，右手抱著有些破損的公事包。

就在眾人因為突如其來的意外停滯了動作，宛如默劇現場，男人終於喘夠了。露出了一個有些傻氣的微笑，稍微踉蹌了幾步，抱著包包抓了抓頭走向了屬於他的位置。

「噢！道格，你終於來了！」在他鄰座的男子拍了拍道格的桌面，激動地說著。

「幸好幸好，我路上差點被一群遊民給拱了，好險護住了一些行李跟皮夾，不然我要餓死在來的路上了。」道格拉斯用手壓著自己的頭髮，但似乎被風吹地定型，只彈了彈又恢復原本的模樣，就姍姍地放下了手。

「總之算是來得趕巧，你心愛的部分還沒到呢，不然錯過了有得你沮喪一整年。」

「謝了，凱。」道格拉斯拍拍鄰座凱的肩膀後，雙雙回神到了會議的內容上。

過了半小時，終於到了最後的環節。

「最後，我們例行公事吧。格麗絲·雷森的 NO.49《最終樂章，

無聲》。」

「有人，有什麼看法嗎？」

會場就在這兩句話之後，嘈雜的聲音瞬間消失，靜默得連屁股在椅子上摩擦的聲音，也彷彿聽得一清二楚。眾人你看我我看你，最終，視線全數落在那位晚來的男子，道格拉斯身上。

他環視了整個會場，最終還是開口說話了。

「我先說嗎？」

沒有人應聲，他只好繼續說下去。

「我沒辦法。」

跟去年是一樣的回答。這讓主席消沉了許多，五十年了，連她之後興起的新秀道格拉斯·蘭斯登整整研究了十年，一個音樂鋼琴大家族蘭斯登的天才，都沒能真正地彈出一次。

「很多人說，那並不是一首完整的樂譜，缺乏了許多元素，更有中間幾行五線譜是空白的。」

「但是，我認為這首樂譜沒有問題。」

道格拉斯從公事包裡抽出被翻到起毛邊的樂譜，輕輕地觸碰上面的音符。

「每個音符都有屬於它自己的心跳節奏，只要將它們組合在一起，適當地排列，就能演奏出屬於它們的音樂。」

「直到今年我才發現，我們不是不能演奏它，而是我們無法真正地與它們取得共鳴。」

「我浪費了十年的時間，在糾結它的指法、節奏、樂譜編排，最後，我想我們都錯了。」

「只是，我們都還不能真正地理解它，理解她。」

與平常傻裡傻氣的模樣有著強烈的對比，他輕聲卻堅定無比的嗓音，穿透了所有在場的音樂家。大家都被他突如其來的一番言論說得愣在了原處，直直地盯著他看，也不說話。

道格拉斯笑了笑，他沒有再繼續說下去。收拾著攤開的幾張譜紙，在離開之前，緩緩地說。

「我想我不了解它，所以我要啟程，啟程去找尋它，找尋她存在的痕跡。」

/

道格拉斯發現，他不應該穿著西裝、打著領帶來到這個地方。

西里瓦。

西洲大陸最南端，沿途只有椰子樹、仙人掌，懸崖海岸、黃土沙漠。

是這一個大陸上，最難受的地方。也是這個大陸上，最多人居住的地方。

也稱作，貧民窟。

海風濕黏，黃沙紛飛，相互襯托之下，全都附著在他昂貴又新穎的西裝上。他提著公事包，拖著小型皮製行李箱，站在人用腳踩出的道路上，像個黃泥人。街邊的行人匆匆，但在經過他身邊時都會多看

一眼。

主要是格格不入。

他的皮箱輪子沿途發出不規律的滾動聲，在嘈雜的人群裡並沒有非常明顯。周圍都是用不規律的木板交疊釘起的小屋子，對於道格拉斯來說，那根本無法住人。木板之間的縫隙清晰可見，主人家們卻只用寥寥幾塊破布遮住，或是直接團起來塞住。整個房子只有一個出入口，用葉草與枝條製作出一個像是門一樣的板子，最多再加上一塊布。

有些房子會有屋簷，下方就會擺上幾個水桶，裝著可能是乾淨的水，當然，他也在路過某間房子的時候，看見了一整桶烏黑的髒水，而幾個曬得發黝的孩子圍著它，洗澡。

反胃感襲來，胃酸像是拚了命地向食道推擠，口腔汩濫唾液，他狠狠地吞嚥幾口，壓下那不適感。也不再胡亂看周遭的環境，從口袋裡掏出紙條，沿著上方的幾個圖標，輾轉問過幾個居民，來到了一間毛胚房，相較其他屋子來說更像屋子的地方前面駐足。

深吸一口氣，道格拉斯抬手敲了三下鐵門。

沒應聲。

再敲了三下。

還是沒應聲。

正當他想著事不過三，要再動手敲下時，屋中終於傳來了回應聲。

「請問有什麼事情？」像是砂紙那樣粗糙的感覺，聲音沙啞低沉，

卻不難分辨是女生的嗓子。

「抱歉打擾您，我是道格拉斯·蘭斯登。我是來找達西先生，請問您是否認識他？」

屋中再次沒了聲音。隔了幾秒後，就聽見皮製的鞋子在地面拖曳的聲音響起，越來越大，直到停在門前。

「如果，如果你是來問有關曲譜的事情，那先生，很抱歉請回吧。」門內的人在猶豫。

「很抱歉，我是想詢問一些有關於格麗絲·雷森這個人的生平，並非是要曲譜手稿的。」道格拉斯直截了當地表明了來意，他緊了緊手中的紙條。

想起當時跟那位德高望重的提琴家詢問有關達西的去向，已年過半載的老人坐在搖椅上，眼瞼早已下垂的雙眼就直直地看著他。

「我可以告訴你，已經有無數的人問過我，我也給過幾個人，可是沒有人真正成功找到他。」

不是給錯了地址，而是真正知道的人，不願意說。

他緊張得汗如雨下，雖然也有天氣的關係，但這是他出生以來第一次緊張地出汗。就這麼僵持了幾秒，生鏽的金屬門軸刺耳地響起，但是對他來說當下最動聽的聲音了。

「請進吧。」宛如天籟。

房子裡沒有壅擠的家具和雜物，只有一張有些腐朽的木餐桌椅及幾張籐條椅子，小櫃子整齊的排在牆邊，一個時鐘。

「我是道格拉斯·蘭斯登，很高興見到您。」他再次地向她鄭重自我介紹。

「菲諾米娜。」菲諾米娜示意他可以找個位置坐下，便走向簾子後方，拿了幾個罐頭飲品放在餐桌上。

「我們這裡最乾淨的就屬這些了。」

「感謝您，菲諾米娜小姐。」

菲諾米娜拉過一個椅子坐在了道格拉斯的正對面，伸手取了桌上其中一罐，用開罐器撬開一個角，遞給他。

「達西。」她停頓了一下。

「達西他在二十年前就不住在這裡了。可能是跟著麗絲小姐，你們說的那位鋼琴師 -- 他的雇主很久了，所以難以習慣這邊的生活，就搬走了。」

道格拉斯千算萬算，沒想到是聽見這樣的訊息，錯愕的僵直了身體。功虧一簣的感覺充斥整個五臟六腑，攪在一起。

「不過，我跟他之間還是有書信往來的。畢竟我跟他只是兄妹關係，還是會聯繫的。」

她沒管他有些扭曲的面容，起身走到身後不遠處的那排櫃子，掏出了一盒子的信。

「達西在以前會稍微跟我提一下麗絲的事情，所以我需要找找。」

菲諾米娜伸手挖像盒子最深處，撈出一疊材質比上方來說好上不只一些的信封。一封封地拆開，瀏覽信上的字跡，看到一些寫著麗絲

名字的內容就遞給他。

【菲娜·我找到工作了！雇主是一個很厲害的鋼琴師，叫做格麗絲·格麗絲·雷森。她非常友善，總是面帶微笑，看到她就覺得心情會變好。不過她總是會待在窗戶前面，一坐就是三四個鐘頭，不讓人去擾她。】

【喔！我終於知道小姐為什麼要常常坐在窗前喔。是為了創作，她說看著窗外的雲啊、天空啊，能讓她可以沉浸在靈感裡。】

【我最近發現，小姐好像不是她展現出來得那樣快樂。也不是說她總是感傷或情緒不穩，就是，就是總像下一秒就要消失不見一樣。】

【她好像生病了。】

【我想幫助她，但是一點用都沒有。】

【她不再喜歡跟人說話了。】

【我恨卡爾·雷森。】

道格拉斯一段段地瀏覽過去，直到最後達西蒼勁的筆跡寫下『恨』，畫下了句點。

「那是最後一封了。」菲諾米娜淡淡的，像是在回憶。

「收到不久後，達西就回到這裡，待到二十多年前才離開。他不

怎麼再跟我分享有關麗絲的事情，就像麗絲從他的記憶裡消失一樣，不再提起。」

「您能跟我說說達西，他的情況嗎？」道格拉斯從公事包抽出筆和紙，記錄著他從信中獲取的資訊。

「他現在應該還住在那座城市，麗絲曾經常住的城市。」

鋼琴發源地，穆兮卡。

「我想，達西，他應該會見你。但我不確定他還願不願意提起。」

「你可以帶走這些信，畢竟，你是第一個真正想要理解麗絲的人，不是她的音樂、她的榮耀。」

「達西曾經跟我說過，音樂，是靈魂，沒了靈魂的音樂，就只是噪音。」

/

道格拉斯沒有再西裝筆挺地出現在新的城市。他穿起休閒的棉衣，寬鬆的長褲，把用固定髮膠去除，金色的頭髮任憑風吹拂。

穆兮卡，崇尚自由、奔放、浪漫、自我。

他沒能從菲諾米娜那裡得出一個確切的位置。所以，他決定先去格麗絲住處舊址碰碰運氣。

街道是由石磚一塊塊拼接鋪平，有些顏色不太一致，錯綜複雜得讓人覺得顏色都糊在一起。行人不怎麼匆忙，三三兩兩地聊著天，悠哉地走著。沒有擁擠的感覺，周圍的房子整齊地排列，雖然每一間造型都不一樣，有些簡直像是藝術品，有的卻不可恭維。

音樂聲自從進入這個城市，就沒有中斷過。

小提琴、大提琴、鋼琴、薩克斯號、長管 道格拉斯沒能從中認出所有樂器的音色。明明每一個人在街上不同的位置，演奏著不同的曲子，卻沒能感到駁雜。

這種背景音樂環繞著整個城市。他看見一個少年揹著一把吉他，往街邊那麼一站，取出簡易譜架，試彈了幾個音階，便開始了他的演奏。

幾分鐘後少年的周圍熙熙攘攘地來了許多人駐足，也在他的表演結束之後適時地給予掌聲。

道格拉斯頓時有些迷茫。

他從來沒有體驗過這樣的，自由。是的，自由。自他有記憶以來，每一次的演奏都在一間間的大型音樂廳，穿著繁瑣的禮服，或許是因為出生於音樂世家的關係，認識的都是些成名已久或是音樂新貴。父親，也對上不了廳堂的流浪音樂家充滿鄙視，處處貶低與嘲諷。

他快步地離開了這條街道，街邊有些告示路牌寫著大地標的方向，仔細一瞧發現也有指向格麗絲住處舊址的那一塊。

當天是個工作日，舊址前依然聚集了許多遊客。

道格拉斯跟著前面四位大學生，從他們的對話內容得知是一群要撰寫報告的大學生一起進去。木板受到擠壓發出了刺耳的噪音，牆壁也開始龜裂出現被歲月侵蝕的痕跡。家具物品也都有了年紀，鏽蝕與剝落成了必有的元素。

可周圍一點都沒有應該出現的陳舊感。是的，沒有，非常違和。

他發現了原因。像是還有人居住在這間房子一樣，充滿了人的氣息，而非舊物的死氣。將裡頭逛了一圈，道格拉斯回到了入口，有些遺憾。關於格麗絲的私人物品早已收拾乾淨，留下的只不過是原屋子的擺設，低落地垂頭站在人行道上，看來運氣並沒能照料他。

抬頭的時候，恰巧從行人穿越的縫隙裡，看見了住在對街的那一個老人。老人用圓鑿一下下的雕刻著圓木，道格拉斯一看就知道，那是一塊上等楓木，被雕出了屬於小提琴初始的形狀。

熟練的手藝讓畫面非常流暢，也讓他對老人提起了一些興趣。畢竟，實現夢想與尋找答案都需要許多時間，他剛好兩者皆具，所以也不能勉強事情會進行得多順利。

他往老人的店周圍張望了一下，發現了一張手寫看板，釘掛在梁柱上充當招牌。用潦草的字跡寫著『維修鋼琴、小提琴』、『小提琴販賣』等等標語。就在道格拉斯凝神觀看招牌時，來了一位客人，向老人說了幾句後，從口袋取出了一張紙交給老人。

老人眯了眯眼，走向房子裡面，不久後取出了一把小提琴，放到一個特意清得很乾淨的桌面上，從旁邊的鐵櫃裡拿了一個琴盒，小心地將琴收了進去。客人取走了琴，也再次從另一邊的口袋掏出另一張紙，遞給老人之後，揚長而去。

等老人收好東西，重新回到木屑紛飛的工作區時，道格拉斯才緩緩地走近那家店。

就這麼停在老人工作的旁邊，靜靜的看著一刀一刀刨起木屑，勾勒出一把新的生命，屬於音樂獨特的生命。

也不知道是他站太久，還是老人覺得他有些礙眼，終於抬起頭皺著眉與道格拉斯對望了一眼。

「您好，似乎打擾到您了。我對於製作樂器感興趣，如果妨礙到您工作，我這就離開。」他趕緊與老人道歉。

老人轉回了視線，繼續手裡的動作，不過在幾秒後還是回了一句話。

「不會。」

就這樣，除了每日必要的在城市裡尋找達西以外，道格拉斯剩餘的空間時間都在老人的店裡看著他製作新琴、租個練習室練琴以及寫下一些特殊的靈感。

長時間的到來也讓老人對他和顏悅色了一些，配給了一把椅子，也願意偶爾跟他說幾句話。

虎斑的紋理帶來視覺上很好的效果，也有著與虎不同的性格，聲音會非常得溫柔，像是楓一般地呢喃詠調。

「你是想要學做琴嗎？」老人在製作完背板時，向道格拉斯問道。

「不。」道格拉斯回答得很乾脆。

「哦？不然呢？」

「我以前都是直接看到成品，成型的、完美的樂器，從來沒能像現在這樣，看著它誕生。」

老人挑眉但是沒說話，拿著做好的部分到後方去，回來時走去木頭堆裡選了一塊松木板，坐回原位。

沉默又回到了兩個人的相處。

偶爾老人也會沒開店。店門口的木屑與廢料都會清得乾乾淨淨，甚至會灑點水。這時候道格拉斯就會去捧場一下主街道上那些為音樂揮灑青春的孩子。

他想到自己也已經三十多歲，那時十五六歲是否也有為音樂衝動的感情？他想，沒有。整日與琴房為伍，在同一個房間裡，彈著相同的曲子，聽著相似的旋律。連鳥兒們都在第二年之後，不願意再停留於窗台之上。

他開始懷疑，自己究竟是不是學到真正的音樂？坐在街道旁的石墩，聽著交響著的音樂，看著熙來攘往的人群，迷惘。

他自認，他自己在音樂裡的感情，不是感情，而是曲子本身日積月累帶給他的體會，這讓道格拉斯頓時對自己的音樂沒了信心。

幾天後有些失魂落魄地回到老人的店裡，雙眼無神地看著老人一下下重複的動作。沒了那種熾熱的視線在手上集中，老人突然覺得不太習慣。

相處了將近半年，兩人都沒有相互介紹過自己，道格拉斯是想，但老人從未提起過。這一次，老人對道格拉斯本身提出了問題。

停下了動作，將手中的半製品隨手一放，轉身看向道格拉斯。

「說吧，遇到了什麼？」

他先愣住一陣子，才發現老人是在關心他。張了張嘴，話積到了嘴邊，最後卻還是嚥了回去。

老人有些訝異，他以前可不是這樣子的，常常在旁邊嘮叨一堆，起個話題給他就能不間斷地講個三小時。

老人想，能讓他變成這樣子，除了音樂，大概就只剩下音樂了。

「是你的樂譜寫不出來嗎？」

「啊，不是的。」

「不然你之前說你要找的人不在這裡？」

「也不是，就」

「就？」

道格拉斯漲紅了臉，最終還是說了。

「我就是，就是突然對自己的音樂沒了自信而已」

「沒自信？」

「是。在這裡的這一段時間，讓我發現，音樂應該不受拘束，從生活中、環境裡發現音樂才對。」他垂頭喪氣地打開了話匣子。

「我從小就一直，一直都在家裡的音樂房埋頭苦練，從老師的音樂裡學習技巧，我說的不只是指法那些音樂知識，我說的是感情。」

「我似乎沒能自己去體會音樂的生命，我在來這裡之前並沒有認為這件事情會對我造成多大的影響，從老師的音樂裡學習、轉化成自己的能力一直是我們家裡的教育方式。」

「現在覺得，自己好像很失敗。從來沒能真正理解它。」

老人看著道格拉斯，目光有些悠遠混濁，似乎是透過他在看些什麼。

「還來得及。」

老人突然開口說。

「還來得及。」老人強調了第二遍。

「您的意思是我現在來得及重新來過？」

「是的。」老人靜靜地望著他。「還來得及」

老人站了起來，伸手摸了破舊工作褲的側邊口袋，取了菸點燃。

「我沒問過你來意，但我知道你要來找的人是誰，想知道些什麼。畢竟每一個養尊處優的音樂世家子弟，來到這裡都是為了解開那道謎團。」

道格拉斯瞪大了眼睛，以他不差的腦袋也能從中知道老人想告訴他的訊息。

「果然你是達西先生。」他卻沒有太過於驚訝。

達西笑了笑。

「我其實早在三個月前就收到菲娜的信，她有提到你。」

「她說，即使她用漏洞百出的謊言搪塞你，你也沒有揭穿她。而是選擇自己來到這個城市尋找，無限的可能性。」

「但我沒想到，你會因為這一座城市，給你的音樂帶來這麼大的傷害。」

道格拉斯伸手接過達西遞過來的香菸，沒抽，就將它叼在唇邊。

「能說說您之前的事情嗎·達西先生？」

「好吧·首先我需要說聲抱歉·你需要一段恢復時間。我本身沒什麼好說的·就從你感興趣的說起好了。」

「格麗絲·雷森小姐·小姐她是我的第一任雇主·也是最後一任。」

吸了一口菸之後·達西盯著菸頭處燃燒的微紅火光·讓自己的記憶隨著盪起的煙·飄揚。

「小姐她並非雷森夫婦的親生女兒。當初為了讓他們自己的兒子卡爾滿足擁有一個相同年紀玩伴的願望·他們收養了小姐。」

道格拉斯聽到了熟悉的名字·卻發現達西沒有過於激動的語氣。

「卡爾·因為雷森夫婦過於縱容·有著高傲、對不如自己的人充滿不屑、惡劣的個性。但確實·他有那個本錢。」

「長大了一些·他認為自己的姐姐不能讓他丟臉·所以就逼著小姐跟著他有一樣的能力。他那時候才七歲！七歲就學會了攀比·小姐的惡夢就從那時候開始了。」

「他們夫婦也沒有覺得不好·更是認同卡爾那時候的想法·優秀的弟弟不應該有個無能的姐姐·於是像禮樂射御書數這些·全都讓小姐學·學不好就會被卡爾嘲諷·甚至是夫婦難以相信的責備臉色。」

「你也知道·鋼琴最佳的學習時間是五歲。那時小姐都九歲了·而卡爾·他早在四歲就開始接觸。雷森夫婦認為只要彌補他們兩個的時間差·就能讓小姐也有跟卡爾一樣的優秀·就將小姐關在琴房裡

面·每分每秒都不放過地練習。」

達西說到這裡停了下來·道格拉斯只拿起了紙筆記下了這些·並沒有說話等待他繼續。

「我成為小姐助手·是她名聲初顯在音樂界的時候·我以為她非常地熱愛音樂·因為在表演台上·她是那麼得陽光、絢麗、萬眾矚目。」根本不是。

「小姐喜歡坐在窗前·就是那裡。」

達西指向對面·有一扇窗傾斜地面向中央大街廣場·道格拉斯隱約記得·那扇窗後面是書桌。

「從那裡看出去·可以看到中央廣場。小姐曾經說過·她很羨慕那些人。我也問過為什麼·是不是因為他們比較自由？但她沒回應。」

「第一次看見小姐失控·是在卡爾二十歲的生日宴會之後。那時有一位成名已久的音樂家對雷森夫婦說·小姐的音樂很高深·他願意收小姐為他的門下·這些對話被卡爾聽見了·於是他積極地向音樂家推薦自己·沒想到卻被婉拒。」

「這對卡爾來說·是非常侮辱他的自尊·打破他一直以來高人一等的心態·一怒之下·他在宴會之後砸爛了小姐的鋼琴。」

「他原本是想打小姐·但是我在現場擋住了他·所以只能轉而找其他對象發洩·就一直陪著小姐成長的那台鋼琴。」

達西扔掉了手中只抽了一口的菸·示意道格拉斯跟上·走進了那棟房子。來到二樓的琴房·掀開了堆在角落的那塊黑布·殘破不堪的

鋼琴就出現在眼前。

「卡爾走後，小姐立刻衝了過來，焦急地撿起散落一地的琴鍵一個個地想要組回去。」

達西伸手輕按被擺放整齊的琴鍵，卻再也按不出聲音。

「但是破壞得太過嚴重，再怎麼修也修不好了。那是第一次，小姐在我面前露出了除了在台上的美麗、窗前的平淡以外的情緒。幾乎崩潰地流著淚卻沒有聲音，跪坐在地上，如果不是眼淚一直在滴落，我就以為小姐暈過去了。」

「我將她扶起來，告訴她明天就會請人來修好，但她都沒有回應我，就這麼安安靜靜地盯著這台鋼琴。」

道格拉斯看著它，它陪她度過了無數漫漫長夜，是她唯一的心靈港灣。

卻被撕裂殆盡。

「隔天早上，我就發現這台就像現在這樣被蓋著布，放在了這裡。」

從此之後，我恨上了卡爾·雷森。也學會了修理鋼琴。

「陸陸續續有幾次的失控，小姐都只是哭，隔天就恢復了平常的樣子。」

達西來到了窗前，看著外頭夕陽染紅了街頭，也染紅了他的眼睛。

「她也不怎麼彈琴了，變成了寫譜，從第一樂章開始，每一首，都在她心情極度起伏的時候創作出來的，開心的、傷心的、失望的、

無助的。」

「我學會了修裡鋼琴之後，一直在等，等小姐願意讓我幫他修理那台鋼琴。最後，等來的卻又是卡爾·雷森。」

「其實，《無聲》不是最終樂章，而是最終的幾首之一。可是，它成了永遠的最終。」

「在寫完這首樂譜之後，小姐被邀請去皇家音樂廳演奏，還是傳到了卡爾的耳裡，他發了瘋似地衝進了家，拿起酒瓶朝著小姐扔去。我擋下了大部分的傷害，卻沒能完整地保護小姐。」

達西的聲音開始顫抖，手緊緊地握拳，青筋浮現。

道格拉斯始終沉默，他知道故事的最後來了。

「我從醫院醒來衝回了家，就發現了雙手包紮著紗布的小姐，他就衝著手，對鋼琴家來說比生命更重要的手。」

「他奪走了小姐的一切，手指毀了，就再也不能彈奏。」

「但小姐笑了，她對我說

「沒事的，達西，噩夢結束了。」

那是達西看過最燦爛的微笑，出現在她的面容上。

「到了表演當天，小姐拆掉了紗布，帶著最自信的表情，走上了台。」

隔天，帶著最美麗的姿態，離開了世界。

/

道格拉斯在三個月後舉辦了音樂會，就在格麗絲·雷森最後一場的皇家音樂廳。

達西也有收到邀請函，但他沒有到場。站在音樂廳的外面靜靜聽著，想起五十年前那一場，從後台的門往外看，格麗絲從容大方地站在眾人面前，演奏那一曲《無聲》。

演奏完後很久很久，整個音樂廳都沒有聲音，看著格麗絲鞠躬回到後台，關上了門，燈光亮起，觀眾們才回神，掌聲此起彼落地響起，最後，響徹城市。

耳邊真正響起了響亮的掌聲，從音樂廳內傳了出來，達西露出了懷念的眼神，以及感激。緩緩踏著蹣跚的步伐，朝著他最終之地而去。

是啊，噩夢結束了。

/

「警察你好，我來投案。」

「我叫達西。五十年前，雷森家，我是兇手。」

得獎感言

很感謝能夠在這次參賽中獲獎，可以在忙碌的生活裡抽出時間，坐下並安靜思考，將一個個文字排列組合，創造一個世界，感受它的溫度與情感。文字之海如淵，如長夜漫漫，但依舊有光。

評審評語

■ 本篇小說以《無聲》為題連帶雙關一首最終樂章的音樂，和塵封了近 50 年的無聲命案，正因為這音樂作品的不朽，注定了樂章與音樂家的悲劇，而用來獲取名利的佔有者，如文中所說「只是，我們都還不能真正地理解它，理解她。」，給了這《無聲》樂音成就出世間最諷刺也最真實的存在！

■ 在眾多以奇幻為寫作風格的作品中，是世界觀、人物、事件都建立得較為完整的，頗有氣氛。只是人物的動機較不明確，結尾結得倉促。

排名·第二名
班級·奈米四甲
姓名·林佳緯

子彈

本篇學習外國翻譯小說寫法，以追尋大師的旅程，思考藝術與人生。人說藝術與創作是經由靈魂的粹煉而來，但藝術與創作是來自於天賦還是後天的勤奮？創作者們都快樂嗎？結尾出人意料的逆轉，非常適合擴寫成長篇小說，人物描寫可再深入。

就好像做了個夢，意識沉入無盡的湖底，不斷的下沉，腦袋像是缺氧一般，無法編織出甜美的夢境讓我逃離這枯燥乏味的漆黑湖底，我像是雙腳被鉛塊綁住，沉沒在一片漆黑荒蕪的湖底，無法動彈。慢慢的，周遭傳出細微的吵雜聲，快速的將我的意識與靈魂拉回現實的彼岸，我睜開疲憊的雙眼，卻只看到一個偌大的白色太陽高舉於天上，我用無力的雙手試圖遮擋這過於荒謬的事實，想爭取一點時間讓自己相信自己仍然在夢中、從未清醒。而四周的風景似乎在嘲諷我的理性，我的身旁只有一大片的淡綠地板，我慌了，我不知道我為甚麼在這，也不明白我在這場夢境前我在何處，這時有位穿著邋邋的中年大叔走過來，拍拍我的肩膀，淡然的說：「嗨，歡迎來到這，第一次見面，第一件要告訴你的事情是，你已經死了。」

這個看似荒謬的話語從這位大叔口中說出，我全然的不相信，但再加上這怪異的環境，不敢相信的我只覺得我被整了，但這麼耗費成本的整人計畫又何談容易。當我的感性想放聲尖叫的同時，我的理性正在高速運轉讓我找到方式去解釋目前的情況是合理的。我完全沒有力氣去理會這大叔接下來說的話，我只覺得聽到喃喃細語罷了，但大叔的話就好像可以進到我腦海裡，又重新講述了一遍：「嗨，歡迎來

到這·第一次見面·第一件要告訴你的事情是·你已經死了。」這時我的理智完全無法負荷這種情況·失去理性運轉的後果·就是我的感性嘶聲吼叫著：「那這裡到底是哪裡·我怎麼可能死了？」大叔似乎也見怪不怪了·拿著不知道從哪裡拿出的菸·默默的抽了幾口才對我說道：「這裡是天堂·也是地獄·無論你信與不信。」我努力嘗試重新拾取理智來應對這個情形·但是我完全沒辦法接受這樣的情況·我的大腦像是破了一個洞·沒辦法去思考對與錯、是與否·我著急的問道：「所以我是真的死了？還是這只是一個玩笑？」大叔聳了肩並沒有回應我的問題·只是默默的繼續抽著他的菸·我痛苦地抱著頭彎下腰·不敢去相信這一切·不斷的對自己說：「這只是夢·這只是夢。」但這所有種種的一切外在因素都無法讓我相信這是一場夢境·我下意識的捏了自己的臉頰·我竟然能感受到疼痛·我更加理解我不是在做夢·但我還是無法相信我已經離開人世·我茫然地抬頭問：「所以你是所謂的神·全能的上帝嗎？」他聳了肩·吐了一口菸·緩緩地說道：「對你而言·我可能是。」他把菸灰彈走·對了我拍了拍肩膀·說道：「走吧·接下來的要走的路會很漫長。」

看著大叔起步離開·我茫然地不知所措·只能硬著頭皮跟了上去·我有好多疑問·我開口問道：「我們要去哪裡？」大叔答：「去觀看你的結局。」而這句話只讓我頭皮發麻·是代表我必須受罰嗎？我突然不斷的省思我過往是否有宗教所說的·需孝順父母·多行善事等條件·我算得上好人嗎？那又要怎麼判定我是壞人？單看我做過多少傷

風敗俗之事嗎？真的會像傳統故事說的·要下十八層地獄一步一步的被洗禮嗎？我不免冷汗直流·我想退縮·逃跑·遠離現在所遭遇到的所有事。但是我的雙腳就好像被命令般·無法停下·不斷的跟著大叔向前走去·在不知道走了多久後·我鼓起勇氣想向大叔求情獻媚：「所以現在是要審判我是好人或是壞人嗎？但想先讓你知道我平常也有捐款或是去捐血幫助社會。」我的語音剛落·大叔就回頭對我說：「這邊的審判者·是你。」在我還沒來的及想透此話的含義時·大叔微笑著跟我說：「到了·坐下吧。」在我眼前的是一張雙人沙發與一個老舊電視·在我百思不得其解時·我的身體卻先行移動·慢慢地坐在沙發上·大叔叼了根菸盯著我說：「你覺得你是個怎麼樣的人？」

我是個什麼樣的人？我是在面試嗎？這個題目會有正確的答案嗎？我應該誠實道出一切·還是違背誠信說出我沒有做過的事情？在我還在思考時·大叔給了我答案：「看吧。」老舊的電視機顯示出畫面·上面只寫了我的名字·我還在思考這是什麼的時候·大叔已經按了播放鍵·我聽到的是錄影帶轉動的聲音·我看到片段的回憶·就像是拍立得不斷洗出照片·重複洗出我·爸媽·同學·情人·朋友·同事·但都是一閃而過·全部的畫面好像僅短短數秒·但是我感覺我好像過了十幾年·回過神來我滿臉淚痕。大叔遞給我一根菸·問道：「你覺得你是個怎麼樣的人？」我接過菸·慢慢的思考·卻看到手上多了一個鮮紅的數字三·正當我想要詢問這是甚麼回事時·大叔又補充說明：「你慢慢想就好。」而我還沒回話之前我突然感受到喉嚨劇痛·

就像是要把甚麼東西從身體裡吐出來一樣·我趴在地上不斷抽動·不斷的乾嘔·我的喉嚨像被投放炸彈一樣·不斷的從內而外轟炸我的感官神經·像是美軍在廣島投放原子彈·我的喉嚨被炸得寸草不生·我不斷咳出血·我找不到方法逃避這個疼痛·我只能像個傻子一樣不斷在地方翻滾與尖叫·在這無限的循環中痛到暈厥再甦醒·再痛到暈厥這個過程·我不知道過了多久·醒過來時·我嘴裡的血也乾了·我只覺得嘴巴裡有大的異物感·我雙手一撈·從我嘴裡竟撈出了一把左輪手槍。

而大叔看到竟然捧腹大笑·我感到十分惱怒·我把手槍摔到一旁·用我身上的衣物擦乾我嘴角的血水·我直接憤怒的嘶吼到：「這就是你要給我的處罰嗎？還是這對你而言只是娛樂？」大叔突然在沙發上雙手一攤·在淡綠的大地兩側多了一輪明月與一道晨曦·在這違反邏輯的同時·我發現我周遭不斷有星辰墜落·劃過我的雙眸·我不敢置信的張大嘴巴·大叔抽了口菸說道：「我對你而言是全能的神·但這並不是我給你的處罰·我不知道你是誰·我不知道你做對什麼·我也不知道你做錯什麼。」我才赫然聽到大叔之前與我的對話·審判者是我自己·但是我根本不知道為甚麼我有能力從我的喉嚨吐出一把左輪手槍來折騰我自己·我百思不得其解時卻發現我不知道甚麼時候已經坐回沙發了·正當我想問這發生的種種時·大叔又問了一次：「你覺得你是甚麼樣的人？」我沉默了·我緊握著左輪手槍·默默的思考這個看似簡單·但又讓我不知道如何回答的題目·正我當我在思索我該

如何回答時·我的口袋掉出了一顆子彈·上面寫了四十四·大叔微笑的對我說：「看來你有答案了。」

甚麼答案·對我來說只是一顆子彈·大叔拿過槍·拿過子彈·裝填好後跟我說：「放輕鬆。」·正當我感到驚恐想逃跑時·我卻無法動彈·就好像魔咒·我只是砧板上任人宰割的魚肉·而大叔與我對視不知道多久·始終沒有扣下板機·而是把槍放回我手裡·告訴我：「這是你的答案·你的選擇·我不會說甚麼。」然後轉身竟然憑空變出一扇門·大叔打開門對著我說：「你如果想離開了·可以隨時從這扇門離開·會隨機出生在這個世界·而我無法跟你保證是什麼物種·什麼生物。」語音剛落·大叔就走入門扉·消失在我的視線·答案？我的選擇？到底在胡說八道甚麼？我望著電視機·握著左輪手槍·茫然的不知道該做些甚麼·我心裡想著·或許可以從錄影帶找出甚麼端倪吧·當我再重新按下播放鍵時·我只感覺我看到片段的回憶卻甚麼端倪都找不到·而我回過神時又是淚流滿面·感覺過了數十年·但是這次的我內心多了一份虛無·不知道重複播放幾次後我才突然驚覺·無論我重複放映多少次·我都無法再回到他們身旁·對我而言·我只是不斷的映送著與他們的美好回憶·我只是捨不得這些人事物·但最諷刺的是我無法再擁抱到他們·無法再親口說出思念的話語·訴說著我多麼愛他們·不知道過了多久·我不知道是數十年還是數百年·我不斷的看著電視所播放的畫面·我也看著手裡的子彈·大叔沒有再出現過·而我無法理解大叔的問題的含義·無論我回答甚麼答案·都無

人回應，我就像是身處在宇宙中的渺小塵埃，無人問津。我無法坦然離開這些愛我的人事物，我不斷的戳揉著子彈，不斷的填入彈夾再取出，我無法回答出我到底是甚麼樣的人，我也無法拋下這些人去新的世界，我到底該怎麼做，不知不覺我的手已經將子彈上膛，緩緩地對準太陽穴，在我扣動板機時，伴隨著「轟」的一聲，將我的意識帶離這個世界。

而最讓人意外的並不是我的腦門多了個洞我還能活著，最意外的是我回到了我十四歲那年，我站在我家裡的客廳，看著我爸正在大聲斥責我為何不好好認真讀書，怎麼在學校搞了這麼大的問題。當我看見了我，那個當年身材矮小，時時被人欺負霸凌的那個男孩，渾身瘀青的樣子，我不免避過頭，這是最不想回憶的片段，充滿痛苦與悲傷。我爸是個工程師，而我媽早就在我上國中前因為生病而過世了，我爸與我之間總有一道無法跨越的鴻溝。當年的我總認為是因為他不够關心、不够努力才會害媽媽生病過世，而我在學校也時常因為身材矮小而遭到同學的歧視。再加上單親的緣故，時常無緣無故被拖進暗巷痛扁一頓，當我拖著一身傷回家時，迎接我的永遠是昏暗的客廳，爸總是因為工作的緣故時常輪班或加班，而他看到我時只會問我：「考試考得如何？」，每當我的答案有些躊躇，或是他看到成績單不如他的期望，他總會拿起棍子狠狠地抽打我，怒斥我這樣怎麼對得起過世的母親？但對我而言，這些沒有保護到我的家人，為甚麼要我達到他們的期望，於是我十四歲國二那年，隱忍了一年的霸凌，忍受了無

數的語言與肢體霸凌後，我終於無法忍受。在上學期剛開學的某一堂上課時，有位霸凌我的同學刻意拿橡皮擦丟我的後腦勺，而我就因為這個微小的理由爆發了所有的不滿，我拿起美工刀狠狠的刺向霸凌我的同學眼睛，捅了三刀後，我才聽到周遭的尖叫聲與這位同學的求饒聲，在當時，後續的事情如何發生我已經沒有印象了。但這次我站在第三人稱看著我撲上去時，我看見了我自己的悲傷，我的背上有一隻恐懼的野獸，驅使我行動。我渴望被理解，而事情發生後，我被帶到保健室與其他同學隔離開來。正當我以為我爸不會來學校，但他來了，他狠狠的賞了我一個巴掌，甚麼話也沒跟我說就離開了保健室與對方家長道歉。我明明是受害者，為甚麼要這樣對我？為甚麼不好好關心我？明明是有跡象的。這次的事情我知道爸用了金錢壓了下來，並且讓我辦理了轉學，那天是他第一次不關心我的成績，他只默默的跟我說：「很多事情你是無能為力的，但是你還是要去努力。」我不能理解，他連關心都沒關心過我，現在事情發生了，他賞了我一巴掌再對我說教是不是太晚了？

但這次我站在旁觀者的角度看見了，不管爸多晚下班，他都會幫我抹中藥的藥膏，一邊哭一邊對睡夢中的我道歉，我對爸的憎惡掩蓋了他對我的好，並不是他不關心我，是我漠然的不去注意他對我的關心。看見我被欺負，他總是寄信到學校詢問，請老師多加注意，但當時我的班導師卻是草草了事，不想負責；而我爸是個溫儒的人，覺得到學校這樣要求、詢問老師太過失禮，也怕對我的人際關係產生壞的

影響，才會造成這樣的憾事發生。我爸很自責，他覺得沒有媽的扶持他養不好我，我站在客廳，看著時鐘的時間流動，我遠遠看著爸在喃喃自語，我站得很遠，我不敢去聽他到底說了甚麼，我甚麼都感受不到，我的腦袋一片空白。我望著爸在凌晨三點的書房裡，邊喝著酒邊簽署我的轉學同意書，而牆上的日曆正停留在我刺傷同學的前一天，我頓悟了，他必須努力工作來養活這個家庭，他對我的學校交友是無能為力的，無能的師資讓他失望，但他還是要去努力給我最好的。他給我的那一巴掌不只給我，也給他自己的不夠小心、不夠勇敢的去保護兒子，而我到現在才發現爸當時對我的付出並不少於其他家庭的愛。但十四歲的我，是帶著憎恨父親而長大的。我看著父親的背影，我甚麼話都說不出口，我的眼前突然出現電視機中的沒有的片段，我爸在我高中升上大學時，離開家門時說的話：「抱歉我沒辦法給你更好的。」那話細細柔柔的，不同以往對我說的語調，更像是說給我跟媽聽的，而我那天只回：「太晚說了。」便轉身離去不再回頭，那年的爸，四十四歲。

我突然驚醒，還是那片綠色的大地，白色的太陽在天空中閃耀，躺在沙發上，當我試圖回想剛剛所發生的就讓我的腦袋疼痛不已。我低頭一看，那顆子彈還在我手裡，就好像從未放入彈夾擊出一樣，我聲淚俱下，痛恨我的無知與不懂事。而我就這樣再次裝填、擊發、裝填、擊發，打在我腦門、心臟、身體上，當我沒有力氣再舉起槍的時候，大叔叼著菸從門裡走出來，吐著煙說：「怎麼還沒走？」，我勉

強撐起笑容說：「我還在思考我是甚麼樣的人。」大叔坐在沙發另一個位子緩緩的說：「你慢慢想就好。」又跟我說：「電視機播放的都是你擁有過最美好的回憶，但是你的人生不可能永遠都是美好的，去面對自己吧。」當我還在細細咀嚼這段話的含意時，大叔把我的四十四子彈拿走，轉身拿給我一顆新的子彈，上面寫著二十五，對我微微笑問道：「要來根煙嗎？」

我叼著菸，起身把電視機關掉，緩緩的把子彈填入手槍裡，拉開保險苦笑著問：「一定會痛嗎？」大叔疑惑的看著我說：「我怎麼知道，我又不是你。」我聳肩：「也是。」板機擊發，子彈沒入我的腦袋。

伴隨著腦門嗡嗡巨響的疼痛，我蜷縮在地上不知道過了多久，我緩緩睜開眼，映入眼簾的是她，當我想開口時我發現我無法控制自己的動作、說話，這次竟然是用第一人稱的方式來複習這段回憶，但是我無法理解為何是出現這段回憶。大叔竟然站在門口看著我，咬著蘋果，心不在焉的說：「不論易處與難處、至苦至樂、你仍是你，我無法與你一同生活，也無法沒你而活。」正當我覺得聽起來耳熟時，我眼前的場景突然快速變化，向後退後，不斷的日夜交替，我的頭痛不斷加深，直到倒轉到那天。當我頭昏沉時，我看見了她的側臉。她是一個短髮的女孩，堅強自立，交友關係良好，但僅僅是關心了女生們不喜歡的一個女生，而遭到霸凌。我懂的，我懂被霸凌者的痛苦與難受，我看見了她背上的野獸，但我沒有勇氣伸出雙手救援她，我懦弱了，我每天笑笑的看著她，問她過得好嗎？卻從未做出實質性的幫

助。我在這裡躊躇著要不要幫助她時，她的傷害與悲傷都不斷的再加深，我沒有去減輕她的負擔，而是讓她故作堅強的說沒事，這樣的我算是好人嗎？時間突然快轉到這個女孩突然翹課的那個下午，她成績優異，從未翹過課，突然有天消失在大家視線中，當大家都在訕笑說這種人不在也好時，我沒有阻止其他人的言語攻擊，而是默默的當了觀眾。這個時間點突然暫停，大叔把我拉出我的身體，讓我回復第三人稱的姿態，問了我：「你還要繼續嗎？」我看著她的座位，苦澀的開口：「讓我繼續吧。」但是這次我沒辦法知道她到底翹課去哪裡了，她經歷的所有心情我無法去承受，我多次在心裡懇求大叔讓我體會她的痛苦，大叔只是看著我，沒有任何表情。時間越發越長，她的笑容漸漸消失，直到畢業，我一次也都沒有幫助過她。我只是一個假的好人，找她玩遊戲、問功課，但從未給她過真正的關懷，明明也是遭受傷害的人，為甚麼我沒辦法出手阻止、保護受傷害的人呢？還是我只是害怕我是下一位被攻擊的對象？痛苦不斷在我腦中蔓延，而我還是必須待在回憶的身體中，繼續容忍自己這樣無視霸凌的過日子。

畢業後的我們分別考上不同的大學，而彼此還是有聯絡，直到離開高中那個霸凌的環境中我才慢慢的了解到這個女孩真正的樣子，以及她不該被這樣對待。我發覺得太晚，早已過了她需要幫忙的時間，她背上所養的野獸為她築起了一道道的心牆，只為了保護自己不受到任何傷害。對我來說，我一句句遲來的關心只是想表明我的過錯，對她來說只是一廂情願的謝罪文；我對她心生憐憫，但又不出手幫助她，

直到逃離了會被霸凌的地方後才想靠近這個女孩，只讓她覺得我是一個噁心的人類罷了。每一次看著她的眼眸透露的悲傷，眼影裡藏著的故事，都是我背上需要去扛下的罪責，我想靠近她，想要去補償、想要去嘗試去愛她，都是可悲的自我滿足。我看著這樣的我，無話可說卻無法做出任何改變的舉動，過去發生的就是發生了，我只是嘗試贖罪的罪人，但說甚麼一切都太晚了，對她來說我只是一個旁觀的路人罷了。而我卻從未跟她說出這些話，我從未說出道歉，我只有不停的誇獎她變漂亮了，試圖去隱藏這個話題。那年我早就傷害了她，她就像當年的我，死在旁觀者的眼裡，那年的她，座號二十五號。

大叔看著躺在血泊中的我說：「你喜歡她吧。」我說：「對。」大叔笑笑的說：「那你覺得何謂善良？」說完又說道：「你覺得你是甚麼樣的人？」我哽咽的說：「我不知道，我需要時間再想想。」說完我又裝上二十五這顆子彈，填裝、擊發，打入腦門，讓自己死在自己的血泊中，讓自己的意識沉入湖底，沉入那不見天日的悔恨中。

我知道我是一個偽善的人類，稱不上善良，但我是邪惡的人嗎？反覆體驗這些子彈帶給我的衝擊，我發覺自己的愚昧，引導自己走上自己最不喜歡的那條道路上，淡綠的大地已被我的血液染紅，白色的太陽仍照耀著整片赤紅大地。我無力的躺在地上，我回頭詢問大叔：「還有其他子彈嗎？」大叔說：「子彈在你身上，不是我拿出來的。」我看著手掌上的三，突然手掌上的數字扭曲突出，生成出一個扭曲變形的子彈，沒有任何數字。大叔淡淡的問：「你還要體驗嗎？你也可

以直接離開。」然後手指著那扇門，我低頭看著手掌裡的子彈，又想了大叔曾說過的，這裡是天堂也是地獄，而自己就是自己的審判者，那我對自己的審判已經夠了嗎？我所經歷過的地獄已經足夠我贖罪了嗎？我笑笑的說：「我或許還不了解我是甚麼樣的人。」語畢將這顆沒有數字的子彈裝入槍中，慢慢上膛。大叔看著遠方，緩緩的說：「那你加油，希望你會有答案。」「轟」的一聲，子彈擊出穿過腦門。

我眼睛微微睜開，我看見的還是那白色熾熱的太陽，周遭還是淡綠但灑滿血跡的大地，但這次我聽到周遭的喧雜聲。「醫生，病患心跳開始回復正常。」「剛剛那劑強心針有效果了。」接下來的對話聲慢慢縮小，我的意識又沉入那無盡的深淵，但夢總會有盡頭。

夢醒，兩個月過去了，那時的我遇上了車禍，被轎車追撞，雖然馬上進了急診室開刀，但因開放性骨折導致失血過多，讓我進入了彌留之際，而醫生一劑強心針將我從死亡邊緣拉回。雖然最後的結果是我失去了一條腿，但我很慶幸我活下來了，或許裝了義肢會很難行走或是受到歧視，但是有些事情本來就是無能為力，但還是必須要去努力的。獲得新生的機會的我決定與女孩好好的說清楚過往所遺留的愧疚，女孩還沒有辦法那麼快接受我的坦白，但她說把我當作是朋友，讓我十分慶幸，至少我還能當她的朋友。當我聽說她曾在我睡著時過來探病，留下了一顆蘋果，我心裡也有點小確幸；而醫生勸我快點把菸戒掉了，要努力復健，未來的路還很長。的確，路途漫漫。

得獎感言

很高興能有這個榮幸能夠獲獎，這次的創作是想探討死後的世界與贖罪，在想像的世界中載浮載沉時突來的靈光一閃，促成了這份文章。

也謝謝友人推薦我投稿，才讓我有機會得獎。

評審評語

- 本篇故事近似韓國電影「與神同在」，在瀕死的瀰留下，敘述者的決定將再一次客觀的左右他下一步的因果，違背或刻意都將受限於真正的良知，真誠面對與懺悔才是他再次重活的關鍵！
- 描述死後審判的奇幻小說，設定頗具巧思，不過也很像漫畫情節，以及似乎是急於展示特殊的世界觀，在人物、情節描述上都相當「趕腳」，太急於讓故事前進。

排名·第三名
班級·資管三甲
姓名·黃湘媛

本篇探討生死之間·生命當中未解的遺憾與悵惘·自我罪咎的自我審判間·充滿哲學思考的韻味·讓人回味再三。其中描寫父子親情的矛盾衝突·還有在喜歡的人面前·沒有勇氣挺身而出的遺憾·非常深刻·但應注意分段與錯缺漏字問題。

妳愛我嗎

「妳愛我嗎？母親。」這是南希生前聽見的最後一句話。

她很後悔沒早些時候回答·沒來得及抱抱他·告訴他·她很愛他·一切都會沒事的。哪怕是演戲也好·或許她能因此多活幾天。但現在她再也沒辦法回答了·歇斯底里的反抗害她落得這種下場·手裡握著自己的舌頭·無法止住的鮮血浸濕上衣和地板·失血過多導致缺氧和暈眩。他蹲在一旁·手裡仍握著沾滿血的匕首·再次露出渴切的神情·最後一次向她索求愛意·即使無法得到回應·但至少這次·她不會再惹他生氣了。

平時杳無人煙的森林·如今充斥著警方和記者的喧囂聲·樹幹上拉起大量黃色封鎖線·鮮少有人經過的溫特公路·現在也停滿了一長排的警車和採訪車。不遠處·一輛漆黑低調的小客車緩駛而來·直接停在人群旁·招來許多不滿的眼光。來者是警界赫赫有名的重案組警探喬伊·羅德·由於經常處理凶殺案·加上他總是一身黑西裝·故外界稱其為「死神」·以及他美艷動人的搭檔兼下屬艾琳·舒爾茨。

「屍體在哪？」喬伊一下車便問向站在封鎖線外的警員。

「就在那個方向，大概走個五分鐘就會看到，法醫已經先過去了。」

警員一面阻擋試圖闖越封鎖線的記者，一面指向森林道。

「艾琳，回去之後，幫我把西裝拿去送洗，皮鞋也是。」喬伊一臉嫌惡地撥開擋住去路的枝葉，穿越雜草叢生的森林。

「我是你的搭檔，不是你的女傭。」

「但你是菜鳥。」

「下地獄去吧。」

「嘿，我本來就住在那，記得嗎？」

艾琳投以白眼作為回應，她知道他只是開玩笑。事實上，也只有喬伊不會像其他同事一樣，將她視為「菜鳥」或是標記「女人」和「軟弱」的標籤。

她想起第一次見到喬伊時，他剛好接手一件新案子。

「走呀！還楞著做什麼？屍體不會主動來找妳還跟妳說誰是兇手。」

那是她進重案組兩年以來，第一次不用再一直做重複的文書工作，第一次真正的辦案，也是第一次見到屍體。從那一刻起，她就決定跟隨眼前這個人。

「媽呀！這具屍體可真臭，死多久了？」喬伊向正在替面部潰爛且散發惡臭的屍體做初步研判的法醫問道。

「至少有兩週了，這一帶平時太少人經過，更別說走進森林，要

不是送貨司機剛好在這停車小便，否則屍體根本不會被發現。」

「死者身分確認了嗎？」

「女性，約三十至四十歲，身高五呎三左右。過來這，靠近一點，看見了嗎？」

「舌頭去哪了？」喬伊一臉驚訝地問。

「被人用刀割下來的，切口十分整齊，而且兇手在取下它時，被害人還活著。」

「哪門子的變態，這麼殘忍。」

「你再看，看見她的牙齒沒？」

「填充物？我不認為一般人的醫療保險有這玩兒。」喬伊皺起眉頭，用單手摀住口鼻，近距離盯著死者的下顎。

「這代表我們的被害人家境富裕，通常這樣的人失蹤，警方應該會接到通報。」

「艾琳，去查這一帶和鄰近市區的失蹤人口。」

「沒問題。」艾琳點頭，並開始撥打電話。

接著兩人返回封鎖線，一路觀察四周，試圖尋找兇器或是兇手留下的任何足跡，卻一無所獲。

「老兄，我聽說發現屍體的是送貨司機，他現在人在哪？」喬伊向先前負責驅散記者的警員問道。

「那傢伙嚇壞了，我們就先放他回家，請他晚點再到警局作筆錄。」

爾後喬伊和艾琳一同回到警署，一邊比對失蹤人口及受害者特徵，一邊等著目擊者到來。

天色漸暗，街上的人們各自準備回家，溫馨、有人等候的家。

唯獨裘安一人漫步在人行道上，試圖拖延時間，她還不想回去面對空無一人的房子，她想到從軍而許久未見的丈夫和前陣子因丈夫的堅持，送往寄宿軍校的兒子。她好想念他們，雖然距兒子離家也不過是兩周前的事，但她現在就好想親親他的小臉蛋，帶他去吃冰淇淋，牽著手一起散步回家，睡前為他讀本童書，輕吻他的額頭入睡。但這些畫面都只能靠想像了，她知道自己遲早得習慣一個人，就像當初選擇嫁給羅伯一樣。

當裘安正因思念而感傷之際，她發現身後有個人影跟著她，於是她加快腳步，對方卻也不遑多讓，她跑了起來，鑽進小巷，蹲在垃圾車旁。當她試圖探出頭察看，巷子空無一人，她以為已經成功甩掉對方。霎那間，一道鮮血從額頭沿著臉頰流下，眼前陷入一片漆黑。

「放我出去！」裘安發狂似地大喊，聲音幾近沙啞，一邊拍打著木門，仍是無人回應。她不明白自己為何會被綁架，家境非榮華富貴，不但鮮少與人結怨，也不是個非法之徒，目前做過最嚴重的違法事件，大概是闖紅燈或者違規停車吧。她又餓又渴，自被打暈到清醒，原先的黑夜已經轉為明亮的白天，她醒後發現自己躺在床上，環顧陌

生的房間，有一些食物和水，看來對方不打算讓她死，窗戶被釘死，唯一的出口是一扇木門，但也從外面上了鎖。頭上包著繃帶，有人替她包紮過傷口，室內沒有時鐘、手機也被對方拿走了，她沒辦法估計時間的流逝，只能一下子哭、一下子喊，希望能得到一絲回應。

過了傍晚，正當喬伊收拾文件，準備下班時，一位體態圓潤、穿著工作服的男人走進警局。喬伊抬起頭來，看見他時，便知道自己今天勢必得加班了。

穿工作服的男人坐在偵訊室裡的鐵椅上，不斷扭動身體，額頭冒著冷汗，彷彿接下來將會被定罪。

「聽說你是第一個發現屍體的人？」喬伊用眼神上下打量眼前的男子。

「是的，先生。」

「能不能描述一下詳細經過？」

「我...準備送貨去學校。途中實在忍不住，靠邊停車後，我想說，走進森林解決，比較不會有人撞見。誰知道，就...看到她躺在那。我嚇得差點尿褲子。」男子說完後，臉色逐漸發白，不斷用袖子擦拭額頭的汗。

「你有看到附近有任何可疑人物嗎？」

「沒有，先生。我發現她之後，立刻奔回車上報警。」

「了解。你說，你準備送貨去學校，是哪間學校？」

「溫特公路的叉路右轉後，有一間專門收治軍人後裔的學校，我們公司和校方長期合作，定期配送食材和必需品。」

「大致上明白，目前沒有其他問題，你可以先離開了，近期別出國，之後有需要會再連絡你。」

「明白了，先生。」

偵訊結束後，喬伊闔上資料，準備明天和艾琳一同前往學校探查。

溫特軍校有別於一般學校，四周環繞高且厚的水泥牆，牆的上方佈滿鐵絲網，建築以黯淡色彩呈現，陰鬱的氛圍籠罩整座校園，猶如堅固的牢籠般。

喬伊和艾琳此刻坐在校長室裡，面對坐在實木辦公桌後的威爾斯校長。

「不好意思，再說一次，你們來這做什麼？」威爾斯一身筆挺墨綠色軍裝，神色嚴肅且顯些不耐煩地問。

「我們在調查一樁謀殺案，屍體就在距學校不遠處的森林裡。」喬伊盡可能以友好的態度詢問。「最近有沒有發生奇怪的事，或是有發現可疑人物？」

「相信你們來的時候有注意到，這地方比監獄還森嚴，應該也不會有人笨到想闖入都是軍人的地方吧，你說呢？」

「我想我們還是得四處看看，如果您不介意的話。」

「請便。如果沒其他事，我得先忙了。」

「不好意思，佔用您太多時間，那麼我們先告辭。」喬伊和艾琳一同起身，準備離開辦公室。

「他好像完全不在乎學校附近死了人，如果兇手下一個目標是學生怎麼辦？」艾琳顯得有些氣惱。

「嗯，他是軍人，也許他認為校方有能力保護學生。」

「噢，抱歉，先生。我太專注掃地了，沒注意到前方有人，您沒事吧？」原先正在掃地的清潔工一不注意撞到喬伊。

「我沒事。你是這裡的員工對吧？我是羅德警探，請問最近有發現任何不尋常的事嗎？」

「沒有，先生。死小孩還是一樣難搞。你們在查昨天的女屍案對吧，我聽說了，真是可怕呀！我建議你們去查一下新來的那傢伙，我老覺得他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整個人陰森森的，實在讓人不舒服。」

「感謝你提供的資訊，我們會去調查的，祝福你。」

此時喬伊的電話鈴聲響起。

「你好，請問哪位？」

「這裡是法醫處，上次在溫特森林發現的屍體，驗屍報告有結果了，你們要來一趟嗎？」

「一個小時後到。」羅德將手機闔上。「艾琳，妳回警署查清潔

工提到的新員工身分，我去法醫處看報告，有進展再聯絡。」

「沒問題。」

喬伊總是不太喜歡拜訪法醫部，整間地下室瀰漫著一股死人和消毒水的臭味，死白的牆面、金屬的冰冷銀光都散發著死亡的氣息。

「南希·史都華，約莫四十歲，身高五呎六，體重約一百二十磅。距死亡至少兩週，死因是失血過多，出血處很明顯是舌頭，被割下來後沒進行包紮或止血。手腕和腳踝都有瘀青痕跡，表示生前長期遭受綑綁，死後兇手才把繩子取下，根據粗細和瘀青的遍布方式來看，應該是麻繩。身體沒有營養不良或脫水的情況。」

「所以說，被害人遭受綁架後，沒有立即被殺害，至少短時間內沒有。被綁了一段時間，有得吃喝，不知為何，某天兇手突然就將受害者的舌頭割了下來，棄屍在森林裡。」

「可以這麼說沒錯。」

「我知道了，法醫，那我先回警署了，有消息再聯絡我。」

「艾琳，有查到新員工的身分嗎？」喬伊一步出法醫部，便直接撥打電話。

「文森·史密斯，三十二歲，目前住在貝爾街，距溫特軍校兩公里遠。有趣的事，他兩年前因販毒入獄，才剛出獄不到一個月便到學校擔任園丁。更勁爆的來了，這位史密斯先生，是溫特軍校的校友。」

「我這也有新消息，受害人名叫南希·史都華，年約三、四十歲，生前遭受綁架後，兇手沒立刻殺她，還把她餵得挺好，直到有天心血

來潮就把人家舌頭割了，妳先查她家的地址，我順道去載妳，接著我們去拜訪她的家屬。」

裘安再度睡著、再度甦醒，每一次睜眼時，她都希望沒入眼簾的景象，會是自己的房間，熟悉的床單、枕頭和她喜歡的木質地板散發出的氣味，她希望一切都只是一場夢。

叩叩叩，門外有人敲門，裘安試圖給予回應，卻因為緊張和恐懼，彷彿喉頭卡了東西，無法應聲。

接著木門被人打開，一位滿臉鬍渣的男子探了頭進來，看見裘安坐立難安地坐在床上，便整個人走進房內，溫柔地將門關上，手上提著一大袋東西。

「我猜想妳早就醒了，很抱歉沒早些來看妳，希望食物和水都還足夠。」

「你是誰？為什麼要綁架我...我家沒錢給你。」裘安一臉惶恐且不知所措。

「我不要你的錢，我要妳。」

「我不懂...我不認識你，而且我已經結婚還生過孩子了。」

「從今以後，妳的孩子就是我，如果我得不到妳，我就會殺了妳，懂嗎？」

由於男子的眼神柔和，語氣也不疾不徐，就好像鄰居友善地問候

今天過得好嗎。她完全感受不到一絲威嚇，但她心想眼前這人擺明了是瘋子，若是拒絕，對方恐怕真的會殺了自己，此刻她明白了目前的處境，只能順從，不能反抗，否則連逃走的机会都沒有，於是她點點頭。

「妳愛我嗎？母親。」他走近她，蹲了下來，注視著她的眼睛。

「當然，親愛的。」她勉強擠出笑容，給予回應。

他露出淺淺的微笑，彷彿索求得到了滿足。起身後，將一大袋食物和水留下。

「我之後再來看妳，別讓自己餓著了。」隨後便離開房間。

男子走了之後，裘安立刻跪在補給品旁，將裡頭的東西全部拿出來，開始分配每日的用量，畢竟，她不知道他說的之後是何時，而此刻能做的，就是盡可能活下去，直到想出辦法逃走，或是有人察覺她的失蹤。

喬伊和艾琳站在一棟矮房門前，等待裡面的人出來應門，卻始終等不到人。

「看來是沒人在，妳通知史都華先生了沒？」

「稍早寄通知去軍方那了，還沒得到回應，從他出任務的地點回到這認屍，至少要等上兩天，校方那邊我也發通知了，他們打算等孩子的父親回來再處理。」

「這麼剛好，死者的丈夫是軍人，孩子又在溫特軍校就讀，我敢打賭兇手一定就在那校園裡，或至少有關連。」喬伊雙手抱胸，篤定地說。

「我也這麼想，等會我和校方聯絡，看能否弄到員工名單。」

「那間送貨公司也查一下，看平時都是哪些司機負責溫特軍校的補給。」

「了解，那查到之後呢，要把人全部找來問嗎？」

「不，我們得先去拜訪陰森森的毒蟲史密斯。」

裘安再次甦醒，陽光從窗外灑進房內，她很想找隻筆或是任何能記下日子的物品。她四處仔細翻找，先前由於精神緊繃沒注意到，她發現床尾有一個三層式矮木書櫃，裡頭放滿了童書、一疊白紙和一組未拆封的蠟筆，於是她取一支蠟筆在白紙上畫了一槓，雖然不知道已經過了幾天，但她打算從今天開始數。

「開門！警察！」喬伊用力拍了兩下門並大喊。

「請問有什麼事嗎？」一位衣著整齊，戴著黑框眼鏡的年輕男子應了門。

「史密斯先生在嗎？我們有幾個問題要問他。」

「我就是史密斯，會需要很久嗎？你們要進來坐坐嗎？」

「那我們就不客氣了。」喬伊十分懷疑眼前這位男子就是史密斯，和他想像中的模樣天差地遠。

「請隨意坐。要咖啡還是茶？」

「水就好，謝謝。」

隨後男子端上兩杯水和一盤奶油餅乾。

「抱歉，我沒預料到今天會有人拜訪，家裡能準備的食物不多。」

「沒關係，我們問幾個問題就走。」喬伊說。「聽說你在溫特軍校工作，對嗎？在出獄之後。」

「是的，先生。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一個服過刑的毒蟲怎麼有資格到學校工作。事實上，我以前也曾是溫特軍校的學生，只是後來走錯了路，如今我已經完全戒了，請相信我。」史密斯雙手交疊，露出真誠的眼神。「溫特軍校雖然外觀看來有點嚇人，校長脾氣也看似不太好，其實他是個好人，他讓我們這些走錯路的學生重返校園，給了我們重頭來過的機會。」

喬伊相信他，畢竟眼前這位男子一點也不像有毒癮的人。

「等等，你說“我們”是什麼意思？」

「溫特軍校的員工，除了校長之外，其他人幾乎都入獄過，不過員工也沒幾個就是了。」史密斯挺訝異警探不知道這件事。

羅德顯得有些震驚，看來得盤查所有員工了，可能不是每個人都像史密斯一樣改邪歸正，他心想。

「學校附近發生了謀殺案，你知道這件事嗎？」

「我有聽說，真是可怕極了，對吧。」

「確實是。你認得這個女人嗎？」喬伊遞出死者的照片。

「我沒印象見過她，其實我才剛到學校工作大約一個月，而且大部分時間都在修樹、種花，很少和其他人交流，同事間也還不太熟。」

「了解，抱歉打擾了，最近別出國或去太遠的地方，有需要我們會再聯繫你。」

「明白了，先生。」

「我不認為他在說謊。」回到車上後，艾琳說。

「我也不這麼覺得，但至少我們知道在溫特軍校工作的都是什麼人了。」喬伊用手指敲著方向盤。「看來我們真得把所有員工一一叫來約談。」

「慢著。」此時艾琳的手機傳來訊息。「警方那邊傳來資料，看來史都華不是唯一一個受害者。」

「什麼意思？」

「根據資料顯示，警方曾接獲至少十六起失蹤案，都是已婚女性，而且受害者的丈夫都是軍人。最早的那個案子，發生在二十三年前。」艾琳接著說：「實際數字恐怕不只十六，丈夫由於軍人身分，待在家中的時間不長，妻子因此外遇，一去不返的案例很多，所以丈夫得知妻子失蹤，也沒興致找人。這也是為何這些失蹤案都被擱置。」

「我的老天！等等，我猜那些妻子的小孩都就讀溫特軍校？」

「答對了！剛好我也拿到員工名單，要開始通知他們過來了嗎？」

「妳說最早的是二十三年前，先查一下哪些員工在學校工作超過二十三年，再找來偵訊。」

「了解，那我們先回去吧，天已經要黑了，這時間也沒辦法叫他們來。」

隨後兩人返回警署。

裘安醒後在紙上畫了第二槓，明明才數到第二天，卻彷彿已經過了好幾週，被囚禁的分分秒秒都好痛苦，百無聊賴，不知道能做什麼，她已經尋遍了整個房間，每個細節都不放過，卻仍找不到半樣派得上用場的東西，看來歹徒早已設想到她會試圖逃走。她不敢去想丈夫和孩子，一想到就覺得難過，好像這輩子再也無法見到他們，於是她開始用蠟筆寫信，寫給家人的信，她希望如果真的死了，有人能發現這封信並交給她的家人，解釋她並非不告而別，並且傳達她的思念和遺憾。

「貝克女士，據我所知，您已經為學校工作二十五年了。」

「是的，先生！二十年前不像現在那麼方便，當時連顆馬鈴薯都

得進城裡去買呢！」體態圓潤，長相和善的貝克太太，是學校膳房的主事人。

「這二十幾年間，有沒有發生過奇怪的事？」喬伊問。

「我知道你在指什麼，最近的女屍案對吧？見怪不怪啦，溫特學校這麼偏僻，學生來來去去，總會發生些怪事，還有靈異現象呢！每年都有小毛頭放完假期回來，哭著說媽媽不見了，我猜八成是跟外面哪個男人跑了啦，老公這麼久沒回家，小孩又被丟到這鬼地方，哪個女人受得了？」

「您說，孩子們的母親陸續失蹤，那麼可曾有人喪生？」

「倒是沒聽說過，你知道的，像這種偏遠地帶，警察都很懶惰，根本懶得查那些女人的去向。」

「學校裡的員工呢？這裡工作的流動率高嗎？有沒有誰的舉止怪異？」

「其實員工之間不太熟，像我幾乎整天待在廚房，除了和幾個因為被懲罰派來幫忙的小毛頭相處之外，我也沒什麼機會跟其他人交談。」婦人接著說：「至於流動率...警探先生，你知道的，來學校工作的人都有前科，包括我，像我們這種人在外頭實在很難找工作，所以大部分人進了學校幾乎就一直做到退休了。資歷最淺的大概就是最近來的園丁，史密斯先生，那人看起來是個好人，有時碰到面還會和我打招呼，至於待最久的嘛，除了我，另一個是曼德先生，不過他晚了我兩年才進來。」

「大致上了解情況了，感謝妳的合作，貝克女士。」

叩叩叩，此時訊問室外頭有人敲門。

「警探，有位先生來電找您，和溫特女屍案有關。」

「馬上來。」羅德回覆門外的警員後，轉向貝克。「貝克女士，麻煩近期別出國或出遠門，有需要我們會再聯繫您。」

「沒問題，先生。」

「我是羅德警探，請問你是哪位？」喬伊待婦人離開後，接起了電話。

「您好，我是羅伯·卡爾森，警方說有關溫特鎮的事歸你管。」渾厚有力的男性嗓音透過話筒傳來。

「目前是我負責沒錯，請問發生什麼事嗎？」

「事情是這樣的，我是現役軍人，目前在國外服役，每天我都會打電話回家向我太太報平安，但自從三天前她就沒再接電話，能不能請你派人去我家查看一下，地址是溫特小鎮的羅斯福路42號，藍色木門那棟。」

「了解，如果有任何消息我會再聯絡你。」

「感謝你，祝你有個美好的一天。」

喬伊掛斷電話後，心想又有下一個受害者出現了，但願還來得及。

「艾琳，找到伊萊·曼德了沒？」喬伊神色凝重地走出偵訊室。

「還沒，手機沒人接，住址填的是學校地址，我剛打去學校問，校長證實了曼德確實住在學校裡的員工宿舍，但沒看到他人。」

「貝克女士說曼德在她到學校工作後兩年才來，也就是二十三年前，符合第一件失蹤案發生的時間點。」

「那我們要直接去學校堵人嗎？」

「先去一趟羅斯福路，很有可能我們有下一位受害者了，剛她丈夫打來說妻子失蹤，希望我們去查看。若人真的不在，我們得盡快找到曼德先生，愈快愈好。」

叮咚。二十分鐘後，喬伊和艾琳兩人來到卡爾森家門前，按了幾下門鈴，卻始終無人回應。於是他們回到車上，以最快的速度駛向溫特軍校。

過了傍晚，正當裘安坐在床上，無聊到開始翻閱童書。

喀啦。木門再次被打開，這次男人沒有先探頭查看，而是直接走進房內。

「母親，我帶了些外帶食物，老吃那些零食太委屈妳了。昨晚睡得好嗎？」

男子從床底下拉出一張摺疊桌，並將香氣逼人的食物從紙袋拿出來，並將椅子挪至桌子另一頭，面向床鋪。

「椅子只有一張，希望妳不介意坐在床上和我共進晚餐。」

裘安沒有說話，只是默默地闔上書，移向靠近桌子的位置，並開始享用晚餐，許久未吃熱食的她，一聞到撲鼻而來的香氣，胃口即大

開。

「吃慢點，我買了很多，我今晚會在這兒陪妳，剛看見妳在翻童書，不介意的話，晚上念給我聽聽吧。」男子露出渴切的神情望向裘安。

她心想自己居然要為一個滿臉鬍渣的成年男人讀童書，胃就開始抽筋，她還寧可他找她上床。

「當然好，親愛的。」裘安原先皺起了眉頭，但男子始終注視著她，似乎在等待她的回覆，於是她只好擠出微笑並答應他。

「你說不在是什麼意思？」喬伊憤怒地拍桌，吼向坐在對面的威爾森校長。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他這幾天休假，人也不在學校。」威爾森以一貫的沉穩態度和嚴肅語氣答道。

「你明明知道我們在查附近的謀殺案，所有員工都是嫌疑人，還讓他們出遠門？現在手頭上有另一個被害人，死了你能負責嗎？」喬伊氣自己的失控，也氣威爾森毫不在乎的態度。

「很抱歉，先生，但這不關我的事，你們也沒證據指向我們任何一位員工，對吧？」

艾琳用手肘推了下羅德，將頭撇向他低語：「他不在正好，我們能搜索他的房間。」

「那我們總能看一下他住的地方吧？」喬伊聽了之後，覺得頗有道理，再爭下去也無濟於事。

「請便，走到後院會看見一棟小屋，只有他一個人住那，但我保證你們找不到任何可疑物品。」

隨後喬伊起身，還沒等艾琳反應過來，便逕自走向門口離開。

「最終，他們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裘安將書本闔上，男人將頭倚靠在她的肩上，睡眼惺忪地問：「妳愛我嗎？母親。」

「當然，親愛的。」裘安將他安置於身旁，替他拉高被子並撫平，在他額頭上輕輕一吻，男子很快便入睡了。

時機到了！裘安心想。她待男子熟睡，發出微微鼾聲之後，便悄悄離開床，盡可能不發出任何聲響，拿走男子放在書桌上的一串鑰匙，和用完晚餐後留下的塑膠刀叉，緩緩地走出門外並上鎖。

雖然喬伊知道屋內沒人，但還是習慣性地敲了兩下門，等了大約十秒鐘，才伸手試圖打開門。

「該死！鎖上了。」喬伊望向身後的艾琳。

「少裝傻，你明明就打算這麼做。」艾琳翻了個白眼。

喬伊回以微笑，轉身一腳踹向木門，門便打開了。屋內擺設十分

樸素，只有一扇窗、一張床、一張書桌和椅子，沒有其他擺設，除了書桌上有一張女人和孩子的合照。

兩人走進房內環顧四周，開始翻找書櫃、衣櫃，試圖找出和案件有關的蛛絲馬跡。

「喬伊，過來看！」艾琳從衣櫃最下層的深處取出一盒上了鎖的木製箱子。

「妳身上有沒有迴紋針？還是髮夾？」

艾琳將隨身攜帶的髮夾遞給喬伊。

「你從哪學來的，太厲害了。」她盯著他試圖以拗彎的髮夾開鎖。

「妳還有很多該學的勒。」

喀啦。鎖打開了。木箱裡頭放著許多女性的照片和資料，有些已經泛黃，有些則是新的。

「等等，這女人好眼熟。」艾琳取出一張年約三十的女性照片。

「南希·史都華。裡面還有她的個人資料、出沒地點。」喬伊凝重地望向艾琳。「我想，我們找到兇手了。」

隨後喬伊透過電話請求警署發出通緝令之後，和艾琳各自往返家中休息，打算隔天一早再緝捕犯人。

由於天色昏暗，裘安幾乎無法辨路，剛才應該拿走他的手機才對，

我真他媽笨，她心想。

她走了很久，總算是看見馬路，但放眼望去，沒有半台車經過。於是她繼續沿著馬路走，手指因緊抓著餐具而發疼，雙腳也因為沒穿鞋導致底部擦傷，但那都是小事，眼前該做的，就是盡可能離那個瘋子愈遠愈好，她暗忖。

太陽逐漸上升，陽光自窗外灑進房內，曼德醒後發現枕邊人不見了，而自己被反鎖在房間內，他極度憤怒，一拳拳打向木門，直到手指發疼、見血才停手。為什麼她要逃走？她不愛我了嗎？我明明這麼乖。他坐在床上不斷想著。

「他媽的人到底躲在哪！」喬伊著急地不斷搔著自己的頭髮。

「你再抓下去，頭就要禿了。」艾琳一邊仔細翻閱伊萊·曼德的資料，一邊說。

「嘿，我剛想到一件事，嫌犯當初入獄的原因是什麼？」喬伊突然抬起頭來。

「資料顯示是過失殺人，不過他不是入獄，是進了少年感化院。」

「過失殺人？受害者名字是什麼？」

「我看看喔，莉亞·曼德。」艾琳接著說：「我的媽呀，他十七歲時，失手殺了自己的母親，被送去感化院待了六年。」

「二十三年前，也就是說他一被放出來，就開始殺人。從那時候

開始就住在學校，有可能棄屍地點都在森林裡，但在那之前，他住哪？」

「貝爾街 79 號，你覺得他有可能把人關在那嗎？」

「我覺得，很有可能他先把人關在以前住的地方，畢竟學校裡的學生太多，容易被發現，殺了人之後再運來森林棄屍。」喬伊語畢後，便起身披上黑色大衣道：「走吧，死神準備要狩獵了。」

正當曼德仍苦惱著母親的不告而別，他聽見了門外的騷動，有人闖進來了！他心想，於是左顧右盼，試圖尋找能防身的武器，卻一無所獲，他只好縮起身子躲在床的角落。

砰！砰！喬伊用手槍朝門把開了兩槍，門隨即應聲而開。

「警察！有人在嗎？」喬伊朝屋內大喊，手持短槍，一步一步緩慢走進屋內，身後除了艾琳，還跟著五、六個身穿防彈衣，也都持槍的特警部隊。

「客廳安全！」、「廚房安全！」

待他們搜遍屋子，只剩下一個房間時，每個人腎上腺素都逐漸上升。

「門從外面反鎖了，大家警戒！受害者很可能就在裡面。」

當喬伊打開門，看見一位被嚇著的大男人縮在床的角落，一時傻住。

「是你...警探先生」曼德看見喬伊，神情不再緊繃，一臉期盼地望向喬伊，彷彿見到救世主。「我母親不見了，幫我找找她。」他說。

「曼德先生，你母親將近三十年前就死了，你親手殺了她，你忘了嗎？」喬伊一臉疑惑地說。

「你騙人！她昨天還在這，讀童書給我聽，哄我睡覺，今天一早她就不見了！」眼前這個大男人眼光泛淚邊說著。

喬伊立即反應了過來並說道：「曼德先生，你因為謀殺南希·史都華被逮捕，你有權保持緘默，你說的每一句話都可能在法庭上作為指控你的不利證據。」隨後他替曼德扣上手銬並帶回警署。

偵訊室內，曼德已經不再像先前那副無助的模樣，而是沉著、冷靜地面對眼前兩位警探。

「曼德先生，你曾因殺害母親而被送往感化院，對吧？」喬伊雙手相扣，邊提出問題，邊仔細觀察眼前兇手的神情變化。

「她本來就該死。」

「可以告訴我，為什麼你認為她該死嗎？」

「她老是把我關在房間裡，讓我餓肚子，每次喝醉酒就打我！還說生下我是她的不幸，說我是拖油瓶，說我如果識相就應該自殺。」

「這些女人也都該死嗎？」喬伊一一擺出失蹤案的受害者照片。

「她們都不愛我，殺了她們才好，對她們的小孩才好。」

「所以你承認你殺了她們。」

「對，我殺的。你還沒找到我母親嗎？」曼德原先凶狠的眼神消

失了，轉為無辜的模樣。

喬伊和艾琳對看了一眼，他們明白曼德在指誰，也知道他起了些變化。

「警方還在找，你放心，我保證我們一定會找到你媽媽。」喬伊遞出白紙和筆，接著說：「你可以幫我把你剛剛說過的話，全部寫下來嗎？」

「如果我寫了，代表我是乖小孩嗎？母親會愛我嗎？」

「當然，聽話才是乖小孩，我相信你母親也會這麼認為。」

曼德聽完話後，開始埋頭寫字。而喬伊和艾琳兩人走出偵訊室。

「雙重人格？P T S D？」艾琳隔著玻璃窗凝視著犯人，一邊問向身旁的喬伊。

「都有可能，要看醫生怎麼裁定。」

此時，有位警察匆忙地跑進警署。

「我們找到人了，送往醫院去了！」他大喊。

醫院裡，有位年紀不過四十的女人躺在病床上，和身旁的小男孩有說有笑。

「媽媽，我以後都不用住學校了嗎？」

「對呀，我的寶貝，以後媽媽每天去接你下課，我們偶爾可以去吃點冰淇淋再回家。」女人溫柔地說，一邊輕撫小男孩的頭。

「耶！媽媽最棒，我最愛媽媽了！」小男孩欣喜若狂，抱向母親。

「咳咳，不好意思，請問是卡爾森太太嗎？」喬伊走進病房，不太願意打住他們的對話和溫馨的場面。

「我就是，請問有什麼事嗎？」

「我是羅德警探，溫特謀殺案的負責人，有幾個問題想問您，現在方便嗎？」

「好的。」裘安從桌上的錢包拿出一張紙鈔並望向男孩道：「寶貝，媽媽要跟警察叔叔說一些事情，你去買點零食好嗎？」

小男孩接下紙鈔，點點頭並跑向門外。

爾後，喬伊向裘安說明犯人的家庭背景及他所犯下的罪。

「所以確定他有精神疾病？」

「恐怕是如此，女士。但他終究是個殺人犯，妳確定他沒有做出任何傷害妳的舉動嗎？」

「是的，警探先生。在那短短幾天裡，和我相處的，不是一個殺人犯。我只看到一個受過傷、渴望母愛的男孩。」裘安回憶起被囚禁的那幾天，對方確實沒有傷害過她，反而待她十分友善。

「明白了，那麼我就先不打擾妳了，祝早日康復。」

喬伊走出病房後，看見艾琳在外頭等他。

「怎麼樣？受害者還好嗎？」艾琳問。

「她沒事。」

「我已經把事情經過告知卡爾森先生了，他說晚點有時間會聯繫

妻子。」她接著說：「你覺得犯人怎樣？會被判死刑嗎？」

「會不會被判，我不清楚。至於他，我覺得沒怎樣，小時候爸媽不對孩子說我愛你，就會是這下場。」

隨後兩人步出醫院，準備去慶祝事件告一段落。

得獎感言

雖然說得到參獎，心中的喜悅難以掩藏，但美中不足的一點，莫過於本次由於篇幅長度的掌握未足夠精確，導致故事收尾過於簡單急促，而透過評審老師給予之評論及其改善方法，但願下次能寫出更為完善及具備足夠張力和戲劇性的作品。

評審評語

■ 透過本篇小說的兩位角色的對話，如其中：「曼德醒後發現枕邊人不見了，而自己被反鎖在房間內，他極度憤怒，一拳拳打向木門，直到手指發疼、見血才停手。為什麼她要逃走？她不愛我了嗎？我明明這麼乖。他坐在床上不斷想著。」以「虐待／軟禁／控制」的作為彼此「愛與被愛」的依戀（或相愛）的相處模式。揭露出歹徒綁架的目的是填補內心對母愛的欠缺與渴求，而探討人性心理問題的著墨是本篇的亮點，但外在事件多於內在心理描述，則是本篇美中不足之處。

排名·佳作

班級·產設二乙

姓名·高子茵

地底人

在世界的每個角落，都藏著通往未知世界的通道，你可能不知道是如何進入的，不知不覺中踏入那個世界.....

結只是名平凡無奇的學生，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她覺得世界變得很奇怪，她的家門口竟然變洞口，街上放眼望去都不見人影，鑽入洞口進入家，家人卻絲毫沒有覺得奇怪。「結，妳去哪裡，還不快來吃飯。」媽媽好像都沒發現外面很奇怪嗎？「好的，我來了。」

其實結一家是幾周前剛搬來這裡的，當初急著找房子，仲介事務所有一位約 20 初頭的女生，她主動來向結一家介紹。「您好，請問需要介紹什麼樣的房屋呢？」看她那笑臉盈盈的樣子，結和母親不好意思說只是來參考看看而已，在她舌燦蓮花般的話語之下就簽約下去了。沒想到在三個禮拜後，竟然發生這樣的變化，吃完飯後結決定再去那間事務所找她。

家門那個洞口門是圓形舵槳形狀，非常堅固的鐵門，往右轉三圈打開，鑽進去。那個洞那麼小，只能容納一個人進出，簡直是想逼人減肥，不過結也發現了她的身體好像也產生結構上的變化，身體竟然可以跟貓一樣，骨頭伸展的的幅度增加，能把自己的身軀縮得更小，像水似的可以伸直，體積大幅減少，難怪比她高大的家人都有辦法自

■ 結構工整的犯罪小說。問題在於太過工整，完全套用美國 CSI 犯罪現場的方式，導致在人物形象、情節走向都沒有驚奇，容易猜透，換成在台灣發生何如？

■ 本篇學習外國翻譯推理小說的寫法，將「消失的女孩」、「平行雙女」與「女力勝利」（或受害女唯一倖存），以及關於犯罪者創傷後症候群 (PTSD) 導致連續犯案的偏執與喜好等特點，都掌握得很不錯，非常適合擴寫成長篇的推理小說，但空格要注意。

由自在地進出。洞裡有許多蜿蜒的通口，不知道延伸到哪裡，不管了，現在結只能筆直往前爬出去，找那位女生問個清楚。

「啊，終於見天日。」走在街道上，終於有人了——人？他們能算是人？每個都長得有點扭曲，還有像是動畫中會出現的人物，許多不同風格的人。到了事務所，裡面竟然變成了咖啡廳，可是外面還是掛著事務所，好吧，碰碰運氣。「您好啊，您是——啊，是前幾周來簽約的客戶的女兒，請坐。」「呃，謝謝妳，我今天來，想問妳我的家怎麼變成地下的房子，還只剩下洞口呢？」「有什麼問題呢？這不是顧客您簽約的嗎？」「唉，明明跟我相差沒幾歲，用您稱呼很警扭，我叫結，那妳呢？」「我的名字是美音。」美音微笑著說，果然人如其名聲音的確好聽。「好的，美音，我們家在簽約上看沒有任何問題啊，怎麼會這樣呢？可以麻煩再我核對合約嗎。」「當然，我馬上給妳看。」我趁美音在拿那份合約時，稍微環顧四周。有一位抱著貓的女士坐在窗邊，喝著他的下午茶，那身打扮，看來是個社會上流人士，如果我是她，就隨心所欲了，世界真是不公平！如同遊戲般，首抽就抽到稀有物，令人牙癢癢，她手中的白貓轉過頭來。「嚇！這是什麼妖魔鬼怪。」結內心尖叫，大的異常的眼睛還是人眼的形狀，只差嘴巴就是人面貓，牠對我叫了一聲，彷彿牠聽的我的心聲，好像在對我說「人類，你對我的長相有什麼意見？」結馬上轉過頭，美音正好走過來。「結，妳看這份合約的右下方，這裡的背面寫著，無論房子發生什麼變化，都在可預期範圍。」「這是什麼鬼條例？」結的表情掩

不住錯愕，「還有什麼問題嗎？」美音依然微笑的說，「那——那可以取消，或是修改合約嗎？而且這個世界怎麼變化成這樣。」「當然！但是你們全家都要同意，把這份撤銷的合約給妳的父母簽，這個世界沒有變化，是妳自己進來的。」「甚麼意思，我早上還在學校上課，回家前不過去夾娃娃機，夾一隻玩偶，再去超市晃一下，嗯——還去了哪裡？啊，公園！我在公園吃超市買的零食。」「我了解了，妳應該是不小心闖進這個地方了吧，尤其是公園，那裡時常有——」「這裡是哪裡？」結的思緒已經混亂，腦中浮現「我是誰，我在哪裡，這裡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想回家。」「妳應該聽過的地底人的傳說吧，地球那麼大，海溝如此深，人類即便科技如此進步，依舊無法深入到地殼最底，我們這裡就是地底下的世界，這裡似乎會有隨機的傳送門能到的地面上，偶爾有傳送門開啟時，我們就會趁機到地上看地上的世界發展到如何，一旦有一個物體通過傳送門，那傳送門就會關閉。」「地底人？傳送門？那你們怎麼知道傳送門哪時候會打開，如果有人跟我一樣不小心闖進來，怎麼辦？」「這就是問題所在，有些像你一樣的地上人，進來後就不回去，因為傳送的空間可以到達任何地方，認為這個地底比起地上更為有趣，還有惡劣的人，在一開始被幫助後，發現在這裡體能似乎比地底人更為優秀，反過來迫害地底人當奴隸使喚，我們的王認為應該把地上人隔絕，才不會危害到地底的子民。」

結整理思緒後，發現好像哪裡怪怪的，「那現在我的家人是地底

人·還沒有把我當作陌生人·可是只有我自己闖進來啊。」結一臉疑惑·美音急忙解釋「還有一點·地上與地底人是對應的·就像鏡子一樣·地底有人傳送過去·地上人就會傳送過來·所以傳送門不能隨便進去·只有特殊機關的人能使用·在地上世界也有這種機關·但是非常隱密·不公開的私人機構·少數地上人與我們溝通信任·地上人選出要傳送的人·在與地底機構聯繫·我們再找出對應的地下人·而我們有可以預測傳送門開啟的儀器·要在開啟之前到場·阻隔地上人不小心進來·妳就是我們來不及趕到·而闖進來的特例·我們就是管理地上跟地底間秩序的機構。」

結因為突然資訊量過大·導致啞口無言·攤坐在沙發上·彷彿靈魂出竅·「我們會幫你回去的·更何況另一個結可能還在地上不知所措·早點送你回去·以免衍生出不必要的麻煩。」美音安慰結。「那我哪時候可以回去？」結興奮跳起來·「可能不能馬上回去·因為機器只能預測兩、三天範圍的傳送門·而剛剛測試一下·這幾天似乎沒有跡象·但也有可能例外·妳就等吧·在這之前來幫我們打理咖啡廳吧。」美音一面弄儀器·一面解說。

果然·沒麼輕易就能回去啊·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結想起媽媽對她說過的話語·結彎腰·手懶洋洋的在下面甩·拖著沉重的腳步去上工·雖然只是幫忙收拾餐具·也不用背菜單·以結的惰性·這些簡單的工作就很多了·美音在一旁看著·「不是地上人在地底體能會比較好嗎?總感覺你很例外耶。」

結打工回去後·鑽回那只有洞口的家·「媽~我回來了。」物品墜落的巨大聲響·嚇到結心臟少跳兩下·「什麼東西掉了·媽·妳有怎麼樣?」「結·拉我一下。」結趕緊跑過去·在過程中餘光看到那是她小時候的照片·「嗯?怎麼有這張照片。」結心裡想這明明是在地上拍的啊·「你忘了啊·你跟另一個媽媽拍的啊。」什麼另一個媽媽?難道我家不單純·「爸有外遇?」結靠近媽媽身邊·輕聲地說·「怎麼可能?妳忘記啦·妳曾經到過地面上啊·還捨不得回來呢。」

難道我是地底人?「那個地方我的確去過·雖然是我五歲時的記憶·但是人們總說快樂的記憶永遠會烙印在腦海·是不會有錯的。」結低聲喃喃·「結·什麼有沒有錯?」「媽·我跟妳說·我其實是從地上來的·但看到那張照片·我想我真正的身分應該是地底的人。」結嚴肅地看著母親·「所以這些年來我相處的是地上的結?」「我想妳一定很震驚·但我想到我在這裡·不僅體力沒有比一般地底人好·是地底人骨頭特徵。」「那妳要回去地上嗎?」母親非常糾葛·親生的孩子卻已經被地上人照顧多年·可以說要接回來養·就接回來嗎?那之前已經相處多年·真正地上人的結·她會接受嗎?腦袋一頭熱「我們去事務所一趟吧。」母親鎮定的握著結的手說。

進門見到了美音·「怎麼啦·結怎麼跟媽媽來了?」「美音·我想我應該是地底人·可能在小時候在地上世界遊玩時·跑錯地方回家·但是在地上的母親也養我多年·我該怎麼辦?」結眉頭緊皺·話語中藏不住她十分糾結的心情。「傾聽妳內心的聲音吧·我會支持妳

的。」母親對著結說。「我還是希望能在地上生活，畢竟我的朋友都在上面，我不想失去重要的朋友，但是我也不想離開我的母親，美音，我可以回來地下找母親嗎？至少一周一次？不然一個月一次也可以嗎？」「這有點困難，我是指一個月一次，畢竟這是違背地底的規範的，但有一個方法，雖然有點危險。」「不管甚麼我都可以接受！」激動的結一把抓住美音的雙肩，「好了，好了不要抓太用力，妳必須要去地上的山頂，任何一座山，不管高低海拔，山的中間，是通往地底的捷徑，且那裡事務所的人比較少去那裡攔截傳送門，畢竟那裡人的密度不高，就是登山比較困難，地上最低海拔的山，撒塔加山也要爬兩天才會到達山頂，還有山難的風險。」「沒關係，雖然不能時常來，但我可以在連續假期，找機會回地底找媽媽的，而我會用寫紙條的方式，跟在另一個結聯繫，希望她也能理解，我想她會明白的，她就是人啊。」結開心的笑「我想妳們可以在一周後的傳送門開啟前，在地底好好地遊玩，製造快樂的回憶回去，畢竟時間可是不等人的。」美音溫柔的對結摸摸頭，「美音，那我的打工可以結束？」「噢，妳真是可愛，妳就好好玩吧。」美音右手扶著臉頰嘟起那小巧的嘴巴，模樣怪噁心的，「有機會再見啦，美音，謝謝。」結拉著母親的手，半跳躍地走出事務所。

清澈的河水，晶瑩剔透的洞穴，壯闊奇形怪岩，還有翠綠的草皮，沒想到地底也有這番美麗的景象，「明明沒陽光啊，怎麼會這麼美麗？」「因為在地上的陽光滲透到了地底啊，雖然不及地上那樣燦爛

的陽光，但足以使地底的動植物生存了。」母女倆彷彿用一周的時間來過那幾年，沒相見的歲月，即使時間不長，也是滿足了。

一周後迎來告別的時間，「我們約好暑假再見面，我會想妳的，媽。」結非常捨不得，眼淚如珠落下，「當然，妳可不要忘記地底還有一個媽媽啊。」

另一頭的結，被傳送到奇怪的荒郊野外，餓到不成人形，還被安置到收容所，終於能回家了，殊不知未來會有天大的消息等著她

得獎感言

第一次參加文學獎，本來只是想藉由這個機會把自己夢到的東西寫成小說，沒想到會得獎，但也因為這個機會，讓我把夢境延伸成完整的故事，過程中比想像中的困難，畢竟夢境都是片段的，但最後有生出故事來真是太好了，也透過文學獎親耳聽到許多專家的講評，就算沒得獎也是滿載而歸。

評審評語

■ 本篇以地底這個既寫實又具象徵寓意的意象帶出「地上 / 地下」的兩種人，且只能擇一無法兩者兼具，小說透過一張掉出來的照片引出這曾住過也曾成為過地上人的自己與記憶，但小說丟出一個現實兩難抉擇「住地上與另一個媽媽 / 住地下與自己的媽媽？」

■ 平凡的真實世界忽然與奇想的地底世界交錯，設定相當具巧思，惟情節推動匆促，對另一個世界的氣氛營造較缺。有太多背景都用美音一個人說話交代完畢，比較生硬。地底世界

除了有趣外，應還有其他吸引主角之處，可再說明。結尾可再放慢腳步。

■ 這篇小說篇幅很短，卻把平淡又枯燥無味的生活日常寫得充滿奇幻的想像，鏡映世界裡，還有地底地下的你我他，都傳遞出希望人們好好珍惜當下的寓意，很有趣，要注意分段與空格。

排名·佳作
班級·流音三乙
姓名·杜函築

白鴉與紫狼

2024年11月16號。

晚間八點，觀測台收到來自IDS001號的求救訊息，後隨即失去聯絡，原因不明、下落不明。

海軍總司令部緊急對外封鎖消息，並且召開最高級機密會議，艦隊指揮部的幾名參謀長全聚一堂，商討相應的對策。

「好，現在各處都在尋找001的下落，還沒帶回任何有用消息，你現在又要把還在測試的002派出去？」

趙之光看著最新上呈的第一手資料，三兩下翻到了數值表和結論那頁。隨後將整疊厚厚的資料丟到桌上，又道：「距離001失蹤甚至不到十二小時，甚至還沒確認已經沉毀，為何要這麼著急？」

「您是認為，這樣不斷防守，就可以找到001沉毀的原因嗎？IDS的潛艦是目前全臺灣技術最新的一批潛艦，靠那些搜索船？能帶回具有參考價值的資訊嗎？」宋政關雙目淡漠，凝視著眼前的前輩趙之光、趙參謀。

趙之光和宋政關，他們倆個是學長學弟的關係，趙之光比宋政關大一屆，但兩人現在皆為上校，已經沒有階級之分。

「總之，我認為002必須出海。」宋政關認為，他沒有必要妥協。

「你把那些已經沒日沒夜在外的驅逐艦、巡防艦，放在哪了？」趙之光厲聲，凝眉豎目。

他自然也不會輕易順從對方的想法，兩人在皆有一定程度的能力與水準，有各自的論點和站的立場。

眼下，如果敵軍的目標是擊毀臺灣一共研發的八艘潛艦，如今已經毀了第一艘，無人生還並且下落不明，唯一的線索，只有001最後一次發出求救信號的位置，然後就失去聯絡了。

「中華民國海軍研發潛艦，現在不就是最佳測試的時機？」宋政關再次反駁。

「沒有失敗就不會成長，趙參謀，還是您覺得，就要這樣讓IDS001的所有人員，白白犧牲？」

「宋參謀長，別激動，我只是覺得我們需要更多時間商討應對策略。」趙之光冷言回應：

「更何況，海軍早已派出船艦救援，必不會讓001所有潛艇兵白白犧牲。」

他只希望雙方都能冷靜一些。

那些潛艇兵們還在殊死一戰，既然還沒有探測到潛艦船沉後的油爆跡象，他們就更不應該放棄支援和搜救。

「呵，笑話！你要應對誰？我們連他們是怎麼找到我方潛艇的位置？又是如何盯上再毀掉的都不知道？連是哪個國家都鎖定了。」

宋政關雙手一攤，話中帶刺，句句尖銳，卻是事實。

初步估計，001 有極大的可能是被敵軍鎖定，依照潛艇的特性，一旦被敵軍盯上，最好的方法是離開深海並上浮，選擇投降或是戰爭，盡量爭取時間請求援助，畢竟，若是潛艦被魚雷或炸彈擊沉，巨大的水壓會將潛艦吞噬，連船艦帶人一同沉落海底，那突然消失的情況，就像是 IDS001。

潛艦國造計畫，英文全名 Indigenous Defence Submarine，簡稱 IDS，又稱自製防禦潛艦，簡稱：潛艦國造，為臺灣海軍近數年來致力的戰艦國造計畫。

「潛艦國造」計畫已經在 2020 年前完成潛艦設計，並終於在 2024 年，首艘原型潛艦下水啟用，如果順利，一年後即可正式成軍。

IDS 自製防禦潛艦預計打造八艘潛艦，噸位規格為超越 2000 噸的大型潛艦，能承載百人船員，攻擊力和隱蔽的穩定度更高。「潛艦國造」無疑對於臺灣產生巨大規模的海上軍事提升。

「我認為，現下最重要的，是鞏固臺灣的海防，除了要完善確保不使 001 失蹤的消息走漏，也不能讓敵方有機可乘。」趙之光提出了幾個要點。

一、絕對要全面阻擋消息外流到人民，否則必定造成社會撻伐和群眾恐慌，讓局面更混亂。

二、甚至連國防海軍內部都要封鎖不同程度的可查閱內容，做好階級的資訊管理，以免軍中有人妄自猜測，導致人心惶惶，不敵自毀。

——票數以壓倒性一致通過。

「各位、我認為，只有潛艦最理解潛艦的性質，也應該讓第二艘潛艦出航，協助搜索 001。」

「附議！我也認為，讓 002 跟著出航，也能向敵方示威，達到抗衡。」

「我反對，001 首次出航後還沒有傳回任何艦身的數據，加上那些開發的新型設備，此行過於冒險，如果要抗衡戰力，巡航跟驅逐也能達到相同的作用。」

「我也覺得這麼做風險過大，002 的艦員培養尚未齊全，難不成要從其他潛艦調派船兵？這太困難了，你們要知道 IDS 的技術核心和以往的船艦都不同。」

「技術核心不同，就不能用了嗎？你們一向強調突破自我的軍人風範到哪了？」

「你！注意用詞！潛艦國造牽動的是國家的軍事未來，也是海軍這好幾年來的心血，難道不該謹慎？」

「只有最新的技術才能互相共鳴，001 失蹤六小時了，如果那些派出去的船艦能找到，早該找到了。」

——潛艦國造計畫，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2024 年 11 月 17 號。

IDS002，在 IDS001 失蹤十二小時後，宣布啟用。

海軍總司令部在一番權衡的爭執後，分裂成「保守派」和「激進派」，保守派以趙之光為首，激進派以宋政關為領袖。

雖然最後的決定啟用 IDS002，決議代號為：白鴉。

並在兩方誰也不讓誰的口頭角力之下，最終達成了一共識，採符合資格的潛艦兵，行抽籤制。

但已經無人在意形式為何了，此時誰的人越多，又越有實質影響力，兩方開始招兵買馬，暗自拉攏結黨，並且想盡辦法讓黨內的人成功被招入白鴉潛艦中做船兵，用以在戰場的第一線，貫徹各自的軍事立場。

而這一切，都在檯面下靜悄悄地發生著，誰也沒有浮上來呼吸，有如沉寂在深海中守著獵物的潛艇，暗中準備，等待時機，再一發擊斃。

遠遠地，多年不見的同梯好友朝著自己打招呼。

「呦，葉偉恆，你也在這。」

「是啊，你不也來了，齊坤。」岳齊坤，他的好友，兩人入伍海軍多年，葉偉恆主要是艙面航行兵，岳齊坤則是艙底輪機兵，他們皆是長年在外出勤的潛艇兵，這次接獲支援 002 潛艦出航的特級加密

消息，兩人也是達到指定地點後，才知道一同出航的夥伴可能會有彼此。

「嗯，外島基地的人手幾乎都調過來了，畢竟，是宮古海峽。」

岳齊坤掰了掰手指，發出關節摩擦的聲響，一邊動了動肩頭上的重物，他身上的裝備很有份量。

「是啊，各式船艦的交會帶，就像個大熔爐。」

葉偉恆大概知道對方背包都裝了些什麼，從他們剛認識的時候，他就知道——岳齊坤是個做輪機的料子，這傢伙是個機械狂熱，總是帶著大大小小的機械到處跑，電機到工程應有盡有，而且從不離身。

「哈哈。」

岳齊坤笑了，卻笑得尷尬，或許是大熔爐的字彙有些敏感，他不禁想到臺灣本島海軍在選派的傳言，躊躇一陣，低聲問向葉偉恆：

「你有聽說了嗎，趙參謀和宋的事。」

「哦，我知道。」葉偉恆點點頭，「保守派和激進派嘛，據說在緊急會議上吵得可兇了。」

「那你？」

「我？不用擔心，那種麻煩事我不碰。」

葉偉恆笑得燦爛，那張表情，岳齊坤是看過的，他有種不祥的預感。

「怎麼可能不選邊？你不怕被處理嗎？」

「我當然怕啊！」葉偉恆拍了拍好兄弟的肩，在對方耳邊悄聲說

道：「所以我兩邊都答應了。哈！」

晚間·海軍總司令部。

夜裡的空間寂寥·幾雙皮鞋踩在柔軟的地毯上·幾乎沒有聲響·只有軍裝上的配件碰撞時會發出細微的金屬聲·一路順著長廊走向盡頭的那間。

叩叩·敲了兩下門·裡頭的人嗯了一聲·辦公室的門向內打開。

「光哥·人已經到了。」

「一起進來吧。」趙之光轉動著桌上的地球儀·指尖輕觸光亮的地球儀表面·摩娑在台灣北端的海峽附近·眼底黧黑·深深思考。

「趙參謀好。」

「不必拘謹·跟他們一樣·叫我光哥就好。」

「是·光哥。」

「你應該還記得不久前·日本出雲號探測到異常聲紋的事情。」

「是·光哥。」

「001 號最終有訊號的地方·是在宮古海峽·你知道該怎麼做。」

「是·光哥。」

「002 即將出航·他們的目的和你該做的事·能抓到平衡吧。」

「是·光哥。」

「很好·那沒事了·下去吧·早些休息。」

「是·光哥。」

另一頭·激進派的集會總部擠滿了人·原本安排的座位全數坐滿·還有不少人站在一旁·圍著整個辦公室站了成一個圓圈·或三兩團聚·或倚著牆面·都在激烈地討論著 002 的話題·等待集會開始。

宋政關站在最前方的講台上·打開迷你麥克風的瞬間·一陣高頻的回溯音迴盪在整個空間·所有人立刻安靜下來。

此時·近百雙的眼睛注視著他·從一二等兵到上士·士官長等士官·從少尉到上校·少將等軍官·還有各種不同兵種的人都來了·就連以往比較不參與軍事策略的海軍陸戰隊·也出現在人群之中。

「嗯·謝謝你們今天的到來！宋政關在此·代表與我們擁有共同信念的人·由衷地感謝各位！」

宋政關說著·一面環顧四周·朝每個方向一一鞠躬·他做足功夫·像是與所有人對話感謝·卻是抓緊了時機記住在場每的一張臉孔。

「明日上午七點！就是白鴉潛艦的出航之時·這一戰攸關著臺灣海軍的顏面與存亡·我相信！來到這裡的各位·都是堅信著艦隊的實力！能夠找到敵軍·並向那些犧牲的同仁們承諾！要給他們陪葬！」

他舉高著手·語氣鏗鏘響亮·帶動了全場氣氛激昂·受到情緒感召的人們紛紛舉高雙手·大聲叫喊：

「陪葬！」

「要他們陪葬！」

「找到敵軍！」

「海軍不滅！」

「你看，這就是激進派的實力。」葉偉恆在岳齊坤的耳邊說道：

「潛艦裡面一共能裝多少人，六十人到八十人？」葉偉恆輕笑，

側過身讓出空間，又道：

「假設一艘排水量大於 2000 噸的 IDS 能裝下一百人好了，出勤時一共分成三班，真正能在崗位上執行任務的，不到三十人。」

已經無人會去聽他們的談話內容了，一直往前擠的同仁們早已跌入宋政關的號召中，悲壯又憤慨，滿室的激烈昂揚，在一句句高呼：

「陪葬！」「海軍不滅！白鴉號不滅！」的集體意識裡，葉偉恆拉著還在茫然的岳齊坤後退離開會場。

對葉偉恆來說，這群人不過是在自我催眠罷了，看來，接下來都會是這副德性的精神喊話，已經沒有必要繼續耗時間在這裡。

「走吧，溜出去吃宵夜。」

「真的？這裡的戒備不嚴嗎？」岳齊坤問。

「哈哈！哪有你們外島嚴？」

「也是。」岳齊坤扳扳手腕，他的確好久沒吃到臺灣本島的料理了，明早就有可能隨著 002 白鴉出航，若他一去不回

「我想去吃，永和豆漿。」

「好欸！永和豆漿不錯，青年路上有一間，他的燒餅超酥超香。」

葉偉恆已經開始覺得饞了，他們三步並做兩步快速離開總司令部。

但很厲害呢，宋參謀，背後的勢力果然不簡單

白鴉號的成員配置，採現場大會抽籤，依照潛艦需要的崗位人手抽每個人的代號密碼，那是他們收到消息後，被要求保密的號碼。

當然，經過昨晚的聚會後，有不少激進派的人都已知道彼此的號碼。全數的抽完後，再隨意打散至三個班，以防止各班有勢力存在。

「么陸肆參 洞拐伍倆」

葉偉恆和岳齊坤也在吃永和豆漿時交換了彼此的號碼。

「哦，兄弟。」岳齊坤拍了拍葉偉恆的肩，那長期在外島的肩頭比一般人還要黝黑精壯，葉偉恆被對方拍的肩膀一晃，然後笑著搭上兄弟的肩。

「哈哈，生死有命！」

「別這麼說，跟我一起出海不好嗎！有我罩著！」岳齊坤跟著笑出聲，兄弟二人笑了笑，一起等待最後的艦長人選。

軍人從來不怕戰，海軍更是各個發誓與海共存，與艦共亡，潛艇兵必須待在密閉狹小的潛艦，也是一能扛下巨大精神壓力的兵種。

「白鴉艦長 勾伍肆拐 副艦長 洞洞參么 副艦長 陸倆么倆」

——白鴉號，要飛得更高，更遠。

白鴉號艦長名叫施莫河，已經是個年近四十的中年上校，他的頭髮呈現黑灰色，長至耳垂，用彈性繩綁好在頸後。

他正在朗讀出航時的海軍守則和各項指標。

餘百人的白鴉號船員終於成型，一班約四十人，八人為一排，共五排，分成三班，三班各以白鴉做聯想取名為「夜視」、「晝行」、「棲寒」。

「沒有用任何數字，表示三班無等級或先後順序之分，身為白鴉號艦長，最重要的就是上下一心，同存同滅，若是理解，行禮。」

說完，施莫河對著眼前所有弟兄脫帽行禮。

「上下一心！同存同滅！」全員應禮回敬，聲勢浩大，此時此刻，距離整裝出航，還有三小時。

2024年11月18號。

IDS002白鴉號，正式服役，第一任務，前往宮古海峽，並與其他船艦交換第一情報。

「笑話！還交換情報？潛艦只要進入深海，就什麼也探測不了。」

孫相豪躺在床上，與上鋪的邵宇行聊天。

「保守派就是這麼好笑，潛艦如果可以互通有無，就不叫潛艦了，哈哈。」

邵宇行將身子往下歪，一顆頭探到孫相豪的面前，遞過一條東西：

「巧克力，要吃嗎？」

「哇哦！你哪來這些東西，不是違禁品嗎！」

「白癡，知道是違禁品，能不能小聲點？」說話聲從另一個地方傳來，梁俊陞一邊揉著鼻子，一邊換床，爬到另個床鋪上，腳踩梯間，又道：

「還有，我要睡了，要聊天去外面聊！」

「梁哥這麼早睡？是怕等到我們值勤，會太累嗎？」邵宇行問。

「我看啊！他是思春了吧！想女友了？去弄一弄啊！」

孫相豪大笑，被梁俊陞回頭比了一記中指，幹了一聲，說：

「媽的孫相豪，你能不能克制點，這裡還有別人。」梁俊陞一偏頭，下巴指了指另一隔壁床，另外兩人的位置。

「哦哦哦！你說他們啊！他們是自己人啊！喂！那邊的——」

「 恩？」

葉偉恆原本想事不關己地小寐一覺，沒想到這幾個人話鋒一轉就到了自己身上，想用沉默忽略一切大概是不可能了。

葉偉恆用手肘戳了岳齊坤一下，示意他不要說話。

「對對！就是你們兩個！你們也去了那裡對吧！我有看到你們！」

「哦、你說宋哥啊 哦抱歉，宋參謀長那裡嗎？」

葉偉恆笑得和藹可親，實則內心閃過無數個念頭，心想著哪個方

案才是最完美的。

嘎啦嘎啦、嗶嗶！嘶嘶

突然，身邊那機械魔人手裡的小型聲紋辨識器響了起來，所有人的注意力全被岳齊坤手中的東西吸引了去。

「哇賽！這是什麼？」

孫相豪直接跳下床，上鋪的邵宇行也聞聲爬下來，只有梁俊陞決定躺回床上，將簾子拉起，不知道是要睡了還是

後來，憑藉著岳齊坤出色的機械能力，他們很快地跟孫相豪、邵宇行等人混熟。他們畢竟是同一班的人，葉偉恆也不再去在意被誤認為是激進派一事。

包含新認識的三人在內，葉偉恆也發現「夜視」幾乎都是激進派的人，難道是保守派藏起來了？還是恰好集中在不同班底內？

「現在是晝行當值吧，應該已經準備要跟棲寒換班了，也差不多該換我們去預備了。」岳齊坤和孫相豪已經聊著機械的話題到天邊去了，邵宇行在一旁就像個好奇寶寶，什麼都問，偶爾會跟葉偉恆搭話。

「是的，等待消息吧。」葉偉恆回答。

002 白鴉號出航不久，根據幾個已經回到休息室的晝行班的人所

稱，他們還未抵達宮古海峽的領海內。

邵宇行翻起潛艦上有關 IDS 的動力資料，一邊說：

「岳哥真的很厲害，以往的潛艦都是用柴電引擎，IDS 的引擎已經進步到鋰電池了，航行速度應該會比以往更快？」

「不一定，要看情況，畢竟 001 還是以柴電為主，鋰電池為輔，聽上面說，原本要等到 001 的運轉資訊回來後，再做一些 002 設定上的細微調整，但現在沒有任何資料，002 出航的風險呢，嗯，我想也應該沒有什麼問題，臺灣的鋰電池技術很成熟。」

岳齊坤一說到機械相關，話是平常的兩倍以上，但這樣也不太好，他們兩人是中立派的事不能被揭穿。

還好岳齊坤也不是個傻子，葉偉恆踩了踩他的腳，他立即知道自己差點說出了什麼，趕緊圓回來，手裡無意識地扳著那顆還在研發中的小型聲紋辨識器。

「對了！宇行你是兵器科，難道對動力也有興趣？」葉偉恆看出岳齊坤的心裡的慌張，話題一轉，轉回邵宇行身上。

「嘿啊！邵宇行，你是兵器科，兵器技術向來最穩定了，你擔心什麼！」

孫相豪粗枝大葉，沒發現剛剛話題中的端倪，他拍拍胸脯又說：

「你看我們航海科的，每次一遇到海上的天氣變化就會忙到不行！你們兵器兵科的那算什麼！一炮打出去，有中沒中都不會怪你們！」

「這 我們壓力也很大啊，不管有沒有中，每一發都會背負很大的壓力。」

邵宇行原本想繼續動力的話題，卻也被孫相豪的話題帶偏，兩人一人一句眼看就要懟起來，葉偉恆在心裡笑到幾乎要摔倒。

他按下過度愉悅的心情，趕緊出言相勸：

「沒事！沒事！我是通信科，你們在勤不管出了什麼問題，都是我們通信科第一手應對的，要罵也是我們被罵，長官的臉色可不好應付。」

「你們都別說了。」

突然，梁俊陞從拉開簾子從上舖兩下跳落，他直接加入話題：

「我是行政科，駕駛兵。你們有誰會像我一樣，每天跟艦長、副艦長待在同一個空間嗎？」梁俊陞搓了搓臉，一副沒睡飽的樣子。

「咦？你沒有去解決一下啊？」孫相豪還在剛剛的糟糕玩笑裡。

「孫相豪，你最好給我閉嘴。」

「哈哈！哈哈哈哈哈！」

「笑屁！看你上工之後還笑不笑得出來。」

「哈哈！我不敢，我不像你。」

孫相豪原本還想再跟梁俊陞鬥幾句，但晝行班的人一一回到休息室，代表要讓出床位了。

「夜視」一班人也不再開玩笑，收起玩心，將各自的小型行李收好在櫃子中，魚貫離開艦員住艙。

2024年11月19號。

凌晨五點，還有半個鐘頭就要迎接白日的曙光。

突然，在聲納間的葉偉恆透過無線電向艦長室請求指示。

「報！聲納探測器顯示，前方發現疑似船艦之物，請艦長下達指令！」

「收到，請回報方向和距離。」艦長施莫河收到回報，立即將桌上的早飯晾到一旁，抓起夾克穿上，一邊從軍官住艙內走出，站到指揮室中央。

IDS002 白鴉號保留了一部分的柴電引擎的特性，能夠藉由呼吸管充電。

考慮到白鴉號為了爭取時間，一路直到宮古海峽前都未曾停擘休息，鋰電池可能會有過熱的問題，而接下來危機四伏，更有可能迎接戰鬥而無法及時上岸，施莫河在與輪機兵科的人討論過後，決定讓白鴉號從 19 號夜裡開始完全上浮並充電檢測，盡速整理可擷取的資料，運算出下一次潛入可以支撐的時長。

但 「通信兵，先探測附近的船艦，有聯絡上就發出求救。」

對方的動作比想像的要來的快。

「收到。」

葉偉恆快步來到聲納室隔壁的雷達室，盯緊了閃著綠光的雷達儀

表·那一面雷達新穎且偵測快速·在有了岳齊坤的發明後·小型聲紋辨識器連接艦上的雷達·還能直接收到回傳過來的聲紋圖像·顯示出波形在畫面上。

雖然潛艦還是依靠聲納在海中獲得情報居多·但如果海面上使用雷達能和聲納達到二合一!太省時了!岳齊坤!真是幫了大忙!

「這裡是白鴉號·白鴉號於宮古海峽請求支援!有人聽見嗎!」

但葉偉恆沒有時間再快樂了·他一邊撥通海上協定的無線通訊系統·側著頭夾著無線電·一邊在雷達的玻璃表面上·拿著亮漆筆塗畫第一個聲納探測到發出的位置。

嘟嘟——幾秒後無人回應·他掛掉·再度撥打:

「艦長!附近沒有任何我方船艦。」

「收到·叫上航海兵·測量距離·再回報一次可疑之物的確切位置!」

「是!北緯 N25° 29' 44.12·東經 E129° 88' 13.76"。」

「我來了!」孫相豪就在不遠處·跑到葉偉恆身邊時·還塞了一塊土司給他。

「現在情況怎麼樣?」

「這裡·然後等下一次聲納的回報」葉偉恆指著那個圈起的亮漆地·接著問:

「能算出距離嗎?」

「我盡力!就聲紋看起來·現在深度有落差·不一定準確。」

「知道了·上吧。」

正在指揮室裡的施莫河艦長則頓了一下·伸手撥了無線電到動力引擎室。

「喂·這裡是施莫河艦長。」

「艦長好·輪機兵·岳齊坤。」是岳齊坤接的無線電·他的手上還在計算著白鴉號的動力數據·必須趕緊整合成一筆可用資料。

「齊坤·回報充電進度。」施莫河認得這個天才輪機兵·岳齊坤的表現很出色·令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報告·包含 IDS001 在內·潛艦國造計畫中的呼吸管充電設備都還是使用舊型的結構·目前以透過電壓轉換器讓電能得已在鋰電池電瓶中保存·我們無法確切計算呼吸管導進鋰電池的電量是否充足·簡單來說·就是無法確保可用電的品質。」

岳齊坤一口氣說完·覺得有些喘。

「目前為止·你認為可多久·白鴉下潛而且用最省電模式的話?」

施莫河聽完·他只想知道一個重點:能撐多久?

這攸關他的策略·白鴉號還在海面·在確認被敵方發現之前·他們可以選擇下潛迎戰或是求援逃跑。

「保守估計·三個小時·艦長。」

岳齊坤的腦內快速運算，先依照白鴉號從啟航到停下所花費的電力和航行里程，做出每一小時的平均電力消耗，與重新充電後的耗損值做出負向加成，求得最高可能性的可用電力容量後，以電力驅動再加上預備的柴油引擎，綜合計算高速節和低速節的交互駕駛，能撐超過三小時。

「好，有其他消息再通知我。」

施莫河抓了抓頸後的一小縷頭髮，切掉無線電，然後又立刻接起。

「艦長！航海兵，孫相豪，初步估計對方為靜止狀態，距離我們還有兩百公里。」

「等、等等！這個聲紋是——不好！」

葉偉恆突然打斷了孫相豪的回報，他指著雷達儀面顯示出來的圖樣——那是日本出雲號護衛艦在不久前探測到的特殊聲紋波型，至今還沒有證實為何物的聲紋。

「艦長！出現了日本出雲號的那個聲紋！」

孫相豪即時回報，另端的施莫河艦長聽聞後，先是一愣、卻笑了：

「好，讓我們會會那個東西！」

白鴉號進入全面戒備，施莫河艦長領著另外兩位副艦長坐鎮於中央控制室，惹得梁俊陞心裡直罵髒話，幾個航海兵，握著的操控盤的手微微冒汗。

「電戰系統聽令——做好聲納和無線電系統的干擾預備，能隱藏行蹤多久就多久。」

「是！」

施莫河自從聽見那特殊聲紋的出現後，宛如換了個人似的，像是已經確認了目標般，他抓著對講機，指令一刻也沒停過：

「所有白鴉號的船員聽令！白鴉號即將在三秒後開始下潛，進入潛伏狀態！三！二！一！」

「相關兵注意！準備魚雷填管，射控系統全線預備，除非允許，不得隨意離開座位。」

潛艦裡全線用聲力電話進行廣播和通話，主要當勤的「夜視」一班又是激進派佔多數，聽聞白鴉號要主動攻擊，立即起了高昂的興致，恪守各個職崗，照著艦長的話做，不疑有他。

白鴉號下潛的幾分鐘後，「晝行」、「棲寒」兩班的人也一同站到了前線。

「天啊！天啊！我以為——」

邵宇行簡直苦不堪言，現在三班的兵器兵都擠在艙內，又擠又熱，雖然魚雷在潛艦中的利用技術純熟，但這麼快就裝填——？

誰不知道宮古海峽是爭議性極高的地方，即使這個海道的水深超過 100 公里，隨便一發魚雷還是會引起各方的高度關注——但艦長

的直屬命令豈能不從？

「很怪、很怪。」

在獲得消息最快的通訊室，葉偉恆當然也聽見了全部的廣播內容，他沒有一開始忙碌了，所有班的人傾巢而出，大家分工合作地顧著不同的收發器，有人謄寫、有人撥接，而一部分的人自動自發地去支援電戰了，看起來——是一群低調的保守派。

現在三班的人全都混在一塊，激進派和保守派立刻變得很好辨識，例如說旁邊那位孫相豪已經透過現有的數據，計算到潛航公里和彈道路程如何發射了

「這人也真是個鬼才。」

葉偉恆揉揉太陽穴，算是見識到了孫相豪的實力，也難怪他會對岳齊坤的發明有興趣。

生死有命，富貴在天。

至少在那一發魚雷打出去歪掉擊空之前，葉偉恆都是這麼想的。

同一時間，海軍總司令部，趙之光收到了來自 IDS002 白鴉號的密報，據說是夾雜在電戰系統的波聲中，被悄悄帶出的軍事消息。

「他開始行動了？」

「嗯。」趙之光看完密報的內容後，拿起打火機將紙張點燃燒盡，並點了一根菸，緩緩說道：

「說是找到了日本出雲號探測到聲紋的下落，嗯，好像，準備要發動攻擊了。」

趙之光描述得雲淡風輕，但熟識他的人必定會知道，那是趙之光心情最壞時的反應。

「必須這麼做，才不會讓激進派的人起疑吧，畢竟是艦長。」

「但願是這樣。」趙之光吐出一口煙，灰白色的煙線在空氣中飄散，燃燒後的菸草味，混著一絲異香。

幾個小時後，趙之光派出去援助白鴉號的巡防艦，傳回了這樣的消息：

「IDS002 白鴉號、IDS001 紫狼號，沉毀於宮古海峽，已確認潛艦殘骸，共救出三十二名生還者，兩名艦長身亡。」

「齊坤！你看看這個聲紋。」

葉偉恆離開通訊室，他用最快的速度跑進動力引擎室，將一張圖片塞到岳齊坤的面前。

「這個聲紋我們從未見過，呼，我調查過，日本出雲號在一個月前探測到的那個波型，與這個大致相同。」

他從艙面來到艙底，穿越人群的感覺超級差，有夠擁擠！果然

IDS 的技術讓高層很不放心，這個人數一定比原本船艦設計好的人員配置，還多出了不少。

「很不尋常。」岳齊坤舉高圖片端詳，一雙劍眉緊皺，目光灼熱如炬，好似要把這張紙燒處一個洞來。

「我們越來越靠近之後，聲紋變得更加明顯了，你不覺得，他並不是來自同一種」

「複合型聲紋。」岳齊坤知道對方要說什麼。

「對。」葉偉恆點頭，即使過了很多年，他還是覺得跟岳齊坤一起共事很舒服，至少兩人的默契一直都很好，從海軍大學時就是這樣了。

「再這樣下去，他就要進入魚雷的射程了，真的很詭異，不先確認對方是何物嗎？」

「艦長沒有請你們確認嗎？」

長期待在艙底的岳齊坤沒有那方面的感受，光是 IDS 技術面上所需的突破，就足以讓整個輪機部門陷入經驗不足的高壓之中，他們無暇去管艙面發生了什麼，他們只知道，剛剛艦長還有打通話進來關心啊！

「沒有，他沒有。」

不妙，很不妙，葉偉恆突然感到一陣惡寒，他故作鎮定地拍了拍兄弟的肩，朗聲道：

「好啦！不管了，反正我們配的魚雷很屌！怕什麼！我回去啦，艙底交給你們了。」

「當然沒問題！必須的。」岳齊坤也給了兄弟一個拇指。

那是他們沉艦前，最後一次對話。

「艦長！敵方已經進入射程範圍！」

艙面上，孫相豪還在即時地回報精準的數據，施莫河艦長無聲地勾了勾唇角，對著廣播話筒回應道：

「很好！我們已經鎖定目標，準備進入作戰狀態！」

沒有人詢問鎖定的目標是誰，被仇恨籠罩激進派的人都已經就位，人數比例較少的保守派還在消極抵抗。

「回報射程距離，彈道誤差值！」

沒有人在意那個古怪的聲紋。

複合型聲紋、複合型聲紋

只是一剎那的思考迴路，葉偉恆內心的疑惑終於解開：

「施艦長！對方如果不是敵軍呢？」

他衝上前，搶下孫相豪手中的聲力電話，有線的聲力電話被葉偉恆用力一扯，電線打在自己手上，好像把什麼沉睡已久的疑問給打醒了一樣。

「這個，是日本出雲號在一個月前發現的新型聲紋，當時的聲紋

並不像今日複雜，也就是說，這可能是誘餌！艦長！」

施莫河艦長，才是這次白鴉號出航最大的誘餌。

白鴉號表面上像是被激進派統治著，實則艦長卻是保守派趙之光的人，只要白鴉號的任務毀掉，激進派和宋政關自然就會被目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高層認為是他們的失誤，這樣一來，一切都說得通了。

「复合型聲紋，我知道你要說什麼，」電話對面的施艦長聽起來非常冷靜，語氣溫和，就像是他們在白鴉號前初次見面這樣，說著海軍的驕傲與榮譽。

「但是臺灣沒有任何一隻戰艦會出現這種聲紋，如果他只是個空殼誘餌，啟用魚雷毀掉，還能獲得為國家爭取到 IDS 發射系統的相關數據，不是正好？」

「可」

葉偉恆還想說點什麼，一旁的看著聲納的孫相豪突然叫了起來：

「艦長！對方的好像察覺到我們了！正在以時速三十公里的速度極快逼近！」

「無法等了！全線預備！各部門！回報數據上來！」

施莫河拉起全艦廣播，場面頓時大亂，葉偉恆被一湧而上的激進派成員擠到邊角，熟悉的數字，熟悉的發射流程，北緯 東經

射程 速度 分秒

魚雷管系統回報 武器射控回報

聲納確認 測量確認 最終確認

十秒 八秒

五 三

整個世界，好像慢了下來。

IDS002 白鴉號，向著一不知名的目標物發射魚雷。

緊接著，沒有聽見任何集中的爆破聲響。

兵器部，邵宇行同志，未依照操作，將魚雷以極大值的誤差發射。

這是何等惡劣的海軍素質，通訊室裡面傳來兵器部門長暴跳如雷的咒罵，夾雜著各個作戰部門的喧嘩，場面比發射前還要混亂。

當葉偉恆正在好笑，原來邵宇行是保守派的臥底啊！哈哈！

但不到幾秒，他立刻察覺不對。

施莫河和邵宇行都是保守派，怎麼會出現這麼大的矛盾？這不合理。葉偉恆趕緊抓著廣播系統對著所有人大吼：

「對方要打過來了！快！轉向！梁俊陞！」他連規矩都不管了，連名帶姓地直接對著在中央控制室的駕駛梁俊陞喊出要求。

「怎麼突然要轉向？現在滿舵也來不及了！」

「不，浮出水面！這樣閃魚雷比較快！」施莫河艦長要求戰艦浮上海面。

梁俊陞抓緊了控制盤，如果魚雷直接打過來，只剩他們可以帶著

所有人逃離這一波攻擊，正當他躊躇不前，艦長突然發話了，他就站在梁俊陞旁邊，大聲指令。

「是！」

梁俊陞下意識對口令的服從比自己的反應更快，雙手抓住上浮桿用力一拉，白鴉號全力排水上浮。

碰——！碰碰碰！磅——！

沒想到，對方除了打來魚雷，連飛彈都已經準備好，白鴉號一浮出水面，還未決定是否投降，信號手還沒出動，數十飛彈已經落在潛艦身上。

「你——」葉偉恆總算是看透了，他們徹徹底底的輸了。

十分鐘之內，白鴉號全員只剩棄艦逃生這個選項。

「我想，你忘了一件事情。」

施莫河看著葉偉恆，眼底盡是柔情，但令人作嘔。

「保守派一直都是反對戰鬥的，趙之光當然也是。」

施莫河笑得猖狂，笑得恣意：

「究竟為什麼紫狼號會乖乖地站在那邊，假扮成誘餌，等著我們攻過去呢？」

他伸出一根手指，朝對方搖了搖，最後按在自己唇上。

「噓——這是個機密呢！」

那天，葉偉恆跟著 IDS002 白鴉號一同沉入海中時，腦袋裡還在想著這一件事：「潛艦國造」，已經被第三方勢力徹底侵入。

得獎感言

這次創作小說的題材，是過去從來沒有接觸過的軍事題材，從船艦戰艦資料的蒐集，了解臺灣的海軍體制，到完整的規劃出小說的架構，每個出場人物的刻畫和背景。創作的同時，對我來說也充滿新奇感，因為戰爭小說能寫太多東西了，間諜、謀略、爭執、武力、情報、人心、技術，每一個環節都會影響作品的元素構成。因此這次也嘗試了更多不一樣的寫法和敘述方式，希望能讓自己創作的面貌更加多元，同時也讓讀者們可以透過小說，對這些戰事題材的作品產生興趣。

評審評語

■ 小說以設定未來三年的台灣潛艦作戰為主題，已是本篇創意與吸引讀者的有趣切入點，其取名為白鴉號與紫狼號，更象徵其作戰的任務模式，兩者同為台灣國造潛艦，其應有共同的敵人，但文中最後：「噓 這是個機密呢！」那天，葉偉恆跟著 IDS002 白鴉號一同沉入海中時，腦袋裡還在想著這一件事：「潛艦國造」，已經被第三方勢力徹底侵入。」

則預示了敵我不分與政局的多變，這是這篇小說事件一層層拉著情節的引人之處！

- 唯一一篇軍事小說，選材相當特別，也很呼應目前國艦國造、潛艦國造的時事。在兩派鬥爭，各國角力上可多加著墨，否則易感到「雖有多方角力，但看不出各方為何而鬥」，缺乏合理動機的問題。
- 很難得的軍事主題作品，以對話為主軸推進劇情，講述關於國家機密艦隊還有派系的對立，如何導致戰艦的消失之謎。但劇情的起伏比較小，建議可以加入更多的矛盾衝突，甚至火藥味的場景去鋪陳對立，這樣結尾的結局才更驚心，空格要注意。

排名·佳作
班級·動畫三甲
姓名·施力蚊

殘溝之旅

在這世界上有太多你不了解的事物。陸地上的，水上遊的，天空飛的，誰說人類就是懂最多的種族？我敢說你肯定不了解在我身上發生了什麼。

我叫班班，是隻螞蟻，人畜無害的小螞蟻。

你不必記我的名字，因為我拋棄了。至於為什麼，就在於那天人類對我做的事。

我永遠也忘不了那天是如何發生的。

身上的恐懼隨著身軀慢慢上身，當看到人類那醜惡巨大的嘴臉時我早已想好一百種被殺死的方式。人類通常閒於做這種事，而且樂此不疲。巨大的優勢就在於他們聽不見我們哀號聲。過程非常迅速，他的手指捏住我的身體和觸角，用力一扯——

我感覺我的心臟都被扯成半了——痛斃了！別這麼折磨我啊！怎麼不去欺負比自己大的！我跌到地上，人類孩子頭也不回地跑了，連「給個痛快」都沒有！我搖搖晃晃的回去蟻窩，要不是有地上的氣息我差點回不來。頭上的觸角沒了，我頓時無法跟任何螞蟻溝通。(註1)

「他是誰啊？哪裡來的野蟻嗎？」

「頭上沒觸角，想溝通也做不到」

「要不把牠趕出去？」

周圍的聲音越大，我感覺眼前一片漆黑。聽說螞蟻死後身上會散發死亡氣息的費洛蒙，螞蟻們聞到後就會把螞蟻屍體扛出去(註2)，我不禁強忍自己不要倒下。螞蟻的觸角滿滿佈在我的臉上，我止不住發抖，很快就有同伴認得了我，螞蟻觸角用慣了，眼睛視力飛快退化，我根本看不清同伴們的臉，嘴巴不是最好的溝通道具，最後我被螞蟻『奶媽』暫時收留下來。所謂的奶媽，就是指負責照顧女王蜂產下的幼蟻的工蟻，在那裡，我暫時和緩自己的情緒。

你以為我能這麼待一輩子嗎？

奶媽固然好，但這時不是殘障螞蟻學院，後來我很快又開始工作，之後

「唉，生命真不公平。當螞蟻真不公平。」

我喃喃自語著，今天又得在陌生的地方過夜。

黑漆漆的天空宛如我的雙眼，平常待在蟻窩根本不會抬頭看，現在我去得時時刻刻關心著現在面臨的情況：是否會下雨，或者有無我的天敵。我很沮喪，感覺伸手不見五指；當你看不到，有六隻手都沒用，我不停亂摸，直到摸到一片薄薄的物體時，有個聲音響起：

「嘿，那是我的翅膀，別亂摸。」

我嚇得瞬間縮回去。

「呵·看來你是個鄉巴佬。」

我不懂什麼是鄉巴佬·想趕緊離去。「喂·別走·我沒惡意·」
他還在後方說：「看來你不太有幽默感·是不是？」

關你什麼事啊·我忍不住心底吐槽。

「螞蟻待在這很危險·你可能隨時死掉。」他說·身邊好像伴隨著風聲。「嘿·你該不會單獨的吧·跟我一樣耶·你也是趕出來的嗎？」

趕出來？誰跟你一樣·我是自己出來的。

「我也是喔·不對·是家人忘記我了。」

家人？

我停下腳步·回過頭·眼前還是模模糊糊的。

我想看到他·但我做不到·換作是以前·我一定會用觸角在對方臉上滑呀滑的。

為什麼我是一隻有殘缺的螞蟻呢？

「你怎麼了？」

我沒有回答。

「我有聽過螞蟻的視力很差·想不到這麼嚴重。」

「難道你不差嗎？」我忍不住問·那是我來這天起第一次說話。

他好像有點驚訝我會開口。「不差啊·因為我需要飛·我的視力就是要輔助我的翅膀用的。」

明明我們螞蟻也有翅膀·但只有雌蟻和雄蟻才有·工蟻沒有。(註
3)

「你剛才摸到的翅膀是我掉的·我的翅膀斷了·所以飛不起來。」

「斷了？」

「我第一次學飛·卻被風撞到跌到地下·我的翅膀斷了一根·只剩下一小搓·你看。」

他舉起我的手·往他的背上摸。

「你做什麼啊！」我驚叫出來。

「別怕·我想讓你摸摸看。」

「摸？」

手指的觸感 我以前都只是重複著搬運食物的動作·粗糙的麵包屑或破碎的方糖塊·我從沒想過·竟有如此柔軟的東西·好像光滑的角質層·又像月光灑下來的花瓣。

螞蟻的文筆不好·總之·那是我摸過最舒服的東西。

我意猶未盡·耳邊卻傳來呵呵的笑聲。「看你真的是個鄉巴佬·總有一天我會長回來的·我是隻瓢蟲·你這隻螞蟻以後有何打算？」

「那裡是蜘蛛網·是我見過最可怕的东西·我勸你最好不要靠近它。」

好幾天下來我們都生活在一起·這句話還算好聽·只因為我們身上的殘疾都無法到別的地方去·他是隻很聒噪的瓢蟲·每天只會不停說他知道的事·我不理他·他說得越起勁·我一理他·他說得更起勁·

總之，不要理他比較好，不被煩死就好。

「我希望有天我的家人會來找我，我是說，我喜歡你，但我也很想家，你有沒有男朋友之類的。我是說，其實我也蠻希望有人喜歡我的。你是我喜歡的類型。」

一答腔就輸了 一答腔就輸了 我在心底默念著。可不可以不要再來煩我了！我其實想告訴他這個。

「你肚子餓不餓？我已經可以飛一點了喔，等著看吧！」

他說著，搖搖擺擺的飛起，我可以感受周圍的風聲變大了，多虧一直待在戶外，我的視力也變好了，現在已經可以見到他身上那艷麗的紅色軀殼，瓢蟲長得比我漂亮多了。要是我是蝴蝶，說不定會愛上他。

為什麼他的翅膀會長回來，我的觸角卻不行啊？

「你喜歡花蜜嗎？」他第一次找東西給我吃時，特地選擇了我喜歡的東西。螞蟻都愛吃甜的。

儘管我都不說話，但他好像不討厭我，難道不用溝通也會有人會喜歡我這種廢蟻嗎？

「你喜歡唱歌嗎？」

晚上，他會唱歌，他很會編曲，因為他唱的歌詞都是與他有關的，每次內容都不同，非常有趣。

「我是一隻小瓢蟲，

遇到了一隻小螞蟻，

他都幾乎不說話叫我實在非常寂寞，

我多麼想當牠的好朋友，順便介紹親朋好友，

每日夜裡我左思右想，只希望美夢早日到來。」

「啊！」突然，一聲叫喊，我回過神。「救命啊！我被黏在蜘蛛網上了！」瓢蟲說。

啊？不會吧，這要叫我怎麼救？

我能做什麼？

我到底能做什麼。

要是可以，我也想把它做好啊！

「我 我不會 」我大叫，「我該怎麼辦？我連你在哪都不知道！」

「記得我的話嗎？蜘蛛網！你應該可以看到樹枝上那透明的線對吧？」

線？

對了，白天的光線充足，我好像真的有看到隱約透明的白線，上頭的確有個紅色小點在裡頭掙扎，忽然一個巨大的生物緩緩向瓢蟲靠近——

「慘了！是蜘蛛！」瓢蟲大叫。「我這次死定了。」

「別那麼大驚小怪，凡是都有個萬一嘛。」那隻『蜘蛛』說。他有十隻眼睛，比我還多條腿，聲音相當有磁性，談吐優雅，看來常有

獵物上門他相當得意。「你這種傢伙我看多了，要是肯重來，你還會犯這種錯誤嗎？」

蜘蛛沒注意到我沿著樹木攀爬上去。

「我」

「怎麼了我可愛的小瓢蟲，告訴我，你有什麼遺言？」

「誰要告訴你？」

這時，我已經潛伏在蜘蛛的上方，現在我只要往下跳就可以撲到他的背上，狠咬一口——我也的確這麼做了，但是，好痛！我馬上被蜘蛛甩下來，結果——

我也被黏在上面了。

「這位可愛的小姐，你為了別人送上門來，告訴我，要是你能重來，還會選擇救瓢蟲嗎？」

「我」我說不上話來，只想為了報答之前瓢蟲對我的恩情，還有

我希望我可以做到。

「我幫不上忙，」我說，「無論是誰，我都」

「我其實根本不想做的，我其實只是想要」

哪裡都不對，無論我怎麼做，感覺就是不對，就好像現在我在跟誰說話卻語無倫次顛三倒四，想唱歌就忘記所有歌詞一樣。

明明我快死了，我卻一點都不緊張難過，而是

我又搞砸了！連報答別人都做不到。

「嘶！還真疼，」蜘蛛說，「我小瞧你了是嗎，親愛的工蟻小姐？」

「勸你別驚訝太早，被螞蟻咬到是有毒的。」瓢蟲在旁調侃，但顯然對經驗豐富的蜘蛛並不管用。

「好啦，可能有點疼，很快就沒感覺了。」就在蜘蛛正要往我的身上咬時，忽然——一滴淚滑過。

「？」

不對，是雨，下雨了！

雨水的重量打在蜘蛛往上，雖不足以把網撐破，但也失去了黏性，我被雨滴沖刷下來，在掉下去時，我順勢握住了瓢蟲的手

「小螞蟻救了我，我因他而活下來，

我感到很開心，拉著他的手想翩翩起舞，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可是螞蟻不願意，我感到很納悶。

活著不快樂嗎？活著不快樂嗎？

為何不笑一個呢？」

「閉嘴！」我說，「這首歌你已經唱了不少十遍，再不閉嘴我也往你身上咬一口！」

「我不明白你為什麼不快樂。」瓢蟲說，「沒有你，我已經——」

「那根本沒什麼。」我說。「沒了我，雨水還是會灌下來，你根本不會死。」

「可是要不是你拖延時間，我說不定早就死定了。」

「別說了。」我大叫。「我要睡覺。」

「我認為你比你自已想像的要有勇氣，幹嘛要貶低自己？」

「」

「你討厭自己嗎？」

「是，我是討厭自己，那又怎樣？」我跳起來。

「有時候我晚上也會偷偷哭，」他轉移話題，「我太寂寞了，要不是你的出現，我可能會無聊死。」

明明翅膀可以再長回來，到時候又可以回去了，無聊個屁！我不理他，鑽進窩裡。

「你以為被蜘蛛抓住是最慘的？真正慘的是你放棄生命的時候。」

他還在繼續說。

「閉嘴哲學家。」

「我認為你該回去蟻窩。」

「為什麼？」

「斷了線的風箏還是會回來。」

「什麼？」

「我不懂你為何討厭自己。」

「因為我幫不上任何人的忙，」我說。「因為我是殘疾。」

「幫不幫上別人的忙跟殘疾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關係，螞蟻是群居動物，我以前找食物的能力就不好，現在連觸角都沒有更不能跟其他螞蟻溝通。」

「你現在不就在跟我溝通嗎？」

「」

「那很重要？」

「為何不重要？」

「你有親口聽到他們說『你很礙眼，要你趕快消失？』」

「我不想給別人添麻煩。」

「你又怎麼知道你一定有給人添麻煩？」

「好了夠了心理師快睡覺！」我拉起落葉，「我不需要他們，他們也不需要我，明白吧。」

「但有人需要你。」

我不理他，繼續睡覺。

我討厭蟻窩，我討厭家，我討厭自己所有的一切。

瓢蟲飛得越來越好了。

別人說我很棒，我卻無法深信。大家說要多看看身上優點，我卻只能看到自己的缺點。

每天瓢蟲飛的路線越來越遠。

明明我也知道自己並不是一無是處，但當要處理事情時我就會止不住發抖。

有天，瓢蟲停下來休息。

我怕斃了。我怕別人對我冷漠的視線。對我毫無期望，把我當成智障的視線。

我就在他旁邊，身旁有著之前他破掉的翅膀。

我怕連累人，我怕別人討厭我，我不想被討厭，為何自己連自己該處裡的事都搞不好還要一直問別人！

不是說我很好嗎，為何我還會搞砸？為何這個時候，你們都會笑著原諒我？

你們其實可以罵我的，告訴我是個無可救藥的笨蛋。

我拿起尖銳的物體，往瓢蟲的身上刺！

其實想成為你們的一份子，我只是不想讓別人覺得我很慘。

一片、兩片、三片、四片

我只是想當個普通人而已，不要對我那麼好，我不是好人

碎掉、破壞掉、碎掉、破壞掉、碎掉、破壞掉

我只是想要把自己的事情搞好而已

不要對我那麼好啊！

為什麼

「螞蟻，」瓢蟲醒來看著我，「你在幹嘛？」

「活動筋骨。」

「是喔。」

我勉強擠出一句話，他似乎沒發現端倪還繼續伸懶腰，真是個危機意識薄弱的傢伙。

為何我剛才會有那段妄想呢？

我們有一段時間沉默了，這次我先開口：

「風箏不會飛。」

「嗯？」

「斷線的風箏根本不會回來。」

「但我會回去。」

「你翅膀會長回來當然可以回去。」

「傻瓜，翅膀會長回來是騙你的。」

「咦？」

「昆蟲的翅膀沒有再生能力，斷了就長不回來了。」

「那你為什麼？」

「因為我相信我還能飛。」瓢蟲說，「就算少一節翅膀，或是兩根觸角，總有一天也可以重新開始，我是這麼想的，所以我很努力，結果終於能飛了。」

「我不明白。」

「這世上本來就有太多不了解的事情，不必明白，相信自己就

好。」

「太沒有邏輯了。」

「昆蟲不需要管邏輯，人類才需要。」

「 」

「假如真的怕的話，逃避也是可以的。」瓢蟲說。

「逃有屁用？」

「正視自己的軟弱其實也是變強的想法。」

「我不懂你的意思。」

「弱不可恥，逃也不可恥，只要有全力以赴，沒有一件事是可恥的。」

「煩死了。」

「做不好也沒關係，沒有人會責怪你，你要喜歡自己。」

他又說了一次。「我認為他們很喜歡你。」

「 」

「就像所有讓你恐懼的事直接去做就對了，怕也是徒勞，那只會讓你更討厭面對現實而已。」

「你懂什麼？你懂那種那種痛苦嗎？」我說。

「你也不懂翅膀被奪走，飛不起來也見不到家人的痛苦吧？」他回問。

一陣沉默後，他拿出了一個東西，「我今天來是想給你帶來這

個。」

「？」

那是一個白色觸角，我接過去一看，裡頭包含了過去那些螞蟻同胞的氣味，我不禁倒吸口氣。

「 ！」

「我是在附近的蟻窩旁發現的，他們為你的離去而傷心，所以做了個自製的觸角放在你的墓旁邊，我很好奇，怎麼會是墓？」

「他們可能以為我回不來了，所以用來紀念我。」我說。

螞蟻是非常有計畫的昆蟲，同伴死了並不會直接吃掉而是會直接搬到螞蟻墓旁紀念他。

說是這麼說，但我的確可以從這觸角上聞到同伴對我思念的味道，好久好久了，我以為他們會討厭我或是早把我給忘了，想不到他們

「回去嗎？」瓢蟲在我後方說，「我可以送你一程。」

「我不想回去 我還來不及重新開始，我想先 」

「一起飛？」瓢蟲幫我補完剩下的話。

在這未知的世界裡你永遠不曉得自己下一秒會遭遇何種變化，比如現在小螞蟻竟跟一隻瓢蟲一起飛。我坐在瓢蟲的背上，穿越了樹林飛遍了原野，美麗野花中的花蜜使我飽餐一頓，也許我是失去了觸角，

但卻換來明亮的雙眼和跟著瓢蟲四處翱翔。天上佈滿很多風箏，此時風箏線還牢牢地抓著回家的方向，這時我想起他之前說過的話，對他大喊：「只要願意，我可以隨時開始嗎？」

他愣愣的回看我。我們此刻飛得好高。

「不用怕做不到嗎？不用怕做不好嗎？不用怕得不到讚美嗎？」

「就算一直討厭自己，我也能改變嗎？」

我看見他露出一個微笑，沒有回答，一個字都沒有，我看了好霎那，咬了咬嘴唇，也許螞蟻的人生苦短，既沒有樂趣又只有工作，也許我該重新從地上爬起，再次證明我不再是『我』，『我』一樣沒有任何改變。

所以，在最後，

「謝謝你，瓢蟲，我想我明白了。」

我笑了，然後鼓起勇氣，從瓢蟲身上跳下——

註 1: 螞蟻頭上的觸角對螞蟻而言非常重要，遇到同伴時螞蟻都會互相碰碰對方的觸角用來打招呼，觸角也可用來偵查食物所在的地方。另外螞蟻也是利用氣味來找尋自己回家的路，要是把地上走過的痕跡去除，螞蟻就等同於瞎子回不去了。

註 2: 螞蟻死後身體會散發費洛蒙，這樣幫助讓螞蟻分辨是否死亡，並把屍體抬出去。另外活螞蟻身上也會噴費洛蒙。

註 3: 螞蟻階級裡只有「繁殖蟻」有翅膀，就是所謂的雄蟻和雌蟻。當它們在飛行中找到伴侶交配完後，雄蟻就會死去，雌蟻會退去翅膀成了蟻后，然後慢慢形成一個蟻穴。工蟻也為雌性，但它們無交配能力，所以也無翅膀。

得獎感言

這篇故事代表著我現在的問題和心結，如果有人能讀懂它我會感到很榮幸。

也許你會覺得劇情空洞無趣，世界觀和邏輯不符，很多事情都沒有講解的很豐滿，好像少了點層次似的，但這都沒有關係，只要能把我想說的說好說滿我就已經很滿足了。

再次感謝各位評審委員讓我得獎，我也會努力加強自己的實力，謝謝！

評審評語

本篇採擬人將螞蟻和瓢蟲面對未來生命的各種命定，以對話和情境來呈現細小生命的抉擇意志，文中：「不用怕做不到嗎？不用怕做不好嗎？不用怕得不到讚美嗎？」「就算一直討厭自己，我也能改變嗎？」這個提問的答案已經給了這篇小說最好的註解！

- 一對各自認為自己不夠完美的昆蟲朋友互相扶持，最後都走出陰霾的溫馨小品。作者交代之很多昆蟲的自然知識，不過大多數情節又跟這些知識相背離，或許可以調整一下運用自然知識的必要性。可再添情節轉折，目前在同樣場景下的純對話場面偏多。
- 本篇以螞蟻與瓢蟲及蜘蛛的互動，顯現出螞蟻內心渴望被認同、渴望愛卻不相信愛，甚至討厭自己的自卑、恐懼與軟弱，但事實證明，即便小如螞蟻又受傷殘缺，也能表現出勇氣，比喻生動，充滿寓意，叫人讚賞。最後要注意空格與錯缺漏字問題。

排名·佳作
班級·碩日教評一甲
姓名·吳湘淇

家變

小敏推開家門，走出那個居住了二十幾年的平房，陰暗潮濕不說，黴菌像是要一點一滴無限制蔓延開似的，將人的志氣都給覆蓋住，迎面而來刺眼的陽光，讓小敏眯著眼也要望向天空。「別讓任何人告訴你，你不能做什麼！就算是爸爸也一樣」內心一次又一次的吶喊著這幾句，這是勵志電影中的台詞，正值人生低谷的父親鼓勵著孩子，如同講給自己聽的，想要什麼就努力去爭取，想過有尊嚴的生活，就離開原生家庭吧！

從小學、國中、高中，剛開學的那段時間，輪流被幾位老師關切著，「妳的哥哥姐姐都很優秀，妳要加油！」為什麼要比較？我就是不如人啊！小敏有一種還沒開始跑步，就莫名被判失格的委屈，面對師長又不能回嘴，兄姐也是無辜的，小敏悶著心事，個性更沉默了，有誰知道從小被拿來與兄弟姊妹同學比較的痛苦？人活著的價值難道只剩下成績嗎？小敏其實是個性活潑又多話的獅子座，小學四年級之前，即使沒有刻意唸書，依然保持前八名，除了擔任合唱團指揮，歌聲更是讓音樂老師讚不絕口，然而父母沒有一絲絲引以為傲，反倒是要她多看書，努力讓月考成績衝到前三名，好跟兄姐看齊。漸漸的，小敏對於參加競賽沒了興趣，朗讀比賽還是導師幾次家訪才被爸媽逼

著參加，活在他人的期望中，壓力使小敏的肩膀垮了下來，心裡的傷痕一刀刀刻印著，總有一天心會枯萎，血會流乾啊！周遭沒人聽見小敏的求救聲，因為話到了嘴邊就吞下去了，就像暈車時，忍住嘔吐感，拼命吞口水壓抑住，撐下去，拚死撐下去，撐到夠堅強就搬出去。

哥哥姐姐的畢業典禮，父母再忙也會撥空參加，父親穿上衣櫃裡唯一一套西裝，媽媽略施脂粉，穿著洋裝，臉上想必也洋溢著驕傲與光榮，年幼家貧沒能唸上一天書，心裡盼望著孩子們都能出人頭地，靠唸書翻轉命運，幸虧三位小孩頗為爭氣，不是代表畢業生致詞，就是領縣長獎，至於第四個孩子～小敏，所有榮譽傳承，到她就嘎然而止，父母總缺席小敏的畢業典禮，心裡從一開始很受傷，到後來就麻木了。

打從有記憶以來，小敏跟哥哥玩耍時，小敏哭了，媽媽責罵她，愛哭又愛跟，萬一哥哥生氣了，媽媽又怪她，就是有惹惱哥哥的本事，橫豎都是小敏的錯，在小敏幼小的心靈，不清楚這就是重男輕女，所以也不會抗議，或者說她的意見從不被重視。一回爸爸開刀住院，即使小敏陪著在醫院辦理瑣事，媽媽卻只盼著哥哥快來，一時聯絡不上，也要把氣怪到小敏頭上，「妳是怎麼打的電話？連個人都叫不來！」小敏小心在母親身邊候著，心裡只祈求老天爺幫幫忙，快讓哥哥到母親面前。

雖然這個家沒少了吃的穿的，小敏的內心卻是貧窮的，作文寫的「我來自一個溫馨的小康家庭，身為老么總得到父母特別溺愛」

這些都是捏造的，因為不想得到質疑甚至不知感恩的批評，小敏假裝自己很幸福，假裝父母沒有偏愛任何一位小孩，除了成績沒有名列前茅，小敏著實不知自己的缺點是那麼該死，或是為何讓父母在別人面前抬不起頭。每次新聞報導作奸犯科的年輕人，記者採訪父母時，都責怪孩子被帶壞了，連鄰居都說是乖小孩呢！那麼小敏呢？如果哪天她殺人放火，結黨結派，有人會站在她這邊嗎？

大學畢業之後，小敏因為喜歡跟孩子們相處，一頭栽進補教業，在補習班教得有聲有色，櫃台招生能力也強，深受家長與班主任肯定，孩子們更把小敏當大姐姐，下課圍著她嘖嘖喳喳。小敏從不曾將自身的不平待遇加諸學生身上，「你姐姐成績很好，你怎麼差這麼多？」類似這樣的話，這樣傷人的話語，小敏絕對不會說的，那怕學生只有進步一點點，拼對一個單字，說出一句完整的英文，小敏不吝嗇予以誇獎或記點數，補習班老師不是了不起的職業，但是在某個孩子生命中停留的片刻，都要是溫暖而正面的，這就是小敏一直以來的信念。

每當親戚朋友拜訪父母時，即便別人誇讚「補教老師不錯啊！」爸媽只是淡淡地說「又不是學校老師，私立的補習班，難保哪天被掃地出門！」沒有肯定，沒有掌聲，小敏在工作上的努力，父母從不看在眼裡，再傷人的話，聽多了，小敏也只能苦笑著，轉頭進房不語。人生的苦澀滋味，小敏努力轉換成創作的養分，努力完成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即使不受出版社青睞，也不放棄寫作的念頭，在想像與

編織的世界，小敏是真正的國王，或是為所欲為的任性公主，總之，是徹底美好，主宰虛幻世界。

為了方便跟朋友聊天，小敏在房間裝了分機，卻讓小敏看到父親醜陋的一面。那是個炎熱的夏天午後，小敏因為補習班暑休一週而宅在家，電話響起，小敏拿起話筒，還來不及出聲，卻聽見爸爸曖昧地與對方調情，「妳今天有沒有想我？好啊！老地方見！」對方笑的花枝亂顫，父親開心的掛掉電話，完全沒有察覺因接起分機讓音量變小。不一會兒，屋外傳來機車發動的聲音，幾秒的催油門聲響，像轟天雷似的，炸碎小敏原本不開心卻平靜的世界。「我聽到了什麼了？」「剛剛那是爸爸的外遇嗎？」那刻起，小敏不是向媽媽告狀，也不是哭泣，而是想蒐證，買好錄音器材，小敏想知道更多細節，她不知動機何在，只知道要往下挖出更多的不堪，但是小敏沒料到，真相是殘酷的，也是壓垮小敏的最後一根稻草。

往後的日子，小敏總刻意避開父親的眼神，在她心中，父親已沒了父親的樣子，骯髒齷齪都不足以形容此刻的父親，小敏反倒同情起母親。父母從小相敬如賓，從來不吵嘴，是外人眼中的模範夫妻，因為鶼鶼情深，突然的外遇，不，是悄悄進行見不得光的不倫戀，讓夫妻之情更加諷刺，難道父親變心了嗎？母親冷落父親了嗎？小敏越想知道真相，就越看不清事情的原委。某天下班回家，小敏聽著電話錄音，她鬆了一口氣，因為是爸爸跟姐姐的對話，「妳那個小妹，沒用啦！廢人一個，沒出息，這麼多年也不知努力考個公職什麼的。」小

敏靜默聽著，重複聽著，留下兩行淚，那晚，小敏失眠了。開始工作之後，以為沒有學業成績可以比較了，不用活在傑出的兄姐陰影下，不料，父親心中把她看得如此不堪，可以用家醜比喻也不為過。小敏想起青春期失控的體重數字，讓父親說了重話，「因為妳，臉都丟光了，方圓百里就屬妳最肥！」當霸凌一詞還不被知悉時，小敏不知已承受幾百回了！

隔幾天，小敏向補習班提出辭呈，官方的說法是「想繼續進修學業」，實則是逃離那個碎成片的家，雖然自身的成就，不需要爸爸或媽媽給予肯定，「不對，爸爸已經沒資格說我什麼了！」小敏知道她老老實實、認真工作，不負天地，不負良心。下一個工作還沒著落，小敏鐵了心要離家，而且越遠越好，最後落腳在台北縣，舉目無親，一切歸零，小敏努力佈置著自己的小窩，一個人也可以活得很精采，她沒有眷戀，只有重新出發的雀躍，投入新工作，認識新同事，面對新學生，小敏感覺自己的生活像剛買回來的筆記本，等待自己揮灑彩筆，填滿每一頁心扉。

工作之餘，小敏談了幾段轟轟烈烈的戀愛，因為沒有被滿足的父愛，造成小敏偏愛年長的男性，也就是戀父情結，享受被寵愛呵護的感情，與其說小敏愛上對方，倒不如說她只想被看見、被重視著。午夜夢迴，做著噩夢，分不清是夢境還是真實，父親嚴厲罵著自己沒成就，小敏總是哭著醒來，她知道自己還沒從那個陰影走出來，笑容只是掩飾內心的失落，她期盼有一天能聽見父母肯定她做對一件事，即

使是奢望，也要繼續傻下去。

幾年後，父親病倒了，一開始由母親把屎把尿，拍背灌食，後來連母親也差一點病倒，兄姐們合資請看護，照料父親起居。原本一年只回家兩三次的小敏，看在父親已經病倒的份上，暫時放下恨意，假日總是回家幫忙父親洗澡按摩，從父親臥床之後，全身上下都不想動，也不願意復健，脾氣暴躁，好似老爺指使身邊的人，「我要喝水」「快餵我吃飯」，小敏有時動作慢了些，總招來父親一頓責罵，小敏如果回嘴，就會被媽媽或是嫁做人婦的姐姐一番數落，「他都生病了，難免脾氣不好，妳就不能忍耐嗎？」記得父親去世前幾天，他瞪大眼睛，手指著小敏說道「妳一輩子成不了大事！」那一刻，小敏顧不得家人在一旁，氣憤回應父親「對！你就是倒楣才會生下我！」不等家人多說什麼，抓起皮包，往車站狂奔，這個家，再也沒有她容身之處了！

在父親的告別式，母親親自寫哀悼文，第一次發現母親是天生的演說家，然而內容卻是將小敏推向萬丈深淵，母親提到「我很幸福，一輩子受老公疼愛，還有優秀的三位子女...」又是三位，所以小敏是多餘的那一位，在公開場合不被提到的那一位，小敏是隱形人，小敏使家人蒙羞，小敏沒有存在的意義，所有負面想法如海嘯般襲來。

喪禮結束之後，小敏再也沒有回過那個只剩外殼沒有溫暖的家，兄姐不知道哀悼文如同一把利劍刺向小妹的心頭，只勸她有空回家看看媽媽，小敏除了敷衍幾句，只能緊閉心門，自我療傷。歲月流逝，

小敏一直很在意那個傷口·被最親的人傷的體無完膚是什麼滋味呢？
無法言喻的苦痛·小敏不知道何時能放下這一切·不為誰·只為讓自己好過·但是說的容易·做起來卻困難重重·對小敏而言·她的「家」
早就「變」了·也許有一天·她找到回家的理由·她就會回去。

得獎感言

創作·是心靈療癒的旅程。

靜心·傾聽內心的聲音·記錄下每一個感受。

你會發現·心靈得到解放。

感謝南台文學獎的肯定。

感謝碩日教評一甲同學們的鼓勵。

評審評語

■ 如文末中「放下這一切·不為誰·只為讓自己好過·但是說的容易·做起來卻困難重重·對小敏而言·她的「家」早就「變」了·也許有一天·她找到回家的理由·她就會回去。」但本篇的優點便是呈現了·家在變的過程永遠朝無法回家的原因而傾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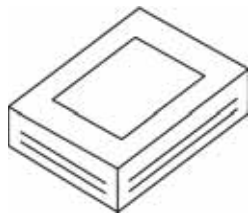
■ 結構井然的成長小說·對文字的熟練度掌握力俱佳。多數場面都用「敘述」而非「還原現場」式的帶過·略顯生硬·情節介紹的感覺。或可試著多挑一兩場景·描述人物的說話表

情動作。很多點到為止的細節（ 兄姐成年後也優秀嗎？合唱團跟創作沒讓主角有些成就感嗎？ ） 如果不要放掉，在後文有所呼應更好。

■ 本篇細膩的書寫了家庭中，被忽略差別待遇，橫加比較甚至有點近乎被虐待的女兒心情，童年的秘密還有家庭會傷人的陰影，都像她這個被無視的女兒一樣被隱形，心理學說，未解的遺憾成為未爆彈，她在長大成人後一遍遍追尋，難得一篇格式標準。

04

微電影 劇本組



The 6th STUST
Literature Award

2
0
2
1

第六屆 ◆
南臺文學獎

評審講評

威力在哪裡

record

路上

面孔能有幾個

評審講評

微電影劇本組評審委員： 楊儒強

講 評 代 表： 楊儒強 導演

校長、主任、通識中心的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們，大家好，我是楊儒強。很開心第二次來到南臺科技大學擔任微電影劇本的評審委員，從去年到今年都看到同學們非常努力在寫作上表現出對社會的觀察跟用心。

跟去年相較之下，今年微電影組有幾位同學在創作上，可執行度又更高，所謂可執行度是指這個文本，它不只是寫出來放在案頭，而是這個文本寫出來之後，它可以經過各種不同的拍攝技巧形成影像的一個過程。

這次同學們的風格還蠻多元哦，有同學寫到跟人生長路有關的主題，把人生長路跟登山做一個連結；也有同學討論到社會家暴議題，討論施暴者和受暴者，家暴的過程；也有同學討論到母親對於女兒就是長者對於幼者的那個掌控。所以不同的作品所討論的東西其實都指向同一種符號，一種觀念，就是我們這個創作者對於這個社會的觀察。透過觀察，再回饋到自己寫作的文本裡面，這幾位不

同的作品都非常努力在創作上做戲劇畫面的連結，所以，很恭喜今天有得獎的同學們哦，大家都在戲劇結構的掌握還有風格上的掌握都卯足了全力。

對我來說，最讓我開心的事情是我們看到的同學們對於社會觀察的力道加深很多很多，然後對於寫作的風格，就是自己創作的風格，創作的執著也加深很多很多，所以幾個不同的作品在今天文學獎裡面，我覺得都是很值得鼓勵的。

非常感謝校長，還有主任、還有通識老師們在推動這個微電影劇本的這個獎項這個類別的時候的努力。因為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我們越來越需要很短的時間內抓住觀者的眼球，讓觀看者透過電腦，透過手機，現在可能螢幕更小，你可能需要在更短的時間去把你想述說想要討論的話題很快速地傳遞，傳達到觀者的心中，讓觀看者可以跟創作者保持一個觀念互通的一個共體或是共振，所以我覺得今天獲獎幾位同學的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達到這樣子的要求跟水準，非常恭喜接下來得獎的同學，謝謝。

排名·第一名
班級·資傳三乙
姓名·張瑋宸

威力在哪裡

故事大綱·

阿樂、小潔、阿名一家三口，家境貧困，由阿名在外做工維持家計，阿樂則是家庭主婦，打理家裡的一切事務，小潔是一名國中生。

阿名時常酗酒、抽菸，有很多壞習慣，他有買威力彩的習慣，有時候買太多，還會忘記這期的是哪一張，一旦威力彩槓龜，他就會對阿樂拳腳相向，把怒氣出在她的身上，小潔則會自私的一旁冷眼旁觀，好像這一切不關她的事一樣。

阿樂正在廚房準備著當天的晚飯，聽到電視正在播報威力彩開獎號碼，突然發現今天是星期五，也是威力彩開獎的日期，她抱著恐懼的心情等著阿名回家，心想今晚又有的受了。阿名回家了，回家的第一句話居然不是國罵，而是開口要帶阿樂跟小潔去吃陶板屋，阿樂覺得阿名今天實在是太奇怪了，但她沒有想太多，把準備好的菜冰進冰箱就帶著小潔出門了。

回家後越想越不對勁，於是阿樂趁阿名在洗澡的時候，偷偷摸摸的翻開他的錢包，打開一看果然沒錯，一張威力彩好端端的放在裡面，她小心翼翼地拿出來，再用手機查詢這一期的中獎號碼，阿樂嚇得說不出話來，趕緊把威力彩放了回去，並把錢包放回原位，繼續做自己的事。

那天晚上阿樂跑到小潔的房間睡覺，媽媽向小潔提議明天她會激怒阿名，讓阿名對她動手，請小潔迅速的拍下他的惡行，好讓母女倆可以有證據去舉報他，再把中了頭獎的威力彩佔為己有，小潔一想到有白花花用不完的鈔票入手，答應了媽媽這次的行動。殊不知這些對話全部都被阿名給聽到了，阿名也不是省油的燈，已經想好備案樂對付這對該死的母女倆。

隔天一早，阿樂一如往常的在廚房準備早餐，而小潔正在一旁等著媽媽的行動，阿名在客廳看著電視。阿樂把做好的早餐端到阿名的面前，阿名吃的那份玉米蛋餅，是她在裡面加了阿名最愛吃的苦菜的蛋餅，阿名吃到苦瓜非常的生氣，但他想起昨晚的事，難以吞嚥的這口氣還有這口苦瓜都要吞下肚，而阿樂抱著必須挨揍的心情站在阿名面前，沒想到阿名沒有出手，卻很溫柔的對她說沒關係，並親自走到廚房，幫忙洗所有的碗。阿樂跟小潔愣住了，平常不會做家務事的阿名怎麼洗了起碗來，這結果跟她們所想的完全不一樣，阿樂對小潔

打了暗號，意思要上樓擬定其他計畫。

阿樂拿起掃把跟拖把，開始打掃家裡，她故意在拖地的水裡面加了沙拉油，從阿名的房門口開始拖，把阿名會經過的路上都拖了一遍。阿名走到樓梯口時，成功被滑倒了，一路摔到樓梯最下面，阿樂假裝上前關心阿名的狀況，爆脾氣的阿名這時已經火冒三丈了，正要舉起拳頭揮向阿樂，小潔的鏡頭也已經對準阿名，按下錄影鍵了，但阿名卻把拳頭變成手掌，摸摸阿樂的頭說沒事，這時母女倆已經不知所措了。

此時阿樂已經決定要使出殺手鐮，她向阿名攤牌，表示她已經知道威力彩的事了，中獎不是應該平分嗎？此時阿樂對小潔比出一個殺手鐮的手勢，小潔立馬跑向爸爸的房間要把威力彩拿走，阿樂則是奮不顧身的拖著阿名，但身為女性的阿樂，力氣終究是的不過阿名，阿名跑過去把威力彩奪了回來，母女倆使出渾身解數去搶奪在阿名手上的那張寶物，拳打腳踢樣樣來，整條巷子都是他們家爭吵的聲音，最後那誰都想樂的寶物，被三人給撕破了，三人面面相覷看著對方，鄰居也爭先恐後跑過來圍觀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阿名心碎地把撕碎的威力彩撿了起來，才發現原來那張是上一期的。

人物介紹.

阿名

年齡 :51 歲

個性：爆脾氣、疑心病重，時常酗酒抽菸，把家裡開銷都花在外頭，就算沒錢也要擠出一點錢購買每一期的威力彩。自從得到那張「中大獎」的彩券之後，整個人性情大變...

阿樂

年齡 :50 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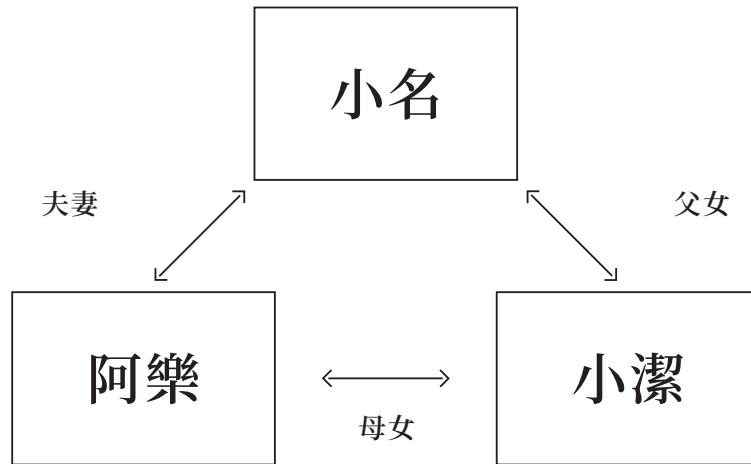
個性：隨和、逆來順受，家裡地位最低，非常聽阿名的話，常常被阿名拳腳相向。在鉅額獎金的誘惑之下，與小潔開始策畫一場制裁阿名的計畫。

小潔

年齡 :15 歲

個性：自私自利、見錢眼開、愛慕虛榮，愛打電動，漠視家裡的一切，覺得媽媽被打是他自己惹的禍。聽到媽媽的計畫後，感到興趣。

人物關係圖。



分場大綱。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1	彩卷行	晚上	阿名 民眾、頭家

一群人圍在彩卷行的電視前，等待開獎的那一刻。阿名從錢包裡無數張的威力彩中挑出一張準備對獎，4、5、7、14、18、23、8，周圍的人都沒有中獎，槌著胸把威力彩給撕了。阿名口中唸著那七個數字，視線又迅速飄回手裡的威力彩，他把威力彩默默的收進了口袋，離開了彩券行。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2	廚房	晚上	阿樂

阿樂一如既往地在準備當天的晚餐，聽到電視正在播報威力彩的開獎號碼，突然發現今天是星期五，也就是威力彩開獎的日期，他心想老公回來對他又是一頓拳打腳踢。阿樂趕緊叫小潔回房間做自己的事，免得遭受池魚之殃，講完後阿潔便跑回房間了。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3	小潔房間	晚上	小潔

小潔躲在房間裡面，戴著耳機，聲音轉到最大聲，玩著英雄聯盟，鍵盤敲得特別用力，本來以為今天晚上又會有無數的爭吵聲的，但今天卻異常的安靜，小潔也繼續玩著他的遊戲。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4	客廳	晚上	阿名、阿樂

阿樂正在準備著晚餐，此時阿名走進家門，滿面春風，開口的第一句話居然不是國罵，是要帶阿樂與小潔去吃陶板屋，阿樂感到疑惑，阿名叫她趕緊收拾，到樓上叫小潔準備出門了，她也沒有想太多，把做好的飯菜冰到冰箱，就帶著小潔跟著阿名出門了。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5	陶板屋	晚上	阿名 阿樂、小潔

三人一到陶板屋，好像沒見過世面似的讚嘆餐廳的裝潢怎麼這麼高級。看著菜單上的餐點，一看到價錢，阿樂與小潔畏懼這昂貴的價格，阿名卻大方的說要請客，但母女倆還是不敢點太貴的餐點，沒想到阿名直接點了餐廳裡三份最貴的套餐。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6	屋外	晚上	無

歲月的房屋伴隨著月光顯得特別老舊，不時傳出浴室的洗澡聲以及阿名高亢的歌聲。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7	主臥室	晚上	阿樂

阿名在浴室洗澡，正忘情地唱著歌，於是阿樂趁著阿名在洗澡的時候，偷偷摸摸的翻開了他的錢包，打開一看果然沒錯，一張威力彩好端端的放在裡面，她小心翼翼地拿出來，再用手機查了一下這期的中獎號碼，阿樂嚇得說不出話來，趕緊把威力彩放了回去，並把錢包放回原位，繼續做著自己的事。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8	小潔房間	晚上	阿樂、小潔

阿樂推開小潔的房門，小潔緊張地把電腦關機，因為小潔並沒有在認真做作業，而是在玩遊戲。阿樂把威力彩的事情告訴小潔，阿樂與小潔計畫好要把中獎的威力彩佔為己有，並且利用這筆錢脫離這個老公的暴力，小潔雖然什麼都事不關己，但一想到有白花花鈔票，便答應了媽媽這次的行動，阿樂打算明天先激怒阿名，再請小潔把過程都拍下來，這樣母女倆就有證據去舉報阿名的惡行。殊不知中獎的阿名早就變得疑神疑鬼，躲在房間外面把這一切聽的仔仔細細。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9	廚房	早上	阿樂

阿樂胸有成竹的在準備惹怒阿名的早餐，玉米蛋餅裡面加了阿名最討厭吃的苦瓜，她一想到阿名氣炸的嘴臉，並開始對自己動手，便開始笑了起來，但開心之餘還是有一點擔心被打會痛，於是摸了自己的臉頰，端著蛋餅走去客廳。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10	客廳	早上	阿樂 阿名、小潔

阿名拿起筷子夾起了那塊藏著苦菜的玉米蛋餅，吃了一口發現裡面怎麼有苦瓜，他非常的生氣，但他想起昨晚的事，難以吞嚥的這口氣還有這口苦瓜都要吞下肚。阿名吃完的時候竟然主動把碗筷拿去廚房洗，阿樂跟小潔愣住了，平常不會做家務事的阿名竟然跑去洗碗，這結果跟他們想的完全不一樣，阿樂對小潔打了暗號，意思要上樓擬定其他計畫。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11	小潔房間	早上	阿樂、小潔

在房間裡母女倆訝異著阿名今天反常的行為，並且表情奸詐的計畫著下一步的行動，為了預防下一次的任務又失敗，小潔甚至打開電腦上網搜尋有什麼好方法，接二連三的收藏了許多整人的鬼點子。在巨額金錢的誘惑下，母女之間達到一個非常一致的默契關係，本來不敢反抗老公的阿樂變得勇敢，什麼事都漠不關心的小潔變得積極起來。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12	家中	下午	阿樂 阿名、小潔

阿樂拿起掃把跟拖把，開始打掃家裡，她故意在拖地的水裡面加了沙拉油，從阿名的房門口開始拖，把阿名會經過的路上都拖了一遍。小潔身負重任的拿著手機，準備在一旁錄下阿名的犯案過程。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13	樓梯口	下午	阿樂 阿名、小潔

阿名發現老婆在拖地，但他並不知道裡面的沙拉油，正當阿名走到樓梯口時，成功被滑倒了，一路摔到樓梯最下面，阿樂假裝上前關心阿名的狀況，爆脾氣的阿名這時已經火冒三丈了，正要舉起拳頭揮向阿樂，小潔的鏡頭也已經對準阿名按下錄影鍵了，但阿名卻把拳頭變成手掌，摸摸阿樂的頭說沒事並且走掉了，這時母女倆已經不知所措了。小潔激動的示意媽媽快點想辦法，但動作太大卻不小心跌倒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14	客廳	下午	阿樂 阿名、小潔

阿樂邊安慰女兒邊示意小潔使出殺手鐮，她向阿名攤牌，表示她已經知道威力彩的事了，中獎不是應該平分嗎？此時阿樂對小潔比出一個殺手鐮的手勢，小潔立馬跑向爸爸的房間要把威力彩拿走，並往門口跑去，阿樂則是奮不顧身的拖著阿名，但身為女性的阿樂，力氣終究是敵不過阿名，阿名跑過去把威力彩奪了回來，母女倆使出渾身解數去搶奪在阿名手上的那張寶物，拳打腳踢樣樣來，整條巷子都是他們家爭吵的聲音。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15	巷口	下午	阿名、阿樂 小潔、鄰居

阿名家的吵鬧聲環繞著整條巷子，鄰居聽到爭吵聲紛紛從家裡跑出來想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發現阿名家的門並沒有關緊，於是全部跑進阿名家裡想一探究竟。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16	阿名家	下午	阿名、阿樂 小潔、鄰居

打開門後卻發現一家三口在搶一張紙，最後那誰都想要的寶物，被三人給撕破了，三人面面相覷看著對方，鄰居也爭先恐後跑過來圍觀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阿名心碎地把撕碎的威力彩撿了起來，結果被圍觀民眾發現原來那張是上一期的。

對白劇本.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1	彩卷行	晚上	阿名 客人、老闆

△ 晚上七點半，一群人圍在彩卷行的電視前，等待開獎的那一刻，一個民眾指著電視大聲么喝著。

客人 A：老闆你的電視是不是比較慢啊，都七點半了怎麼還不開獎。

△ 老闆看著晚報，用報紙遮著臉慢條斯理地回答客人。

老闆：有啦，要開獎了。不要猴急啦。

△ 阿名從口袋裡拿出一堆揉在一起的威力彩紙張，從中挑出一張起來對獎。

△ 隨著電視的開獎數字越來越多，圍觀的客人也愈來愈生氣，這裡是一群把生活希望寄託在一夜致富的賭徒們，每個禮拜來到這邊等開獎已經是他們的固定行程。

△ 當電視裡的開獎節目開出最後一個號碼時，一位客人生氣地把彩票撕爛，丟到地上踩了幾下。

客人 A：趕羚羊。逐次攏未中，真正氣死啦！

- △ 阿名盯著手裡的威力彩，4、5、7、14、18、23、8 阿名心裡默念這七個數字，並且反覆看著手裡的彩票以及牆上的電視，但他不敢做出太大的動作，他深怕被其他賭徒發現。
- △ 阿名手中威力彩的期別是 1090102。
- △ 另外一位客人用手大力槌桌子，然後轉頭發現阿名不同以往的冷靜反應。
- 客人 B：名啊。係安怎，中獎膩？
- △ 阿名知道自己的冷靜被拆穿，於是恢復往日的激動，一邊把彩票收進口袋，一邊走出門外。
- 阿名：中猴啦，中獎。哪有這麼好得獎，這麼好得獎大家都不用工作啦，安啦如果中獎我一定會分一些給你們，免環樂啦，我不會私藏啦。
- △ 阿名邊說邊走遠並且越走越快，話都還沒講完就已經走到門口了，留下其餘賭徒及老闆目送這位賭徒同好離開。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2	廚房	晚上	阿樂、小潔

- △ 阿樂在廚房，手握著菜刀，切著沾板上的高麗菜，聽著新聞播報期別 0103 的威力彩開獎號碼。

- △ 聽到今天是威力彩開獎日，阿樂神色慌張了起來。
- 阿樂：小潔，快點把東西收一收，作業寫了嗎？趕快去寫作業，你忘記今天星期五嗎？
- △ 阿樂望著牆上的時鐘，手忙腳亂地收拾自己的東西。
- 小潔：好煩喔，又是星期五。
- △ 阿樂雙手叉腰做出生氣的手勢，嘆了一口氣無奈的說道。
- 阿樂：好啦，趕快回房間去，等一下不知道他會不會又亂發脾氣。
- △ 小潔邊聽媽媽的碎念，邊背起書包大步的往房間走去。
- △ 阿樂看著小潔離開後，便迅速走去廚房切菜，準備晚餐。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3	小潔房間	晚上	小潔

- △ 小潔推開門走進房間，用力把門甩上。
- △ 小潔走到床邊把書包隨手丟在床上，走到電腦桌前，按下開機鍵。
- △ 打開了平常最愛玩的打怪遊戲，把對於爸爸的不滿都發洩在怪物上。
- 小潔：煩死了，又是禮拜五，每次回來都跟瘋子一樣。

- △ 小潔戴上耳機，把音量調到最大聲，不想聽到爸媽的吵架聲。
- △ 小潔用力的敲打著鍵盤，瘋狂砍殺遊戲裡面的怪物。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4	客廳	晚上	阿名、阿樂

- △ 阿樂繼續做著晚餐，不過已經完成得差不多了，只剩把菜端到餐桌上。
- △ 隨著一聲開門聲阿名回來了，阿樂下意識地轉頭過去看了門口一眼，她看到老公回來但她卻不敢打招呼。
- △ 阿名帶著愉悅的心情回到家裡，臉上也出現了罕見的笑容，他走向阿樂。
阿名：老婆，你趕快把飯菜冰到冰箱，很久沒帶妳們出去吃飯了，我們去吃你上次說想吃看看的陶板屋，你順便去把小潔叫下來。
- △ 阿樂不敢相信自己聽到的話，露出疑惑的表情看著阿名。
阿樂：可是晚餐我已經準備好了耶！
阿名：阿呀，快一點，等一下餐廳就關門了，把飯菜冰一冰就好了，明天再吃。
- △ 阿樂帶著疑惑的心情把飯菜放進冰箱。

- △ 走上樓去叫小潔準備出門。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5	陶板屋	晚上	阿名 阿樂、小潔

- △ 阿樂與小潔盯著菜單上的高價位餐點，卻遲遲不敢行動，這時服務員走了過來。
服務員：你好，請問這邊要點餐了嗎？
- △ 阿樂本來盯著菜單看，聽到服務員的問題後，稍微瞄了一眼阿名。
阿樂：不好意思，再等我們一下，我們還沒有決定好。
服務員：好的，你們慢慢看，我等一下再過來幫你們點餐。
- △ 服務員非常有禮貌的點頭微笑，然後就轉身前往下一桌
- △ 阿名等到服務員走後，便開始得意的笑了起來。
阿名：你們在擔心錢對不對，哈哈！不用擔心儘管點你們想要吃的，這一餐我請啦！
- △ 阿名一臉得意的裝闊，非常沉浸在這種花錢當大爺的喜悅。
- △ 阿樂很緊張，深怕點多了阿名會付不出來。
- △ 阿樂與小潔繼續看著菜單思考著。

阿樂：小潔，你決定好要吃什麼了嗎？

小潔：我不知道，你呢？

△ 阿樂指著菜單上最便宜的餐點。

阿樂：那我們吃這個好了。

△ 阿名看到她們點了最便宜的餐點，揮手叫服務生過來。

阿名：難得來到餐廳，不要吃那種便宜貨，給我三個最貴的。

服務員：好的，沒問題。

△ 服務員轉身離去。

△ 阿樂與小潔露出疑惑的表情相望。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6	屋外	晚上	無

△ 巷子裡的房屋照著月光顯得特別的老舊。

△ 從角落的房屋裡傳出洗澡聲與愉悅的唱歌聲音。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7	主臥室	晚上	阿樂

△ 阿名在浴室沖澡，把搓洗的泡沫從身上沖掉，一邊洗澡一邊唱著王彩樺的保庇，非常愉快的樣子。

阿名 (VO)：保庇～保庇～保庇～啊！

△ 阿樂躺在床上聽到阿名在廁所愉快地唱著歌。

△ 阿樂想起今晚的事，翻身掏出阿名的錢包。

阿樂 (OS)：我來看看你究竟在搞什麼鬼，平常一毛不拔，一回家就發酒瘋的人今天竟然這麼大方。

△ 阿樂翻開錢包看到一坨威力彩裡，有一張特別用紅布袋裝著的彩券。

△ 阿樂拿出手機找了一下這期威力彩的中獎數字，阿樂眼睛瞪大的看著手中的彩票。

阿樂：4、5、7、不會吧？14，居然全部都中了。

△ 阿樂手突然抖了起來，並趕快把威力彩塞回錢包裡面。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8	小潔房間	晚上	阿樂、小潔

△ 阿樂推開小潔的房門，迫不及待的要像小潔透露他的計劃。

△ 小潔緊張地把電腦螢幕關起來，因為小潔並沒有在認真做作業。

阿樂：電腦是壞了嗎？怎麼沒有畫面？

- △ 小潔故作鎮定的回答。
- 小潔：沒有啦，下次進來請敲門好嗎？
- △ 阿樂並沒有理會小潔的話，他走近小潔並且用手示意小潔靠近一點。
- △ 小潔拖著椅子往媽媽靠近。
- 阿樂：你猜猜我剛才發現什麼？
- △ 小潔不是很想理故弄玄虛的媽媽，他抖了抖肩。
- 小潔：不知道
- △ 阿樂迫不及待的想要告訴阿潔自己的發現。
- 阿樂：你不覺得你爸爸今天很反常嗎？我剛才在他的錢包裡翻到一張威力彩，結果發現中頭獎了。
- △ 小潔從一開始的漫不經心到露出驚訝的表情只花了不到一秒的時間。
- 小潔：中頭獎！那不就是很多錢！
- △ 阿樂趕快把小潔的嘴巴摀住。
- 阿樂：小聲一點啦！等一下被你爸爸聽到。
- △ 阿樂把手摀在小潔嘴巴上，並且嚴肅地盯著小潔。
- 阿樂：女兒啊！我們的好日子終於要來了！
- △ 小潔望著媽媽一句話都沒有說，阿樂放開那摀住小潔嘴巴的手。
- 阿樂：我跟你說，我明天會故意激怒妳爸爸，等他動手打我的時候，你就把整個過程都錄下來。有了錄影存證我們就可以威

脅他，然後光明正大拿走他的彩票了。

- △ 小潔聽到可以拿到這筆錢，整個人都活了起來。
- 小潔：好啊！我一定會把整個過程都錄下來。
- △ 小潔回覆完阿樂後，母女倆一起露出詭異且奸詐的表情。
- △ 阿名靠在門後，從縫隙偷看，聽完母女倆的計畫後走掉。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9	廚房	早上	阿樂

- △ 今天阿樂比平常更早起準備早餐。
- △ 阿樂一手握著鍋鏟一手握著鍋柄，熟練地做著最拿手的玉米蛋餅。
- △ 阿樂做蛋餅時突然回憶起阿名吃到苦瓜厭惡的表現。
- △ 阿樂一想到待會阿名氣炸的嘴臉，便笑得合不攏嘴。
- 阿樂 (OS)：今天過後我就可以擺脫這種苦日子了！
- △ 阿樂一想到可以拿到鉅款，滿臉喜悅。
- △ 又想到拿到錢之前會被阿名揍一頓，下意識地把手放在臉頰上。
- 阿樂 (OS)：你再忍一下，拿到錢之後我會好好保養你的。
- △ 摸完臉頰後阿樂繼續煎煎到一半的蛋餅。
- △ 煎好後，把蛋餅端到餐桌上，隨後呼叫老公及女兒下樓吃早餐。
- 阿樂：老公，小潔，下樓吃早餐囉。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10	客廳	早上	阿樂 阿名、小潔

- △ 阿樂、阿名、小潔三個人坐在餐桌上。
- △ 阿樂與小潔偷偷盯著阿名看，但阿名並沒有發現妻女的異樣。
阿樂：老公謝謝你昨天帶我們去吃好料的，今天特別準備你最愛吃得玉米蛋餅呦。
- △ 阿名拿起桌上的筷子，夾起一塊玉米蛋餅。
阿名：小事情啦，身為一家之主，請客應該啦！
- △ 阿名雖然知道今天會被惹怒，但不知道會來得這麼快，蛋餅咬下去的那一瞬間咬到一塊苦瓜。
阿名：幹！什麼東西？怎麼會有蚊子啦。
- △ 阿名手握拳頭，手正要舉起來揍人得時候瞄到小潔的手機正對著他，把舉起的手拍向自己的脖子，假裝在打蚊子。
- △ 阿名硬生生的把這口苦瓜吞下去並吃完。
阿名：今天的蛋餅好好吃喔，哈哈哈。
- △ 阿樂與小潔失措的楞在原地。
- △ 小潔的手機掉到地上去。
- △ 阿名想讓母女倆知道自己的厲害，並起身走向廚房把碗都洗得

一乾二淨。

- △ 阿樂盯著老公離開，轉頭靠近小潔在他的耳邊說悄悄話。
阿樂：奇怪，他今天怎麼這麼的反常。我們去樓上擬定其他計畫，今天一定要把這張威力彩拿到手。
- △ 小潔看著媽媽，心想一定要找一個更好的計畫，不能讓這個機會白白溜走。
小潔：好，我待會上網找找看有什麼好辦法。
- △ 阿樂比著往上的手勢，與小潔從桌上起身往小潔的房間走去。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11	小潔房間	早上	阿樂、小潔

- △ 在房間裡母女倆訝異著阿名今天反常的行為，並且絞盡腦汁的思考下一步的行動。
阿樂：你還有什麼秘密武器嗎？
- △ 為了預防下一次的任務又失敗，小潔打開電腦上網搜尋有什麼好方法。
- △ 阿樂在一旁看著小潔操控電腦。
小潔：我也不知道，但我可以上網找看看。
- △ 小潔盯著螢幕，開啟網頁搜尋還有什麼方式可以整人。

小潔：有了，這個方法一定可以讓爸生氣。

△ 阿樂與小潔盯著螢幕，兩個人的臉上都透出了螢幕的亮光。

△ 阿樂看著電腦螢幕，突然拍手大叫。

阿樂：對吼！還有這個方法我怎麼沒有想到，還是我的寶貝女兒聰明。

△ 小潔雙手抱胸，一副得意的樣子。

小潔：當然聰明，不過為了預防萬一，我們得再想一個 Plan B。

△ 阿樂盯著聰明的女兒，露出一臉疑惑的表情

阿樂：什麼撲懶逼，我聽不懂啦，你講白話文。

△ 小潔示意阿樂耳朵靠進，並在阿樂耳邊說出他們的備案計畫。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12	家中	下午	阿名 阿樂、小潔

△ 阿樂拿起掃把跟拖把，開始打掃家裡。

△ 她故意在拖地的水裡面加了沙拉油，從阿名的房門口開始拖，把阿名會經過的路上都拖了一遍。

△ 走廊與樓梯的磁磚地板特別的滑，小潔則躲在一旁準備拍下家暴的證據。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13	樓梯口	下午	阿名 阿樂、小潔

△ 阿名從房門口走出來，他有發現到地板特別的濕滑，但他並不知道裡面多加了沙拉油。

△ 阿名一步一步小心地走，正當阿名走到樓梯口時，還是不小心滑倒了，一路摔到樓梯最下面。

△ 阿樂假裝上前關心阿名的狀況。

阿樂：老公！你還好嗎，拍謝啦我想說地板有點髒拖一下。你有怎樣嗎？你不要生氣哦～。

△ 爆脾氣的阿名這時已經火冒三丈了，正要舉起拳頭揮向阿樂。

△ 小潔舉起手機，鏡頭對準阿名。

△ 阿名的拳頭揮到一半時突然想起昨晚在女兒房間聽到的事情，高高揮起的拳頭變成手掌，輕輕觸摸阿樂的頭。

阿名：沒事啦！我有感受到你的用心，還可以走路，沒有傷到骨頭。

△ 阿名把手從阿樂的頭上拿開，並且往客廳走去。

△ 這時母女倆已經不知所措了。

△ 小潔激動的示意媽媽使出殺手鐮，但動作太大卻不小心跌倒了。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14	客廳	下午	阿名 阿樂、小潔

- △ 客廳裡一家三口坐在一起，阿樂輕輕撫摸小潔的頭
阿樂：還好嗎？還會痛嗎？
- △ 小潔一手摸著頭，但他忍著傷痛。
- △ 小潔用眼神示意媽媽快點行動，此時阿樂已經決定要使出殺手鐮，她們決定向阿名攤牌。
阿樂：你這個自私鬼。我們早就知道你中彩票的事情了，都是一家人，彩票應該平分吧？
- △ 聽到阿樂的表態，阿名翹著二郎腿露出了自信的神態。
阿名：我早就知道你們在想什麼了，你們的招式我還不知道嗎？想要平分門都沒有，這是用我的錢買的。
- △ 阿樂對小潔比了手勢，要使出最後的殺手鐮。
- △ 母女倆聯手把阿名的皮包搶了過來，小潔抽出那張中獎的威力彩。
阿名：放下我的彩券，阿呀臭女人你走開啦！
- △ 阿名踹開阿樂跑過去把威力彩奪了回來。
- △ 母女倆使出渾身解數去搶奪在阿名手上的那張寶物。
- △ 三人大打出手，整條巷子都是他們家爭吵的聲音。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15	巷口	下午	阿名、阿樂 小潔、鄰居

- △ 原本安靜無人的街道突然傳出爭吵聲
- △ 鄰居聽到爭吵聲紛紛從家裡跑出來想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 △ 鄰居 A 穿著睡衣從家裡出來，探頭探腦地在尋找噪音的來源。
鄰居 A：吵死了，是發生什麼事情，一大清早就在吵架。
- △ 鄰居 B 手指著阿名家的方向
鄰居 B：阿名他家啦，不知道係攔列吵什麼碗糕，穩當係威力彩攔損龜了。
- △ 鄰居們全都跑進阿名家，一探究竟。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16	阿名家	下午	阿名、阿樂 小潔、鄰居

- △ 三人打開門後卻發現一家三口在搶一張紙，最後那誰都想要的寶物，被三人給撕破了。

- △ 三人面面相覷看著對方，鄰居也爭先恐後跑過來圍觀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 △ 阿名心碎地把撕碎的威力彩撿了起來。流出了眼淚，對著眾人大喊。
- 阿名：我的頭獎，我的頭獎啊！！你們都要賠我！
- △ 鄰居靠過來看阿名手裡拿的東西。盯了許久卻發現。
- 鄰居 C：阿名，你這張彩票是 上一期的欸。
- △ 大吵過後的客廳亂糟糟的，客廳裡面的人你看我我看你紛紛走掉，只留下阿名獨自一人落魄的坐在地板上，與他手裡緊握的那張過期的威力彩。

得獎感言

收到得獎信的當下，跟去年一樣可能覺得又是佳作吧，結果我打開得獎名單一看，第一名是我。完全沒有想過我會拿第一名，真的非常感謝主辦方喜歡我的作品，也非常感謝協助我寫本的老師。南臺文學獎這個比賽真的非常棒，可以讓大家的文筆更好，又能領獎金，一舉兩得啦。

評審評語

■ 文本強調面具下「人」的本性，將施暴者、受暴者、旁觀者的角色定位清楚設定。討論當代社會中「人」對意外的渴望。其中包括：意外之財、意外救贖、意外解套等。戲劇設定、描述、與結尾翻轉相對完整，是一可執行的影像文本。

排名：第二名
班級：動畫三甲
姓名：洪尉筑

record

故事大綱。

採用倒敘法，講述一名有著錄音帶連結的女孩活在了媽媽的保護和控制下，她每天穿著媽媽幫她準備好的衣物，吃著媽媽煮好的餐點，跳著媽媽最愛的歌曲，日復一日過去，媽媽一直認為著那就是對女孩最好的照顧，這樣女孩也會變成她期望的樣子，而女孩也總以為聽話是在表達對媽媽的愛，但自己愈來愈不快樂，最後，他們互相錯愛的方式走向了悲傷的結局。

劇本內文。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1	女孩房間	夏天的早晨	女孩

- △ 玻璃被打破的聲音
- △ 蝴蝶飛過破掉的窗戶前，看見窗裡的房間地板有磁帶已經鬆脫並且散落在外的錄音帶。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2	樹景	夏天的早晨	女孩

- △ 蟬鳴鳥叫聲
- △ 早晨的樹上有一隻毛毛蟲正在慢慢的蠕動前進。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3	女孩房間	夏天的早晨	女孩(小時候) 媽媽

- △ 樹的前方有一扇窗能看到房間裡，女孩（小時候）從床上醒來坐起，她睡得心滿意足，想走到窗前想踮起腳尖看看窗外的樹。
- △ 房間門被打開了，女孩站在窗戶前轉身看著站在房門前的媽媽微笑。
女孩：「媽媽，早安！」
媽媽：「早安！」
- △ 媽媽走到床邊將被子摺好，並且打開了女孩的衣櫃，全部都是同樣的白色洋裝。
媽媽：「過來吧，換好衣服我們就準備吃早餐了。」
- △ 女孩跑到衣櫃前，媽媽幫女孩換上了白色洋裝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4	客廳	夏天的早晨	女孩（小時候） 媽媽

- △ 媽媽牽著女孩至餐桌前坐好準備吃早餐。
- △ 媽媽在女孩的對面位置坐下，一樣微笑地看著女孩，女孩微笑回應媽媽並看著眼前的早餐，接著一口一口地吃。
女孩：「好好吃呀！媽媽。」
媽媽：「慢慢吃，不要急喔！」

- △ 媽媽收拾了碗盤和餐桌到流理台，女孩這時也開心地從位置上下來。
- △ 女孩走向餐桌後方的一個圓台，站上去後將跳舞的姿勢擺好，媽媽這時在圓台後方的櫃子上拿著一捲錄音帶走到了女孩背後。
- △ 媽媽將女孩後背開關打開把錄音帶放進了女孩的身體，女孩開始在圓臺上跳著舞，並維持著一貫的笑容。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5	客廳	夏天的早晨	女孩（小時候） 媽媽

- △ 女孩隨著圓臺一邊旋轉一邊跳舞，在圓臺停下後和錄音帶聲音停下後，女孩站在圓臺上轉變成一位少女。
 - △ 雙手拍掌聲。
 - △ 女孩微笑著看著眼前的媽媽，媽媽驕傲地看著轉變為少女的女孩。
- ▲ recode 的字母一顆顆浮現（白色底）。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6	女孩房間的窗外	夏天的早晨	無

- △ 蟬鳴鳥叫聲
- △ 房間窗外有一顆樹幹上一顆繭。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7	女孩房間	夏天的早晨	女孩、媽媽

- △ 女孩從床上醒來，女孩毫無表情從床上坐起將被子摺好。
- △ 女孩將衣櫃打開換上了白色洋裝。
- △ 她無力的走到窗前，她摸著窗戶趴在上頭盯著外面。
- △ 房門被開啟了，媽媽看著站在窗前的少女微笑。
- △ 女孩從毫無表情然後回頭對著媽媽蘄露微笑。

女孩：「媽媽，早！」

媽媽：「早安！」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8	客廳	夏天的早晨	女孩、媽媽

- △ 女孩與媽媽正在餐桌上食用早餐。
- △ 媽媽收拾了餐桌。
- △ 女孩起身去拿起了圓台後方櫃子上的錄音帶，女孩將錄音拿給媽媽，但不小心將錄音帶的磁帶扯到，媽媽一看見便立刻臉色大變急著將磁帶給弄回去。
- △ 女孩趕緊站上圓台上擺好姿勢，媽媽還是將錄音帶弄好放進了她的背後。
- △ 女孩開始跳起舞，中途卻有些卡頓產生，女孩感覺到驚慌而表情不自然。
- △ 媽媽盯著女孩跳舞卡頓，臉上露出震驚的神情，媽媽衝過去將女孩背後的錄音帶取下，女孩驚恐地盯著媽媽。
女孩：「媽媽……」
- △ 媽媽自顧自地蹲在地上開始拿著錄音帶不斷的翻弄。
媽媽小聲的說著：「怎麼會這樣，不可以，不可以。」
- △ 女孩看見媽媽拿著錄音帶緊張失措的樣子害怕的逃回了房間。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9	女孩房間	夏天的早晨	女孩、媽媽

- △ 女孩關門後貼在房門上看著窗外許久，她慢慢的走到窗前，她盯著窗戶一下然後打開了窗戶。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10	樹景	夏天的早晨	無

- △ 窗外那棵樹上的繭已經有裂縫產生。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11	女孩房間	夏天的早晨	女孩、媽媽

- △ 微風徐徐，女孩將頭伸出窗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嶄露微笑。
- △ 房門被打開了，媽媽手拿著錄音帶走上前馬上將窗戶關起來，把女孩拉出房間外。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12	客廳	夏天的早晨	女孩、媽媽

- △ 媽媽拉著女孩到客廳的圓台上，把錄音帶放進她的背後。
- △ 女孩開始跳舞但沒兩下錄音帶停掉了。
- △ 媽媽急忙的將錄音帶從女孩身上拿出來，錄音帶上的磁帶已經鬆脫了一大半出來。
- △ 媽媽盯著手上的錄音帶非常驚慌失措，媽媽將錄音帶甩在了女孩身上，歇斯底里地蹲在哭喊。
- △ 少女看著媽媽哭喊又再度逃回房間。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13	女孩房間	夏天的早晨	女孩

- △ 女孩無力的坐在地上，她盯著手上的錄音帶許久，女孩把所有的磁帶都拉出來然後把錄音帶丟在了地上。
- △ 女孩起身走到窗前。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14	樹景	夏天的早晨	無

- △ 窗外的那棵樹上的繭正在一點一滴的破繭而出。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15	女孩房間	夏天的早晨	無

- △ 房門被打開。
- △ 房間地板有磁帶已經鬆脫並且散落在外的錄音帶，蝴蝶從破掉的窗外飛過去。
- ▲ 片尾字幕：record(白色底)一整排淡入，其中的c跟字中的r消失了，e移動到最後，d倒過來變成p，變成rope，接著rope碎裂。

得獎感言

在得知自己有獲獎的第一時間，實在感覺到受寵若驚，當初剛好手邊上有一個自己創作的劇本作品，看見文學獎正在徵稿，於是抱持平常心的態度去投稿，在得知獲獎消息後真的非常開心，透過自己的創作得到評審們的認可，讓我感覺到備受肯定。

評審評語

■ 象徵的設定強而有力，將母女之間期待與束縛展現在戲劇過程之中。重複而失效的錄音帶、圓台、舞蹈，漸漸堆疊出編劇者筆下的角色對自由的嚮往。建議除蟲蛹外，多增添與自由關聯的畫面設定，使其符號的視覺更為飽滿。

排名·第三名
班級·碩研財法一甲
姓名·何舒涵

路上

故事大綱·

阿文是位爬山的協作·每當背著山屋客人或商業團的物品上山時·總是用音響放著最愛的歌·伴隨著他沈穩卻敏捷的腳步·經過的山友遠遠聽到這首旋律便會跟著阿文一起聽歌配山景·行走於山中。

某日阿文一如既往走在北大武的路上·過程安涵遇見了他·兩人聊到為什麼登山·原來是因為父親的愛留了下來·安涵與阿文短暫的相逢·就像我們走在漫漫長長的人生道路遇見你我一樣。

劇本內文·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1	得利卡車前	清晨	阿文、乘客

- △ 阿文從後座收拾要上山的大背包
- △ 乘客也紛紛下車
- △ 小音響從背包頂袋拿了出來放入口袋
- △ 阿文將背包上肩走往登山口
- △ 鳥聲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2	山中	清晨	阿文 登山客、安涵

- ▲ : (音樂) If'n you don't know by now (如果你現在仍不明白)
And it ain't no use to sit and wonder why, babe(坐在那想
破了頭也沒用·寶貝)
- △ 阿文一邊唱一邊走

登山客：這不是阿文嗎！今天來走北大武喔！

△ 阿文靦腆笑著點頭

阿文：早安，路上小心啊！

△ 安涵卸下大背包坐在樹下休息

△ 阿文在旁邊也停了喝水

安涵：這不是大家口耳相傳的行動音響阿文先生？哈哈。

△ 阿文又靦腆笑著點頭

阿文：妳好

安涵：嗨嗨嗨～～

△ 彼此沈默了一陣子，各做各的事

安涵：有時候我覺得人在社會化過程中，爬山是很好的中繼站。

阿文：這麼突然認真的問問題？

安涵：我不是問句，我在自言自語。

△ 安涵看著地上陽光照著葉子搖曳樹影，又轉頭盯著阿文的眼睛

安涵：山裡一切都是單純的，樹就好好地長，動物生存方式也極為簡單，似乎整座森林是不會有悲傷的，只有人類擁有太多情緒。

阿文：你為什麼來爬山呢？不開心嗎？

安涵：習性。至於不開心，其實沒有，上山之後隨著呼吸，體力的消耗，山景，專注力，一切似乎很快地讓自己忘卻煩惱。

你呢？為什麼當山上協作。

阿文：我長那麼壯，哈哈很適合啊。

△ 阿文沈默

阿文：好啦，是我7、8歲時，父親帶我第一次爬山，我才知道台灣還有這一個面貌，冬天黑水塘會結冰，山中的水源處，都是動物交換訊息的場域。你看前方的樹幹，被磨得光滑，妳知道為什麼嗎？

安涵：我以為是林務局為伐木作記號。

△ 阿文搖頭

阿文：那是水鹿，春天時長鹿茸，之後秋天開始會去藉由樹幹把鹿角磨得滿意。但磨得太多傷到樹，導致樹木死掉，這些都是我父親教導我的。

而你現在知道了，你也可以傳承給妳的孩子。

阿文：有時候看到父母帶小孩來爬山，我都覺得好像看到自己。

安涵：嗯 走吧，我們再一起走一段。

△ 阿文與安涵收拾背包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3	山中	早上	阿文 登山客、安涵

△ 阿文與安涵一起登山中

安涵：樹對我們這先登山客來說，是天然的扶手哈哈。

△ 阿文與安涵低頭走過一棵大巨木

△ 一位登山客逆向走來

登山客：早安早安！

阿文：回程小心！

登山客：等等上面稜線風很大，可以先帶毛帽了。

阿文：好的，謝謝您。

安涵：早安，路上小心。

△ 登山客點頭

安涵：誼，我的手不知道沾到什麼黏黏的？

阿文：樹汁

安涵：什麼？樹枝？

△ 阿文在一支樹幹前停了下來

阿文：原住民會在樹幹挖洞，樹幹受傷會分泌這些樹液。

安涵：酷！樹木的組織液

阿文：哈哈，這可是天然的火種呢，有一個樹液洞之後，只拿需要的量。

△ 阿文拿出煤油打火機

阿文：妳撿一枝樹枝給我

△ 安涵尋找樹枝，遞了一根給阿文

安涵：給！

△ 阿文拿樹枝沾取少量樹液

△ 阿文用打火機點燃

安涵：哇！而且燃燒有樹木的味道。

△ 阿文弄熄樹枝

阿文：在山上生火，都要確實的撲滅，一點火星也可以燒掉一座山。

阿文：走吧，快到夕陽無限好囉。

安涵：哈哈，啥拉。

△ 兩人沈默地前進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4	3.8K 喜多麗斷崖	中午	阿文、安涵

△ 阿文與安涵到達喜多麗斷崖

△ 安涵高舉雙手大口深呼吸

安涵：這邊就是看夕陽的好地方！為了這裡而來。

阿文：但現在又沒有夕陽哈哈，先上去檜谷山莊，卸大背包，再下來看。

安涵：有雲海啊，你等等就要像個真正的協作，又沒時間陪我。

阿文：什麼啦，工作不能太任性妳知道的。

△ 兩人沈默看著雲海

阿文：我來得及或抽得了身，我們就一起來。

△ 安涵笑得燦爛

安涵：嘖！不錯耶，等你囉，哈哈。

△ 安涵繼續往前走

△ 阿文跟上前進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5	檜谷山莊	下午	阿文 登山客、安涵

△ 安涵拿著相機拍東拍西

登山客：一個女孩子自己來爬山喔？

安涵：怎麼是自己呢？有你們大家呢！

登山客：哈！要不要一起下去看夕陽，時間差不多了，大家都往下走囉！

安涵：沒關係，我再晚一點下去。

登山客：好嘞，注意安全，頭燈記得帶，但太晚夕陽就走啦。

安涵：哈哈，好拉，妳快去。

△ 登山客前往喜多麗斷崖

△ 安涵收起笑容，望向廚房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6	3.8K 喜多麗斷崖	傍晚	登山客情侶 安涵

△ 安涵走到喜多麗斷崖，找一個地方坐下看夕陽

登山客：我還以為你剛剛在等人。

安涵：哈囉，又見面啦，沒有啦。

安涵：夕陽很美耶！

登山客：對！你看那是我男友。

△ 登山客指向一名在拍夕陽的男子

安涵：原來如此！還不快去陪他。

登山客：好啦。

安涵：我幫你們拍合照！

登山客：真的嗎！太好了

△ 安涵幫忙拍照

△ 安涵回程走得特別慢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7	檜谷山莊	夜晚	阿文、安涵 登山客

△ 安涵往檜谷山莊走來

△ 登山客都在吃飯、聊天

△ 安涵走向自己的帳篷，拿出爐頭，煮薑茶

△ 阿文走了過來

阿文：找到妳了，天氣變好冷。

△ 安涵沈默

阿文：抱歉，來不及陪妳看夕陽，回過神就天黑了。

安涵：你還是可以走來一起看星星，或者提早跟我說。

△ 阿文、安涵沈默

阿文：好啦，早點休息，明天還要登頂。

安涵：嗯

阿文：冷到講話都沒力氣嗎？哈哈。

安涵：上山本來話就少，正常發揮。

阿文：晚安

安涵：我明天不會去登頂。

△ 阿文在帳篷旁坐了下來

阿文：都來了，不去三角點很可惜耶！

安涵：不可惜啊，我就是來看夕陽的。

阿文：好啦，感受到妳對夕陽的執著了。

阿文：不然我送你一首余秀華的詩當失約的賠禮。

△ 阿文拿出紙筆

安涵：太扯，隨身攜帶這些嗎？

阿文：工作需要好嗎？

△ 阿文在紙條上寫字

安涵：我以為你看起來木訥木訥的，都這樣虧妹子。

△ 阿文抬頭看著安涵眼睛

阿文：我第一次這樣好嗎？

安涵：我不就要很感謝很開心。

△ 阿文低頭繼續寫

阿文：好了

△ 安涵接過紙條

▲（字條上）

你把我灌醉，說鎮上人群聚集。但我想著山裡的一塊槐木

你把我灌醉，說有人請我跳舞。但我想著山裡一棵落了葉的槐木

照著我的陽光，能照著槐木北面的小松鼠洞，照著它慌張的母親才能被我讚頌

我是背著雨水上山的人，過去是，未來也是

我是懷裡息著烏雲的人，過去是，現在也是

你看我時，我是一堆土

你看我時，風把落葉吹散，我是一堆潮濕的土

安涵：哇嗚，我想到我妹跟我說的一個真實故事。

安涵：你要聽？還是要去睡覺了？

阿文：來杯薑茶配故事。

△ 安涵重新加熱薑茶

安涵：我妹的老師之前搬到一個新居，每天都會遇到一個女生，她都會給她老師一首席慕容的詩，很奇怪也很浪漫。

△ 安涵倒一杯薑茶給阿文

安涵：持續一陣子，然後老師因為工作又搬走了，有天又經過那個地方，才聽說後來那個女生就出家了。

阿文：好，我目前還沒有要出家。

△ 阿文喝了一口薑茶

安涵：哈哈，好啦。謝謝你的詩真的挺浪漫的，而且記憶很好，如果夕陽事件記得更好。

阿文：還在記仇

△ 安涵大笑

阿文：先來去睡了

安涵：恩！早點休息。

△ 阿文喝掉最後一口薑茶

安涵：杯子給我，我處理就好。

阿文：啊 好，謝謝。

安涵：晚安

阿文：晚安，明天下山小心。

安涵：好，再見了。

阿文：等等不要讓我下山發現詩被丟在路邊捏。

安涵：哈哈，快去睡。

阿文：晚安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8	火車站	下午	安涵 站務人員

安涵：一張到台南的火車票

站務人員：最快區間車一點四十八分

安涵：好，謝謝你。

△ 安涵走入月台

得獎感言

這次能又獲獎，謝謝評審的青睞，會繼續在筆紙上持續耕耘，期待南臺又更多有趣的文學活動，讓學生們可以發揮長才，滋養大學生活。

評審評語

■ 將人生長路與登山者相互勾連，為一有趣的符號連結。但事件與設定的衝突性，在文本中相對不足。僅讀到淺淺的情緒濃度，相對可惜。

排名·佳作
班級·財金一甲
姓名·趙亞芬

面孔能有幾個

故事大綱·

雪珠性情富有正義、熱情，但是她有一個原則敢欺騙女人感情或者外遇、劈腿，她都不會原諒他們，她會親自解決掉那些耍女人感情的男人，讓他們付出代價。

劇本內文·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1	戀湖	晚上 11 點 40 分	林陽燁 陳雪珠

- △ 林陽燁·男性·35 歲·身材高挑、容貌俊俏·穿著休閒服飾；
陳雪珠·女性·25 歲·容貌甜美打扮火辣·兩人在湖邊手牽手散步聊天·氣氛曖昧。

雪珠：你真的不會游泳嗎？

陽燁：不會，怎麼了？

雪珠：沒有。

雪珠：只是好奇為什麼你這麼優秀的人不會游泳。

陽燁：小時候跟朋友一起玩，結果不小心掉入河裡，所以心裡有陰影就不敢玩水。

雪珠：所以你是旱鴨子囉。

△ 雪珠笑了笑

陽燁：多數人心裡也會有陰影。

雪珠：那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陽燁：好啊，你問。

雪珠：那你是什麼時候喜歡我的？

陽燁：每當我經過幼兒園時，看到你對孩子表現出笑容，就讓我深深著迷。

陽燁：不管你問我多少次，我都會跟你說我喜歡你。

雪珠：聽到你這麼說，我真的很開心。

雪珠：但是我覺得我們不能在一起，你是有家庭的人，何況你的妻子這麼愛你。

陽燁：妻子？那種打扮老氣只能待在家的女人也能叫妻子，她比較像女傭能打掃家裡還能帶小孩，只有像你這樣的才配叫妻子。

雪珠：原來我在你心裡是妻子這樣的身分。

陽燁：你知道嗎？你總是讓我無法把你放下，不管是在公司還是在家，我無時不刻都在想你。

雪珠：我也是，不管是在幼兒園還是在其他地方我也一直想你。

△ 陽燁抱著雪珠，就在這時候雪珠從外套裡拿出一把刀子，從陽燁背後插上去一刀

陽燁：為什麼要這麼做？

雪珠：一個對感情不忠的人是不配活在這世界上

△ 冷漠、陰鷲的臉出現在雪珠甜美的臉龐

△ 雪珠話一說完將陽燁推下湖裡，人慢慢往下沉過沒多久就看不見人影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2	幼稚園門口	後天早上 8 點 30 分	陳雪珠 家長 A、B、C

- △ 雪珠在幼稚園門口迎接來上學的孩子，還有送小孩上學的家長
- 家長 A：你們有沒有覺得新聞報導裡的人很像林先生？
- 家長 B：什麼很像，根本是同一個人。
- 家長 C：我猜齣，肯定是偷吃太多次有人看不慣他，所以才被殺的。
- 家長 B：上次那個地方也有人被殺，而且還不止一次。
- 家長 A：我也聽說那邊死過很多人，但是都不知道是被誰殺的。
- △ 雪珠聽見家長們都在討論早上報導在戀湖看見屍體的新聞，往家長的方向走去
- 雪珠：你們在聊什麼事情？
- 家長 B：在說新聞裡的屍體很像林先生啦，但是我覺得他們是同個人。
- △ 雪珠表現出驚訝的表情，彷彿戀湖的事情她都毫不知情
- 家長 A：陳老師你以前也有教過林先生的孩子，跟林先生也有接觸過，你覺得他怎麼樣？
- 雪珠：林先生我只有接觸過幾次，所以我對他沒什麼了解。

在幼兒園裡，雪珠很認真地跟小朋友玩耍，周邊的人對雪珠的評價也是善良、熱情、耐心，很難讓人想到戀湖屍體的案件會和雪珠有關。

而戀湖的事情，對雪珠而言就像是完全沒有發生過一樣。

而那些家長們說那些被殺的人，或許只有雪珠知道他們的真正死因，雪珠對待她人一直都是真心實意的對待，對待每一個人她都和和氣氣，但如果是對感情背叛之人，雪珠絕對不會讓他們好過。

雖然雪珠的做法很極端，但她不會隨隨便便去勾引他人，都是他們先主動搭訕雪珠的，雪珠一旦確定他們要出軌的心思才會狠下殺手，只是不知道如果將雪珠殺害他人的事情告訴大家，他們會以什麼樣的眼光跟心思來看待雪珠？

得獎感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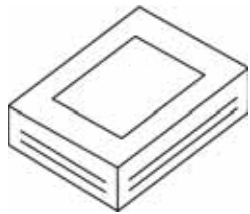
我很幸運，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投稿微電影劇本，以前從來沒有想過要寫電影劇本，從前都只會看劇，但是都不會寫，甚至在看影片時，我還會去懷疑為什麼編劇要將這部戲寫成這個樣子。直到我去寫時，我才知道編劇真的特別不好當，要學會為之後的劇情鋪設，還要讓劇情有起伏感，這一次因為第一次接觸，所以寫得不太好，下一次我一定會加油讓自己更加進步，也很幸運能夠得獎。

評審評語

■ 殺人的設定俐落且大膽，但文本篇幅相對較短，不足以支撐女俠的人物設定和情節，相對可惜。建議多增添事件，使人物的飽滿度有更多的空間表現。

05

頒獎典禮 活動剪影



The 6th STUST
Literature Award

2
0
2
1

第六屆 ◆
南臺文學獎

開幕致詞

校長主任與評審合影

頒發評審感謝狀

活動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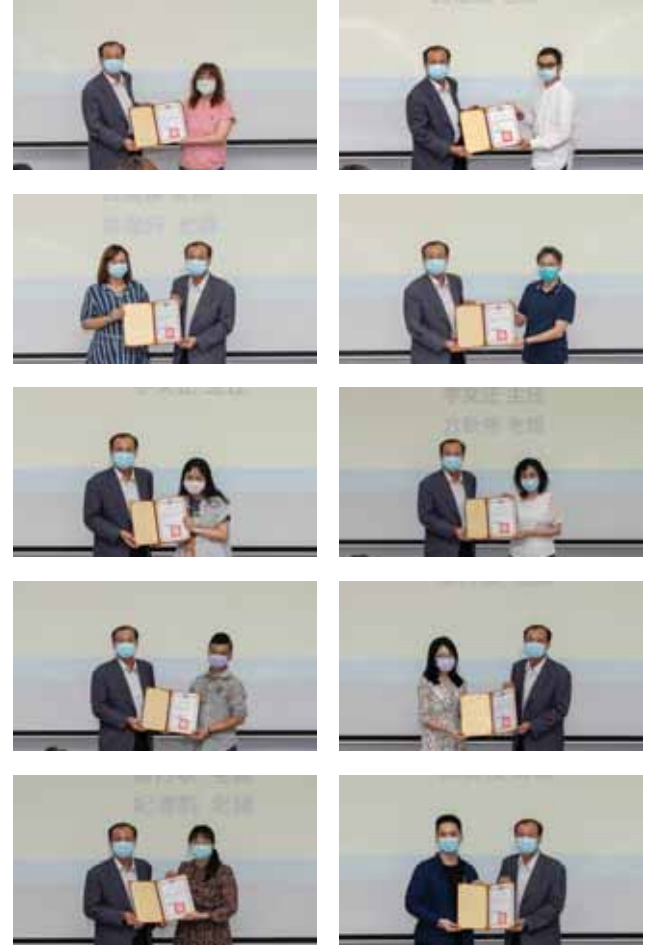
開幕致詞



校長主任與評審合影



頒發評審感謝狀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9 (CIP) 資料

南臺文學獎作品集．第六屆 / 駱育萱主編．-- 初版．--

臺南市：南臺科大通識教育中心，民 110.08

面；公分

ISBN 978-986-5627-74-4 (平裝)

863.

110014363

第六屆南臺文學獎作品集

發行單位：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發行人：邱創雄

主編：駱育萱

美術編輯：詹翊雯

工作團隊：陳憶蘇、王淳美、陳金英、林麗美、楊雅琪、駱育萱

版次：初版

發行地址：71005 台南市永康區南台街一號

出版日期：民國 110 年 8 月

ISBN：978-986-5627-74-4 (平裝)

著作權所有，本書圖文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